

情慾革命，妳也有份



好

女人

何春蕤 著

出版缘起

王荣文

我们正进入一个多元时空的世界。早在十年前，我们无法想像女性主义可以和流行服饰、后期资本主义商品文化错置阅读；我们无法想像黄道十二宫的诠释游戏可以取代佛洛伊德的潜意识法则；漫画游戏软体的情结比小说文本的经典人物更被人熟悉；幽浮学说脱离了科幻小说成为一门社会学科；第四台的跳跃切换使我们毫无滞阻地穿梭政治话题、NBA现场、宗教演讲、烹饪教室及音乐MTV。

我们正参与着这样的文化情境，一场文化符号与流行话题多声部嘈杂不休的嘉年华盛宴，「阅读」成为一种更广义的文化参与，知识不再被缚绑再权力宰制的共价键上——更多时候，它成为休闲。

精准的、晦涩的小知识份子书写与阅读，已经气喘吁吁地被每日在生产的文化符号，流行资讯远抛在后。由品牌、消费行为、文化扮串、影像思考建构出来的隐性读

者，一样在期待知识的阅读与学习。但是那多被摒弃在经典外的文化产物始终妾身未明。次文化在上升并精致化的过程中，往往骚动着一些让人惊异的创造力和想像空间。我们知道，流行文本往往以不连续的、消费现场的、代谢率高的方式在谱写当代文化情境。于是，阅读介于读者和书本之间的空间关系，则卸去了严肃文学一贯的知识和权威性，而更存在着一种文化情调逗引、欲拒还迎、更类似舞蹈的互动张力。

《论语·颜渊》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谓风行草偃，元尊文化『风行馆』的开馆，有下面两点意义：一、我们不得不正是那庞大的流行文化所挟带的惊人智慧。我们希望能从严肃的经典文本之外，找到另一种阅读可能；一些被传统学科轻忽遗忘，无法定位的文化谱写。我们更希望能更贴近文化现场，感受到当即发生的语汇、景观、游戏规则、空间思考的流动。

二、我们希望阅读的关系从知识权力的桎梏中解放，阅读成为和当代文化情境的一种挑逗、一种互动、一种休闲和嬉耍。

自序

好女人就不好色吗？好色的女人就不是好女人吗？女人和情欲之间倒底隔着什么样的文化禁忌？女人的好色会有什么样的面貌？

在街上与你擦肩而过的女人，可曾想像她冷静面容之下埋藏着什么样的情欲波动，什么样的前后思量，什么样的欢愉和哀怨，什么样的沉淀和隽永？

如果我们能驻足聆听彼此的故事，就会发现好女人和好色女人的故事没有分别，都是女人生命中谱出的七彩乐章。

《好色女人》要叙述的，正是女人在荆棘环境中的情欲开拓。是一些女人不为人知的偷欢，是另一些女人身心幽微的牵动，是女人义无反顾的拥抱情欲，也是女人对别人的情欲的宽厚支援。

在这些故事和宣告中，不管是中年的已婚妇女，或是老年的孤苦妇女，或是不婚未婚的年轻女人，都有她们奋斗开路的方式。女人的情欲生活逐渐显示出它复杂多采的各个层面，女人的沈默再也不是纯然的无力。原来，有那么多女人

已然为她们的人生踏出了各式轻快的回旋舞步。

这本书里收集的是我自一九九四年《豪爽女人》一书问世后所写的一些相关情欲解放、但是比较通俗的文章。这些文章散见于各种文字媒体，从最朴实强悍的工运刊物，到最眩目光鲜的女性商品杂志，呈现我扩散激化情欲革命的意图。

读者或许也会注意到，一反《豪爽女人》直接对话强悍挑战的风格，我在这些作品中尝试一些软性的、平实的、诱人的说话方式。毕竟，《豪爽女人》的凌厉攻势已经全面打开了女性情欲的文化空间，下面接着要做的，就是提供各式各样的情欲故事，好让座落于不同位置的各式各样女人都有台阶可拾级而上。因此这些故事中的女人在情欲中的进阶是很不相同但是又具体可行的。

我把这些文章分为两大群，一部分我称之为「女人脱轨」的故事，记录的是一个个在现实台湾社会中活着的女人。她们都在自己有限的位置上以个别的方式踏出了传统文化为女人安排的人生轨道之外，而且奋力的想活得有滋有味，虽然面对周遭世界的耳语和压力，她们却在彼此的故事中得到力量。

另外一部分我称之为「女人拆轨」的思考。我相信脱轨的行为和冲动还可以形成更根本改变女人处境的力量——如果我们在面对脱轨时，能开创出不一样的

情绪反应和复杂思量，那么我们将可以彻底拆掉并另行架设立体多向的新轨道。

《好色女人》用最具体的故事证明，已经有许多女人脱轨，已经有许多女人在各自的角落中散播拆轨的言论和经验，平反了女人和情欲之间的水火不容和仇恨情仇。现在，让我们来传述她们的故事。

她们都是好样的女人，勇敢自在，坦荡强悍。

她们都是好色的女人，肯定情欲，不存嫉妒。

她们都是好女人，是彻底为女人好而努力，尊重别的女人脱轨生命的女人！

目录

出版缘起 5

自序 7

女人脱轨

就从拥有名片开始 17

他去了妈妈舞厅 22

你来电，我来电 26

我有一个小情人 32

我的变态，我的幸福 36

七十岁的一帘幽梦 40

孝顺他的情欲 44

外遇就是一种跷课	47
三温暖的外遇	50
女人外遇阵线联盟	53
女教师的身体装扮权	58
我还不想认识你，但是我谢谢你	62
单身女人的高潮权	66
贞洁猜忌	69
三十岁女人的两个好朋友	73
妳也精神滥交吗？	77
谁来和我网路性交？	81
情欲的多角化经营	85
艳装夜行的女人	89
谁说我是「不幸少女」？	94
我遇见了嫖客	98

女人拆轨

成功岭霸王花的诞生 102

女人投了抗暴票 106

女人如何规画一生的爱与性 113

身经百战的处女 117

女人当然要主动 121

好色的女人万岁！ 123

「香炉」也有参政权 127

女性解放便宜了男人？ 131

女人生命里的黑洞 135

未婚怀孕的喜讯 138

谁要性高潮？ 142

历史上的真爱一向很败德 146

机车上的豪男豪女	149
从全民写真到全民整型	154
妈妈，我也会讲黄色笑话！	158
从花魁艺色馆到新闻女主播	164
拉炼夹住阴毛的男人	171
由伟大母亲到蜡笔小新	175
女人的电子婴儿	178
短期婚姻	182
婚姻迢遥路，何必怨女权	186
外遇的另类论述	190
面对众多女体的男医生	195
结语：如何从这一山到那一山？	201
跋——情欲革命，妳也有份	209

女人脱轨



就从拥有名片开始

她在印刷名片的柜台前停住了脚步。打这里经过了无数次，从没想过名片有可能变成她生命中的东西。

她读书的时候，学生就是学生，没什么需要宣告的身分，因此还不作兴有名片，哪像现在儿子女儿才不过一个大二，一个大四，就都揣着印得眩人眼目的社团头衔的名片东给西送。

她做事的时候只是个小职员，兼作小妹，公司不是什么大生意，老板一人跑外务就够了，因此除了老板之外，公司里没有一个人有那种需要或自去拥有名片。再说，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女人几乎从来没有那种遇见陌生人而进行交换名片的机会，要名片做啥？

结了婚之后，她变成了陈太太，生活圈子就更小了。谁会需要和邻居、菜贩、大楼管理员、邮差、医生、孩子的老师、区公所的职员等等日常接触的人交换名片呢？

此刻，在名片柜台前，她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对她这么一个主妇而言，名片的真正涵意倒不是什么专业形象或社会地位，而是衬托出她生命中人际关系的狭窄——她连给陌生人名片、和陌生人交往的机会都没有。

是啊！前几天读到港星阿B和妻子B嫂的关系可能破裂的消息，据说B嫂在访问中一直强调她和别个男人共进晚餐真的没有什么。她记得读到这段报导时的震撼，倒不是因为又有一对恩爱夫妻破灭，而是清楚看见已婚女人居然连和别的男人吃个饭都需要解释，需要祈求谅解。

她胸中的不平唤起了另一段回忆。大概是三个月以前吧！她一个人回中部去看看年迈的父母，在火车上同座的男人好像还蛮谈得来的。她还记得他友善的笑容，有点尴尬，有点温柔，是她结婚二十二年以来很少见到的。

是啊！也许结了婚的女人，尤其是中年女人，脸上常常有某种「生人勿近」的标示吧！不过，那一天她的心情特别轻松，晴朗的天气是一个原因，顺利买到有座的车票是另一个原因。不管如何，她的脸色一定是很轻松的，要不然邻座陌生的男人为什么会有胆开口搭讪呢？

和陌生男人搭讪并不是她平常会做的事，或许是男人前胸T恤袋口上的小鳄

鱼吧！大学时代有个男生，她每次看到他时都只能低垂眼光看他前胸的鳄鱼，直到毕业也没敢正面接受他表达的好感。欸！那时真是太保守了，想到这里，她心中不由得对这个邻座的男人有点好感起来。

他们轻声的聊着，没有讲任何和私人状况有关的话，是嘛！萍水相逢，何必谈那么私密的事，更何况这种话题一开，立刻会扰乱他们谈话的正当性，何必呢？就让大家暂时做一下既无根又无牵挂的人吧！

于是，她们在车厢规律的轨声中谈着最近的台湾社会现象，谈好吃的餐厅，谈各地旅游的经验。眼光愈来愈柔和友善，脸色也愈来愈温暖红润，原来和陌生男人的聊天可以那么轻松又那么心跳。

过了丰原，她下意识的开始整理衣裙，眼光飘向行李架上的包包，邻座的男人迟疑了半晌，在列车的广播声中开口：「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

她还记得自己的脸上发烫的感觉，霎那间好想继续坐到南部去。

男人帮她拿下行李，她慌乱的觉得满车厢的人一定都听到了那句邀约之词。

「不太好吧！我很忙。」

男人的眼光中有一丝失望，但是礼貌的让开过道，让她下车。车厢滑过月台

边时，她依稀感觉到背上有他眼光炙热的烧灼，也感到自己身体心灵上那股强烈的失落感。

那时我要是有名片，就可以静静的塞给他了，至少我们可以维系某种连线，以后说不定会有机会再见面聊聊。她想。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是以妻子和母亲的自我定位来面对世界，好像早已忘了怎么和别人进行自在的、不谈公事的谈话。这次撇开妻子及母亲的身分来面对陌生男人温暖的眼光时，她依稀感觉到少女时代那种被注目被吸引的热力，一种使自己觉得真实存在的活力。

柜台后面的小姐迎上来一个不由衷的笑容。中年女人义无反顾的说：「我要印名片。」

除了名字、电话之外，还要写些什么呢？她拿着笔在空中划着。

名片是向陌生人介绍自己的，它应该表达自己的特殊爱好。好吧！上款就写「美食研究」。以她每日的烹调工作和食谱研究，这个头衔还颇恰当的。还有，也可以加上「名着阅读」。

她兴奋的幻想着邻居的中年女人皮包里都开始揣着各自的名片。对门黄太太

的名片印着「花艺与盆栽」和「女性杂志研究」，林太太是「传统腌制艺术」，康太太则是「面食专家」。她们在这些话题上的耕耘绝对可以胜任任何讨论或检验。

想到这里，她感到一阵雀跃。有了名片，有了和陌生人交往的桥梁，我们这些中年主妇也该向外发展新的人际关系了！

她去了妈妈舞厅

那天下午，她按照惯例开始拖地。

这是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例行午后工作。

其实瓷砖地并不是那么脏，她在进门之后的整条阳台上都铺了地毯，已经除了鞋子上的大部分灰尘，再加上只准脱鞋才走进房子，屋里其实没那么灰尘，她只要不时把那条通路吸吸尘就很干净了。

可是，她还是习惯性的每周花好几个钟头把全家拖两次地。

家里的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辛苦得很，要是能回到一个干净清爽的家，一定会很安慰的。家就是外出打拼的人休息的地方，不是吗？而且她的世界就是这个家，把家里弄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也算是她的成就吧！

再说，上回在家长会遇见女儿同班同学的母亲罗太太，说是今天要带她出去玩玩，要是家里没弄干净，怎么对得起家人呢？

她更用力的拖着地了——带着一股要出门的兴奋。

罗太太带着她到了林森北路，上了一栋大楼的十一楼。

纯跳舞的，都是老师教，没有什么不好的人在里面，来，我请客。——罗太太一面说一面替她付了入场费，才一百多块。

舞池顶上装了好多亮得不得了灯泡，还有像电影里面舞厅才有的反光球，不断的投射着炫目的闪光，周围舞客休息的地方反而比较暗。舞池里大部分是女人，而且是和她一般年纪的女人，有的和男人用心的踏着舞步，有的和女友练着节拍，另外还有一些在舞池后方的整面墙镜前一面跳一面检视自己的舞姿。

她从来没想过会有那么多女人，和她一样年纪的女人，下午不在家拖地或者睡午觉而跑来跳舞，而且跳得那么起劲。

罗太太的老师是一个穿着整齐，面貌普通但是很有礼貌的男人，罗太太在车里时还说打电话约他来这里跳，一小时要八百块呢！师生二人什么客套话也没说就下了舞池，那种架式还真像第四台教舞的录像带，中规中矩的呢！

她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桌边，好怕会有人过来请跳舞。什么人都不认得，真后悔莫名其妙跟着罗太太来。

跳了一轮，两支曲子下来，罗太太说要休息，叫她也和老师下去玩玩。

我好多年没跳了，老早忘了，我在旁边看看就好了。——她惶恐的推拖着，

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挫折老师脸上和善的微笑，于是脚步迟迟疑疑的下了舞池。

曲子是熟悉的流行歌改编的，常常在综艺节目中听到。她安心了一点。

老师带着她在舞池中摆好架式，轻轻推着她跟上舞曲的节奏，随着其他的舞者晕晕眩眩的旋转在闪烁的灯光下。

腰要直，手肘要抬高，头要抬起来，要有一种顾盼自如的样子。脚步要轻轻的滑过舞池的地面，轻飘飘的，好像是最熟练的舞者一样。——她慢慢的感受到舞蹈的身体图像。

在墙镜的影像中，她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太矮，也不平庸，只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拖地、抱小孩、切菜洗菜中卷曲了自尊而已。

在轻巧的乐声中，她学着调整身体的节奏扣上音乐的节奏，她清楚的感受身体从沉睡中醒来。那种逐渐自我操控、身乐合一的快乐是例行的家事工作中完全没有的。

对面的老师专心的提示着她如何摆头，如何扭腰，如何抛掷眼神。她惊讶的发现可以和一个陌生男人那么亲近而不感觉不自在。

原来跳舞可以是那么轻松愉悦、巩固自信的经验。

她突然感觉到自己又回到了少女时代那种自在自主，但是显然摆脱了年轻时的羞涩和退缩。这种新找到的力量使她兴奋得莫能自己，脚下也更加轻快。

换了罗太太跳。她坐在黑暗的兴奋中，捉摸着新找到的身心悸动感受。

原来，除了拖地以外，我和地板还可以有这种愉悦的关系，等下我要问罗太太要老师的电话，星期五再来跳。

她计划着。

你来电，我来电

她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重重的拍击着胸口。

有什么好紧张的？不过就是打电话嘛！对方又不知道我是谁！

结婚这么多年，好像早就忘了怎么和陌生男人交谈，要不是那天和老同学静云聊天时，听她说起这个新游戏怎么的刺激、怎么的浪漫、怎么的安全，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要试试看。说真的，看到静云脸上少见的兴奋竟然会使得这个面貌平庸、已经过了青春岁月的女人脱胎换骨似的焕发起来，她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惊讶，更深刻感受到一层羡慕。

静云说只要拨电话过去，听到录音时按照指示选项，电脑就会自动帮她连上可以对话的人，要是谈得不投机，挂掉重拨就是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真安全。

她也记得曾在哪里的公用电话旁边的墙上看到过一些小张贴，「你需要朋友聊天吗？」「想认识天南地北的好朋友吗？」「惊喜姻缘一线牵」之类的，她也好奇的读过上面的描述，一看就知道是为青少年或者未婚的男女制造机会，但是

自己再也没想到今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

一个女声的录音甜甜的要她登录自己的年龄，她迟疑了一下，选了二十五到二十九。要是报上了她的真实年龄，对方不知道会怎么想，四十岁的已婚女人还玩这种游戏！报得太年轻，好像也说不太过去，要撒谎也得撒得有点像。

女声接着问她要和哪个年龄层的人谈话，她迟疑了一下，又选了二十五到二十九。要聊天就找年轻一点、头脑比较开通的人吧！可千万别像老公那些中年的朋友们，既呆板，又无趣。

女声说电脑正在安排谈话对象，没想到才过了五秒钟就传来一个听起来颇为年轻的声音。是个男人。

我怎么那么白痴？她暗骂了自己一句，当然是男人，我本来不就是想和个陌生男人讲话吗？

小姐怎么称呼？——他的第一句话。真有点恍如隔世，有好多年没被称为小姐了。

我姓林。——她选了最普通的姓，也是最不留下痕迹的姓，还提高了两个音阶，听起来年轻一点。

林小姐在哪一行服务？——哪一行服务？她真想告诉他是家管，不过，静云说过可以假装自己还是当年大学毕业时做的外贸商行小职员，有实际经验做后盾，这样子比较不会穿帮。

外贸，你呢？——静云说，有关个人状态的事愈少说愈好，而且主动出击比较安全。

汽车贷款公司。——轻松的声音轻松的说。

那你现在不是在上班吗？——她脱口而出。

妳也是呀！——两头的人突然有了一阵互相谅解的轻笑，松弛了一些陌生的紧张。

贷款公司是做什么的？——倒也不是她真的好奇，反正找点现成话题嘛！

就是帮人家渡过难关的，妳要是急着用钱，又有汽车，就可以来找我。不过，要是没有难关，不急着用钱，也可以找我。——年轻男人的声音透着一股不太世故的自信。

找你做什么？——这句话不知道是从哪里跳出来的，连她都听见了自己声音中的挑逗。

可以做很多事呀！看妳想做什么，我都可以奉陪，反正，做爱做的事嘛！——最后一句好像在哪个地方读到过，现在由一个不知名的年轻男人说来，真是令人心跳。

接下来的探戈就在你进我退，我进你退的太极拳中游走。客厅的镜子里映照着一张泛着红晕、眼波流转的脸，寂静的公寓中轻轻的回响着她逐渐赶走落寞的声音。

和一个不知自己身分的陌生人聊天还蛮刺激、蛮有意思的，没什么后顾之忧，也没什么长远计画，更不必不好意思。对方偶尔说出一两句饱含性暗示的话，好像也只不过提供了另一些新的话题、另一种探测方式而已，而她不但没有觉得什么恶感，反倒有一种新鲜的快感。

毕竟，对一个见过不少世面，有些许人生经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女人而言，任何的迈步都是收获。

妳上班的时候也会觉得寂寞吧？要不然为什么会打电话？——对方的语气带着一股试探性的轻佻。

寂寞又怎么样？——这样的回答脱口而出，自己也吓了一跳。真的是寂寞太

久了吧！丈夫和孩子不在家的时候才显出了她真正的活泼调情。

那就让我来陪陪妳嘛！我的装备不错喔！

是吗？——静云说得没错，正戏总算上演了。

是呀！——下面接着一大段成人内容。

她没有说太多话，只是充满惊讶和好奇，忘我的听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描述他的器官和活动，眼睛虽然望着客厅中熟悉的家具摆设，眼前浮现的却是那个男人略带喘气描述的激情景象。

在这一刻，她的身体好像进入了另一个境界，一个令她喘不过气、有点紧张、无限兴奋的状态，是那种当年初恋情怀逐渐迈入肉体接触时的甜美刺激。她感觉到身体的苏醒，感觉到某些部位的蓬勃。

出来见见面嘛！我可以赶走妳的寂寞喔！不过，也不一定要干什么，见一面再说嘛！说不定我们有那个缘份。——年轻的声音充满了诱惑，低低沈沈的邀请令她一阵晕眩。她没握话筒的手握住了自己的乳房，厚实的感觉使她安稳下来。

我再想想吧！我老板回来了。——好像也可以收手了，她已经得到了想要的

陪伴。

那就留个电话吧！没关系，留个电话嘛！——蛮可怜的——不方便？那我留个call机号码给你，要call我喔！

好哇！今天不方便多说，改天再聊。先谢谢你咯！——她莫名其妙的好想飞个吻给这个陪她说了半天话的男人。

放下听筒，她在椅子上坐了好久，真是既刺激又安全的经验。距离先生和孩子的下班下学还有一些时间，来吧！让我再拨进去，找另外一个男人聊聊。

我有一个小情人

我想告诉你，我真的很感谢你，谢谢你的演讲。

我今年五十三岁。

是吗？谢谢你的夸奖。说真的，我也觉得最近愈来愈年轻了，至少心里觉得如此。

这是有原因的。我丈夫死了好几年，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日子实在蛮苦的，有时候半夜醒来，想起过去的岁月，真的好难再下去。平常也没有人可以说，别人虽然好像同情你，但是背地里还是会把你当霉星看。他们嘴里不说，可是只要我多打扮一点，他们眼神中的责备就直直的刺进我心里。

现在我不会介意他们了。我想要告诉你的是，我有一个情人，他比我小十七岁。

对啊！我也觉得很兴奋，在这个年纪还有人喜欢我，而且还是个比我小那么多的年轻男人。

我们认识三年了，慢慢感情愈来愈好，可是有时我会想起他比我小那么多，

然后我就会担心人家说闲话。

我知道不用理别人说什么，他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才继续和他走下去。可是我们之间渐渐有了身体的吸引，有时见了面，好想紧紧的抱着他不放。

是啊！我也知道这是自然的，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太太，我有点顾忌会对不起她，所以一直没有做那件事。他常常告诉我，没有关系，做了不会怎么样不好，可是我一直推托。

两个月前，我实在受不了，我们终于做了。

你大概想像不到，好久没有那种感觉了。他对我好得不得了，我好感动！当时就哭了。

我知道他有太太，他们的感情也并不差，但是我和他也很好呀！我觉得我们蛮相爱的。我并不奢求什么，以我的年纪和条件，我也不敢妄想什么，只要能把握住一点什么就可以了。

可是我还是会有罪恶感，总觉得不应该和他那么相爱，不应该有身体的关系，不应该在这个年纪还那么享受爱情和性。

你今天讲中年女人处境的时候，讲到「中年女人的情欲人权」，我突然觉得

豁然开朗。

对啊！为什么我们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就应该呆呆的等死呢？我还活着，我还能恋爱，而且我还有个比我小那么多的男人爱我，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身体死亡？让自己的情欲消沈？

几年前我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死死的，好怕上床，因为上了床就默默的等天亮。我本来也以为生命就是如此了，可是我遇见了他，那么年轻，那么爱我。跟他在一起，和我丈夫在一起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活，好热。

你说得对，我已经找到了新的爱情，我已经尝到了身体活着的感觉，为什么我要感到罪恶？为什么要容许罪恶感腐蚀我现有的有限快乐？

难道我的生命，比起他太太的生命来，不值一文？难道为了对得起她，我必须对不起自己？

我想谢谢你，因为你的演讲让我明白，我也有权利追求欢乐，中年女人的生命既然还没有死尽，我就还有希望。

我会珍惜现在手中的快乐，直到它结束的那一天。如果他要离去，我也会让他走，反正在我五十三岁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主动创造爱情和生命。

谁知道呢？搞不好下一次我会有一个更年轻的情人。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觉得坦然自在。

我的变态，我的幸福

我现在愈来愈觉得自己是个变态的女人，而且奇怪的是，愈变态，我反倒愈觉得幸福。

还是少女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一定和别人不太一样。在那个连电视都还没有诞生在台湾的年代，别的同学好像都简简单单的做着少女纯情的美梦，我却饥渴若狂的读着爱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甚至章回小说。我虽然爱读这些小说，但是我并不是什么文艺少女，说真的，我读它们是因为它们中间有些激情的片段令我心跳脸红，令我莫名其妙的感觉到两腿之间的某种肿胀和抽搐。我也不明白是因为什么，但是我就是喜欢那种呼吸短促的紧张状态，因此我总是在各种小说中搜寻着那种场景。

当然，读着读着，我也会开始另一些在被窝里、在书桌下、在无人的角落进行的自我欢愉活动，我夹着枕头、棉被、手腕、裙角，在愈来愈紧的肿胀中得到最大的快乐。当时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那么变态色情，十几岁就强迫性的夜夜手淫，于是我自以为背负着只有我一人才能有的罪恶重担，羞羞惭惭的独自走上人

生。

念高商的时候，我开始对路上注意我的男生羞涩的眉目传情，偶而还会学着小说中的情节和他们在冰果店里嚼着柠檬汁聊天。我们并没做什么，就那么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讪着，但是当我们灼热的对看时，我依稀感觉到两腿间的肿胀。不过后来我也一直没和他们做过什么，因为那种灼热已经足够我带回家中进行属于我自己的快乐活动。

发现我喜欢和自己玩，远超过和男人玩，那是结婚以后的事。丈夫也没有过太多身体经验，好像只在当兵的第一年和同袍去嫖过一次妓女，他是个腼腆的男人，总是在熄了灯以后摸索着寻找我的躯体。没过两三年，连这种摸索也稀疏起来，在那个时候我才能在逐渐冷却的热情中发现，早年就会自给自足是多么好的事情，我从不需要靠丈夫来给我满足。

那几年中，我又开发了另外一种变态。一连生了两胎都是我自己哺乳，每次喂奶就是我的性生活，每当那小小的嘴唇吮着我的奶头时，我就有说不出的快感，倒不是因为什么伟大的母性，而是那种吸吮似乎直接通到我下体的肿胀，尤其是当他们开始长出小小硬硬的牙龈，时时磨着我的乳房的时候，连他们的咬嚼

都是那么铭心刻骨——喂奶真是件性感的事。

孩子念国一的时候，丈夫在一次车祸中去世，我继续孤独的生活，养着孩子，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上空中大学。听人说寡妇的日子难过，夜晚更难过，我倒没有那种感觉，反正自给自足的日子早就是常态。

但是现在，一反多少年来的常态，我热烈的喜欢狂野的和男人做爱。这个转变发生在两年前。

我的第二任丈夫是个很平凡的男人，八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热烈的恋爱，那时大家都是四十几的成年人了，还谈什么恋爱呢！我死过丈夫，他离过婚，大家都经历了不顺畅的人生，既然看着还顺眼，彼此也觉得可以作伴，那就凑合一下吧！

我们的性生活起步很慢，因为我们似乎都相信中年人不会有什么性欲，事实上，有好一阵子我都觉得「四十狼虎」说的不是一般女人，而是天负异稟的女人。不过，既然做了夫妻，总得尽点义务，所以我也会尽责的配合。

直到两年前的某一天，丈夫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我猜或许是看了家里新订的锁码台节目吧！他趴在我身上时突然咬住了我的乳头，在牙齿之间细细的磨着，

我吓了一跳，但是同时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快感。

成年男人的咬嚼和婴儿的磨牙很不一样，有一种吞噬的危险，混着一些被需要、被掌握时的无力感。那种很久没有的肿胀和紧张又回来了，而且比过去更令我晕眩，我忍不住的快乐地抱紧了丈夫，热情的投入游戏。

说真的，我一向不觉得性交的插入有什么特别的愉悦，男性性器官的活动总是那么单调平淡。相较之下，在我胸前的任何野蛮动作都令我心神摇曳，爽到最高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被虐狂，反正任何对我胸部的蹂躏都会使后来的插入显得比较可以忍受。

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我庆幸自己有机会在再婚中发现截然不同的快乐方式，也默默的感谢第二任丈夫爱看锁码台。

我知道别人会认为我的偏好非常变态，但是作为一个一生都在变态的性中得到满足和快感的女人，我倒觉得我的变态正是我幸福的来源。

七十岁的一帘幽梦

「问世间，情为何物……」的连续剧片尾歌声响起，凝视萤幕的泪眼是珍七十岁老母亲的。

「妳妈也真是的，不就是个连续剧嘛！什么年纪了，还迷成那个样！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就钉在电视机前面，人家哭，她也哭，人家急，她也急。其实，那有什么好看的，还不都是一些假兮兮的我爱妳，妳爱我的。」

父亲的语气中有着一丝不屑，是珍很熟悉的语调，从前珍中学时看浪漫小说，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父亲自己全神贯注看球赛的时候或是听政论的时候，也会随着转播员的戏剧性报导扼腕或雀跃，也会跟着政客的假兮兮诉求而愤怒或激情，全然不觉得自己也是在着迷。

转过头去，母亲在最后一句袅袅的乐音中飘浮着上了楼。

印象中父母总是这样的。一个是粗俗鲁莽，常常一意孤行的独夫，另一个则敏锐善感，像是个永恒的文艺少女。这种「姻缘」在前一个时代是常见的现象

——男人自我中心的一生到老，全然不觉女人眼神中的哀怨。

父母将近五十年的吵嚷和冷战早已形成了家中有时紧张有时无趣的场面，珍自己也历经了恋爱，再恋爱，再恋爱，结合，分手，恋爱。

在这些情感浮沈中，或许是出于某种心同此理的相通，珍慢慢注意到母亲落寞的眼神和踉蹌的身影，珍开始感受到母亲看着珍起伏伏恋情时的感觉。

当珍欣喜忙碌的准备出门约会时，母亲脸上的关切掩不住嘴角的羡慕。即使是珍情欲波动心痛焦虑的时刻，母亲眼中似乎也依稀闪过某种向往。

母亲从没有真正谈过恋爱。那种封闭的时代，谁有那种奢侈或机会？然后母亲在时局动乱中匆匆的结了婚。

或许一开始母亲也没有期望过什么，婚姻嘛！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

可是，世界的脚步并未停止，母亲的生活中出现了愈来愈多对爱情、对身体悸动的呈现和描绘。

从充斥身体情欲的广告到九点半档的激情戏，从流行的情歌到女儿眼角眉梢的春意——周遭的讯息不断提醒母亲，她在历史的进程中错过的无数美好的事物，以及她在没有选择的婚姻中再也不能想望的柔情蜜意。

父亲是个毫无情趣的男人，母亲自己说的。母亲多少次尝试着创造一些浪漫，却只招来了奚落和不屑。

甚至好多年前，珍的哥哥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在酒宴席间曾半开玩笑的要去交个男朋友，珍还记得哥哥当时脸上的急怒，母亲识相的闭上了嘴，一晚上再也没说什么。

面对毫无情趣的严厉男人，面对没有出路的想望，是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样的限制，使得母亲哀怨的承受五十年而没有离去？又是怎样的无所感觉，使得珍和哥哥都从未积极尝试帮助母亲改变处境？

珍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常常在报上读到女人抛家弃子出走，那些女人的决断是一种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珍也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乐此不疲的追随着每一档连续剧缠绵的恋情。

母亲是在移情中拒斥做属于一个男人的女人。

母亲是在每一档恋情中尝试活着别人的、同时也是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母亲不能再有机会活她自己的生命呢？凭什么母亲必须这样寂寞的结束一生？

望着母亲的背影，珍下了决心。

人生七十才开始，珍要告诉母亲，现在开始外遇并不迟，而且珍要开始给母亲介绍男朋友，珍也要鼓励母亲去新开的老人交友中心走走。

至于父亲，反正他从不觉得需要什么身体激情，就让他继续他的运动激情和政治激情吧！

孝顺他的情欲

林太太从南部探视公公回来，除了带回新鲜的水果，也提到了她很忧心她公公的状况。

公公的身体不错，七十二岁了，能吃能睡，一个人住在老家的房子里，说什么也不肯和任何一个儿子同住。

这有什么好忧心的呢？

林太太迟疑了半晌才小声的说出缘由来。

婆婆死了好多年了，公公一直一个人过日子，三个儿子每人每个月给他两三千块，加在一起应该还可以过得挺舒服的。可是，他却一直很瘦，吃得很省，儿子们偶尔下去看看他，总是要提醒他多买一点好的东西吃，他嘴上哼哼了两声，下次去看，还是一副没吃好的样子。这次趁着春假下去看他，才发现另有缘由。

听说她公公省吃俭用是为了一个女人。

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林太太的神色转为不屑，不知道是不屑这个女人年轻还是不屑她的公公年老——这个女人每个月会来看公公两回，两个人一齐过

个下午，晚饭前她就会走，每次公公总会给她三千块。

我是不知道她和他在一起有没有做什么——不屑的神色转为愤怒——但是既然有拿钱给她，大概就是有的了。我们知道了以后很生气，这么大把年纪了也不知道照顾自己，还那么笨！跟那种女人搞在一起。你想，那种女人会真心对他吗？还不是为了骗他的钱。有时想一想，真想不要给他钱，反正给了他，也会到她手上去。

某种直觉的厌恶蒙蔽了陈太太的心，她完全没有想到：

儿子们拿钱给公公，南下探望他，关心他的健康和生活，这些做法不都是为了想要公公晚年的时候多一点快乐吗？可是，为什么当公公需要另一种快乐，那一种他的儿子们无法提供的性快乐的时候，儿子们却突然变得道貌岸然的严厉起来？

是因为依稀领悟自己在使老人家快乐的事上所尽的心力和所达成的效果，竟然不如一个陌生的女人，因而在无力感中恼羞成怒？

是因为一向有成见，认为和金钱联结的性比较低贱，因此宁可切断对公公的经济支援，切断公公的快乐来源，也不容许他享受一点点在他那个年纪只有金钱

才换得来的性？

是因为公公宁可省吃俭用也不愿失去这份难得的性欢乐，而孩子们现在力量大了，于是在无意识中颠倒重演青少年时期父母对孩子的情欲管制，作为某种潜在的报复？

儿子们批评这个女人不是「真心」。可是，即使是为了钱，她也并没有嫌弃这个没有什么财富的七十岁老人——如果给儿子三千块，他们会来看公公吗？

即使是为了钱，她也定时来看公公，为他垂死的人生注入一些感情的、身体的刺激，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还能吸引异性喜欢——如果给儿子们三千块，他们能为公公创造同样的满足快乐吗？

像这种丰富他人身心的「真心」，孩子们应该对她感激涕零才是。

这个时代老年人的情欲需求得不到满足是一个现实，但是老年人面对的情欲困局也是事实。老人在成长时的困苦岁月磨去了青春，也磨去了她／他的情欲本钱，在这个充斥年轻情欲的文化中，老人好不容易谋得一丝快乐的机会，结果孩子们还要以「这是为你好」的名义把它夺去？这算是哪门子的孝顺？

请你在孝顺老人的身体和心情的时候，也孝顺一下老人的情欲吧！

外遇就是一种跷课

是的，我就是个外遇的女人。

其实我也从没想像过有一天会脱离惯常的生活轨道。

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一向是个好女人。中学时代除了制服之外，我只喜欢穿雪白的蕾丝衬衫，素色的及膝裙，同学说我的脸上总是挂着一种清纯圣洁的表情，后来我才知道，好多友校的男生对我都有仰望爱慕的心意，但是不敢表达。

现在想起来，我先生好像也常常用那种眼光看我。

我先生是个好人，也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是我二婶介绍的。那时候我们家和我都不太敢相信让我自己选择对象，外面坏人那么多，谁知道谁是真的？如果是像二婶这种熟人介绍的，至少这个熟人认识他，对他的人品也比较有把握。

果然，我们结婚三年了，感情很不错，他的工作虽然比我忙，但是从没有冷落我，那种仰望爱慕的眼光也没停过。我其实觉得自己还蛮幸福的。

我外遇的对象并不特别帅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他只是公司的一个普通客户而已。

平常我们做业务的有时候会和客户出去吃饭，我曾经去过，也和这个人有一些商务上的来往，没什么特别印象。可是那天不知道怎么的，我们在沙西米和手卷的优雅中突然觉得彼此很顺眼，谈得也很投机。

不太确定是谁提议去找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继续聊聊，我们平静的走入一家宾馆——我从没注意到都市中有那么多宾馆，更没想过自己会有用到它们的一天。

妳知道吗？那种宾馆有很多房间照片任妳挑选，还可以自己拿钥匙上楼，一点都不必和柜台打照面。现在想起来，这还真去除了不少难堪。做宾馆的实在很了解站在房间照片前面男男女女有点脆弱但又义无反顾的心情。

我也不明白自己是在想什么，反正我们有点心照不宣的褪去了衣物，两个身体饥渴的搜寻着彼此。

我没有和先生以外的男人做过，刚开始还真有一点生疏，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和对方配合，可是生疏也有生疏的好，那种混乱的激情真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

在整个做爱的过程中，我都没有想起先生。我好像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身体，没有了原来的矜持和保留——那是先生习惯的我，也是我认识的我。

可是在那个有点低俗的小房间中，我是一个不一样的女人，一个默默的看着自己的身体在另一个男人手中荡漾的女人。

我遥远的听着自己的喘息，依稀感受到另外那个身体的重量。他的手指有点笨拙，但是那又如何？在这个房间里，笨拙也是令人兴奋的。

下午我回到了办公室，一切都还是那个样子，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们离开宾馆的那一霎那，这件事就结束了，我们各自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中。

不错，我是外遇了。但是，我没有太多罪恶感。

就好像我的一个朋友说的：外遇就是一种跷课。

虽然讲台上的老师是妳敬重的，爱慕的，衷心喜欢的，是妳每堂课都热烈听讲，用心记笔记的。可是，今天，窗外的阳光那么明亮，天那么蓝，云那么轻，妳就是坐不住，妳心里就是有一种崭新的悸动。那么，跷一堂课又怎么样？

【后记：这篇文章的主角真有其人，跷课之说也是她自己发明的，我不敢盗用，特此说明。这篇文章在一向保守的家庭版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读者传真或写信去报社抗议这篇文字对外遇太过肯定，太没有反省错误，并威胁主编停掉我的专栏，否则就要退报抗议。家庭版的主编在和总编辑商量之后决定把我的专栏由周日全家共同观看的周报移至周五的普通家庭版以减轻冲击，并刊登征文启事，鼓励不同意见的人多写文字来加入辩论，结果收到许多投稿，有的高言大智的批评，更令人瞩目的则是许多女人的亲身出轨故事。次周我的文章（即本书中的〈三温暖的外遇〉）再度见报后，总编辑下令停止专栏，为女性情欲空间的发展采下煞车。】

三温暖的外遇

美娟的外遇从她被同事拉去三温暖开始。

刚踏入三温暖的那一霎那，美娟好想回家——我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尤其我还是个已婚女人，我是应该在家里陪伴孩子的——可是，同事的生日惊喜活动似乎也不好不捧场。

一开始，她什么也不敢看，可是眼光向下一抛，又得面对自己的赤裸。她于是选择了用最快的速度坐进最有遮掩效果的漩涡浴池，在波涛气泡中学习坦然。

几个同事坐了一会儿就赶着去蒸汽室，美娟本来也想去，但是又惧怕那必需站起来的一刻，只好再继续坐下去。

邻座来了一个有点福态的女人，开朗的对美娟笑了一下，在蒸汽中泛红透白的皮肤虽是一个陌生女人的，但是美娟突然觉得身上很热。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赤裸但是又无比自在的女性身体居然使得美娟有点莫名其妙兴奋了起来，那种感觉依稀记得只有在初恋的时候才有过。连自己的身体都羞于观看的美娟第一次发现，女人的身体对她而言充满性的诱惑力。

气泡水流冲击着美娟的皮肤，激起一阵阵酥麻，她尝试着把眼光移开邻座的身体，却又忍不住的在脑中重复着凝视那柔软的肌肤。

那女人的胸部很大，天然形成的乳沟使得美娟有一种冲动要把头埋进去，好好的嗅一嗅其中的味道，一定很香——那种混着母亲和情欲的香味。透过水流的中介，美娟似乎已经触摸到女人的肌肤，和邻座的女人共享着一池春情。

不知道为什么和丈夫在一起时就没有这种感觉。夫妻共处了九年，亲密活动的频率愈来愈低，品质也愈来愈低落，两个人好像都在敷衍义务而已。丈夫没什么不好，就是那么一个不再令人兴奋的人嘛！可是，此刻的美娟，全身是火热的，心脏的跳动是紧张而愉悦的。

那天是如何结束的，美娟已经记不太清楚，她也没有再去过三温暖——大概是有一点不想失去那原初的感觉吧！女人的面貌已然模糊，可是那身体，那肌肤，那水流的冲击，却仍然回荡在美娟的生命中。

美娟开始在日常的生活中注意女人的身体。会计小姐弯腰翻动文件时的领口，女客户无袖肩头的柔润，甚至收发小姐短裙深处的神秘。偶尔和丈夫的亲热也不再像从前那么无趣，因为美娟拥着丈夫，心中想的是一个女人。

在每一次夫妻做爱的时候，美娟的脑中总是浮现自己激情的抚摸女人、热烈亲吻女人身体的影像，有时在三温暖，有时在公园的树丛后，有时在火车座上，这种性幻想每每使得美娟的身体悸动起来，盖过了对丈夫探索的手指的厌恶。

人家说，想着丈夫之外的男人就是背叛，那么想着——而且是滥交式的想——丈夫之外的女人算不算？

人家也说，和丈夫之外的人做爱是外遇，那么每次和丈夫做爱的时候事实上是和别的（女）人做爱，算不算外遇？

想到了背叛和外遇这两个名词，美娟隐约觉得似乎有些压力，似乎应该有一点罪恶感。可是，比起原来生活的无趣，想着至少还有四十年要那样无趣的活下去，美娟不禁庆幸自己去了三温暖，庆幸自己既背叛也外遇。

女人外遇阵线联盟

每天上班中午休息的时间瑞娟都珍惜的找空看报，因为家里从来没订过报纸。

刚结婚时她退出了工作，专心经营那个小小的家，老公说他办公室有报可看，家里就不必再花钱订了，害得瑞娟只好把难看的电视当作最主要的资讯来源。后来她又开始上班，家里就更没有理由订报了，好在办公室总是有报可看。

她看报的方式和女同事们不太一样，女同事们抢家庭版和影剧版的时候，她总是在找社会版，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大概就是因为她相信社会版最贴近现实吧！那些各种各样的人间故事百态，常常使她深刻体认到人生的复杂多变。

今天她手中端着那一页社会版，久久不能放下，吸引她目光的是一则有关红杏出墙的报导。

其实这一类的新闻本来就是社会版上的大宗，从偷情被捉奸，到丈夫妻子为外遇而大打出手，几乎每天都有这一类的消息，同事们聊天时也常常绕着这些新闻抒发己见，有时还会沙盘推演，幻想自己会如何处理这种场面。说起来，这还

是枯燥无聊的办公生活中的重要点缀。

可是，今天这则新闻很不一样，一反过去「偷情被抓是报应」的老套，这则新闻令人感觉非常温暖。报导说，一位妻子在丈夫外遇抛弃家庭十五年之后，自己也有了外遇而被老公报警捉奸，有意思的是，她的公公、婆婆、小姑、和女儿都出庭表示支持她的作为，而且作证指称她的老公为了能和情人同居，曾答应给太太性自由，因此这位妻子的出轨行为并没有错。

更令瑞娟惊奇的是，从前她也读到过别的外遇官司在检察官手中得到最严厉的道德说教和惩罚，可是这一次的男检察官却十分开通的做了不起诉的结论。

「世界终于变了。」瑞娟想。

她想起前几年有个女同事和客户发生感情，本来并不想离开原有的关系，只想保有一点点温馨想像的空间，结果被老公的家人揭发，婆婆和小姑在办公室闹了好久，最后同事不但被迫辞职走路，也被迫离婚独居。

此刻瑞娟想起这位同事当年坚决不肯放弃婚外情，也不肯抛弃家庭，但是被逼着做选择时眼中的痛苦。家中百般逼迫，工作岗位上没有一个朋友愿意淌这趟浑水，因此也没有人表示任何支持的意思。「要是她当时能有像今日这个案子那

么友善的环境，会省去多少无谓的痛苦啊！」瑞娟莫名其妙的为当年的畏惧退缩感到有点罪恶，也因而更加同情起那位同事来。毕竟，同事当年和爱人客户讲话时的甜蜜神情，曾经勾动过瑞娟在不以为然之余的一丝丝羡慕。

其实也不是只有已婚的女人外遇时才受到这样的残酷对待，某种泛道德的贞操观使得未婚女人在恋爱过程中也很难另试对象。八年前瑞娟最好的大学同学哭哭啼啼的来找她，说是另外有了心仪的对象，但是遭到周围朋友的劝说和责备，说她脚踏两条船，对不起原来的男友。「我们又还没结婚，为什么不能交别的朋友？」泪光中的同学在坚毅的抗争中寻求支援，瑞娟依稀记得当时她也和别的朋友一样，立刻义正词严的劝同学珍惜原有的感情。后来同学不但放弃了男友，追求另外一段感情，也因而和一票朋友断了来往。

原来当女人另谋感情或身体出路的时候，就会遭到孤立、排挤、轻蔑。瑞娟从青少年时期对爱情婚姻有憧憬的那一天开始，就在她的阅读世界中读到了女人外遇、变心、或者做第三者的悲惨孤立下场，因此她很早就曾为自己打了防御针，决心不要陷入那种处境。

「妳也看到那个新闻了呀！」一个同事看她发呆的神色，不禁凑了过来。

「是啊！」

「我今天早上在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想不透。怎么会有公公婆婆小姑那么支持媳妇的？没见过！我猜，一定是那个儿子太烂了。不过，如果这个媳妇那么含辛茹苦，一手撑起家庭，和婆家也处得很好，她为什么还要外遇呢？」看着这个同事此刻脸上的兴奋和好奇，瑞娟不由得想起上回那个外遇同事东窗事发时，眼前这个同事脸上却只有不屑。世界是真的变了！

瑞娟依稀感受到办公室中这一刻暗暗流动的情欲，难不成这个看来很像好女人的同事，也开始羡慕那种又能外遇又得到肯定的两者兼得？

「那有什么稀奇？妳以为女人一定要在家中受到虐待，得不到温情，才能外遇啊？妳以为在平常日子里含辛茹苦的女人，就该继续凡事认命吃狗屎啊？妳以为女人在情欲上出轨，那么她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一定会失败？」瑞娟的语气和说话的速度连她自己都吃了一惊，一向寡言少语的她突然爆出这一段话，连同事也睁大了眼睛。

「不是，不是，我只是觉得她好能干唷！家里这么多事情还有空约会外遇。」

周围的人哄堂笑了起来，几张平凡的女人脸都泛出了兴奋，是新闻勾动了新的憧憬？

该上工了，瑞娟站起身，折好报纸，递给平常坐在她隔壁另外一位寡言少语的同事，轻轻的对她说：「妳真应该也看一看，现在，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瑞娟眼中的友善和支援，让那位也常有亲密电话的已婚女同事呆了一下，默默的接过报纸，红着脸但是理解的点了点头，投过来一个温馨的眼神。

瑞娟在座位上坐了下来，整理了一下桌面，玻璃版下没有署名的几张可爱小卡片迎面扑来一阵温暖。等一下打个电话问问他，这个周末她先生约了朋友去山区钓鱼，或许她也可以和他出去玩玩？

女教师的身体装扮权

谢师宴的杯盘狼借掩不住一张张青春的脸和亮澈的眼神，又是学生出师的时候了。或许是自助餐的自由自在，或许是啤酒的热力，大家的音量都提得和情绪一样高。

「老师，来，我敬你。以后开始教书就没有现在那么舒服了。」说话的女生穿着外罩白纱衬衫的小可爱。

「老师，你知道吗？以后连穿衣服都没有自由了。」穿着短裙露肩洋装的女生急着插嘴。

「对啊！我去面试教师工作的时候，穿的是我觉得最正式、最呆的洋装，可是我发现那些行政人员的眼光还是怪怪的，好像我还是穿得太摩登了。」又是另一个短裙贴身T恤的女生。

「有个女老师暗示我，不可以穿太短的裙子，否则会被校方关注。还有，衣服也不可以太合身，说是会引人注目，会教坏学生。可是我所有的衣服都是这个样子的，今年的市场上又都是短衣短裙的，难道还要定做啊？」带着几分稚气的

脸上有一股真诚的焦虑。

「我表姊也在做国中老师，她说上课时不能穿露出肩膀的衣服，不能穿颜色太鲜艳的衣服，长裤不能太贴身，领口不能开太低，连露出脚趾的凉鞋都会遭人非议，更不要说剪时髦发型或者染发了。」短裙露肩洋装比手又画脚，愈说愈气急败坏。

「还说呢？那次我只不过是打了一点粉底，擦了一点口红去试教，结果，他们的教务主任脸上就有那种不以为然的样子，真不知道他们是在找老师还是征尼姑！」一屋子盛装赴宴的年轻女性都笑翻了。

「我表姊还说，不是只有上学的时候不能打扮，放学之后在街上遇到学生或家长也最好不要太花俏，免得人家说闲话。她说女人选择教书就像嫁人一样；要做女老师，就不能有自由。」听起来很耳熟，许多女人结婚以后也都是这样，失去身体的自由，失去行动的自由，失去交友的自由。

「其实，更严重的是人言。人家说女老师太打扮会带坏学校风气，让男学生分心，女学生虚荣。学生要是有什么问题，人家不会说别的，就只会说是你这个老师太注重外表，何必落人口实呢？」毕竟是另一个在职进修的国中老师，一开

口就很务实。

「我觉得自己的态度最重要。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国中教师的研讨会就看到一个女老师，穿得非常时髦，而且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的批评。她说：『我的打扮就是自我的一部分，而且我给学生会做榜样，教他们色彩和样式的鉴赏品味，教他们怎样呈现自己，怎样精明的搭配，这是最贴切日常生活的美育教学。』她说完以后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在场那些保守的女老师都忍不住羡慕她的气势。」是啊！颜色的搭配，样式的设计，配件的挑选，对天气场合心情的敏锐感觉，哪一样是天生就会的？

这么一个国中女老师的美育理念，为这批即将上战场的新女教师提供了灵感。毕竟，要为自己打下装扮的空间，就必须创造一个对装扮更友善的整体环境。

教育课程的训练记忆犹新，她们开始在脑力激荡中设计具体的教案：

露肩短裙说要常常剪报纸上的流行资讯，带到课堂上和学生谈服装的搭配和选择，而且鼓励学生批评艺人或设计师的一厢情愿，提出自己的改进方案：「这还可以同时培养独立思考和创意呢！」

有人说要在班上设立每个月的「装扮天」，由大家在每周固定时间里讨论怎么样用最不花钱、只拼凑搭配现有材料的方式穿出和平常日子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每月挑一天来集体展示：「这叫做身体感觉的重塑。」刚刚读完「身体的驯训」的女生已经在现买现卖。

有人说可以讨论身体的各种装扮方式，对剪发烫发染发刺青穿洞瘦身整型都进行了解分析，也鼓励学生认识个别口味偏好的差异和发展：「这是一种民主多元精神的培养。」原来，身体装扮的自由，就是社会的基本体质。

在七嘴八舌中，女生们的无力感一扫而空，她们彼此承诺未来会在各种机会中支援彼此向学校的压力进行抗争。

「即使做女老师，人权——和穿着——也绝不打折扣。」连个子最小的女生都意气昂扬。

分手的时候，露肩短裙靠过来对我说，「老师，从前我听说『身体自主权』的时候觉得好抽象。现在我知道，我们女教师能决定如何装扮自己就是一种自主权。」多好的谢师宴！

我还不想认识你，但是我谢谢你

一堆女性朋友聚在一起聊天，有人说起一个真实故事。

秀美骑着机车回家，不料身旁一辆并行的汽车突然向右偏，贴近秀美的机车，秀美大吃一惊，立刻向右躲，机车撞上人行道的水泥边墙，连人带车倒了下來。汽车驾驶并没有停下，反而加速离开，留下人仰马翻的秀美挣扎着爬不起来。

秀美躺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经过的男生伸出援手，扶她起来坐在路旁的石椅上，然后又帮她把机车扶起来，秀美惊魂未定，什么也说不出來。机车已经无法发动，秀美决定先回家休息，明天再来处理，男生拦了一辆计程车，秀美回头说了一声谢谢便扬长而去。

第二天，秀美回到原地，机车仍在，椅垫上却多了一顶安全帽和一只球拍，帽中有一张纸条，写着，「以球会友吧！」旁边还有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想必是前一天那男生留的。

讲到这里，一屋子的人都露出羡慕憧憬的神色。

「好浪漫喔！」是大家共同的反应。

「后来呢？」女人们急切的问。

秀美什么也没做，丢了字条，收起安全帽和球拍，照常过她的日子。

「喔！怎么会这样？」一屋子的失望神色。

「大概她对那个男人没什么意思吧！」有人理解的猜测。

多聊了一点才知道，秀美生长在一个保守的家庭里，从小的教养使她一向就对男人的接近保持高度敏感，只要有哪个陌生男人稍微表现一点点好感，秀美就会觉得对方一定是不怀好意，是觊觎她的身体或生命，是想要占她便宜才故作友善。她的反应则是立刻武装戒严，冰冷以对。

一群女人叽叽喳喳的讲了半天，发现我们周围有不少女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生活经验不足的年纪时），都是以一付戒慎敌对的态度来对待向自己表示好感的男人，除非——除非对方是「可能的对象」，也就是社会经济条件不错、长相身高学历都优秀的单身男人。

由于女人总是用「找对象」的现实眼光来评估周围的男人，她的善意回应又只保留给「有可能成为对象」的男人，因此使得女人在和男人交往时显得十分功

利取向，对「不可能成为对象」的男人所表达的善意也多所猜忌。

最糟糕的是像秀美的例子。在长久的文化调教下，女人为了避免可能的麻烦，宁可一贯以冷漠待人，久而久之，她们甚至失去了对善意的男人铭感五内的能力，更不用说具备自己主动表达善意和好感的能力。

谈到这里，一堆女人开始感叹这种人生代价。我们面对的世界不是全然友善的，女人当然需要有所提防，但是，要改变这个恶劣状况，绝不是去生产更多的猜忌和敌意。相反的，我们需要以现在已经有的善意为基础，来创造更多的相互善意。

毕竟，男人所表达的善意若总是全然得不到任何起码的认可或基本的礼貌回应，有时甚至招致女人对他的羞辱，那么他还能善意多久？他以后又会如何看待女人呢？

因此，女人不能只对自己「看得上」的男人做出善意回应，而对其他表示好感的男人木然冷漠或甚至恶言相向。

女人不能只用惊弓之鸟的恐性心态、或者精挑细选的择偶心态来看待周围的异性世界。

如果想要有一个整体而言对女人友善的社会环境，我们还需要用起码的善意回应去培养更多的同盟军。

我们之中有许多女人已经有足够自信，可以和男人进行各种性质的互动，但是另外那些尚无把握自在处理男女互动关系的女人，或许至少应该学会对表达善意的男人诚恳的说：

「我还不认识你，但是我谢谢你。」

单身女人的高潮权

一个真实的高潮故事。

文铃今年快三十了，在竹北一家工厂上大夜班，和白天上班的妹妹住同一个房间，等于日夜颠倒，一点也不觉得缺少隐私。

她通常早上睡觉，快到下午三、四时才悠悠醒来，准备上工。

这天下午文铃在昏睡中做了一个旖旎的春梦，她化身为一个A片女演员，激情的和男演员缠扭在汽车后座上，狭窄的空间中充斥着热切的喘息和忙碌的躯体，文铃忍不住呻吟起来。剧情愈热烈，文铃就愈入戏，床上的被褥也揉成了激情。沈醉于做爱欢娱中的文铃发出一阵阵难忍的呼喊，为难得的情欲高潮留下了音痕。

窗外突然有人声，两个女人的声音穿透了窗帘和窗户，带进一阵模仿的叫床声，混着吃吃的笑声。文铃自梦中惊醒，又昏昏沈沈的拥被睡去。

两天后，文铃在巷口遇见了邻居的太太们。她们一向喜欢东说西说各家长短，单身的文铃不想成为讨论的目标，因此快步走开。太太们交头接耳的不知说

了什么，只听到其中一个太太模仿着叫床的声音，听来很耳熟，其他的太太们则瞄着文铃，笑得不可开交。文铃立刻明白了，脚下的步履更快。

几天之内，同样的交头接耳也在文铃的工厂中出现。女人男人们都在暧昧的眼神中传送着文铃的床戏，男人们脸上还带着某种神秘的愉悦，女人们则是不屑加上敌意。至于巷内的太太们，她们简直像是装置了导航系统，只要看见文铃进出，就立刻打开高功率的监控设备，并且用新找到的「不要脸」、「丢人现眼」等等词句伴送文铃。文铃简直成了众人的眼中钉。

她也开始明白，所谓「单身公害」并不只是那个牙尖嘴利的男作家想出来的名词而已。它代表了婚姻制度看不顺眼那些不用婚姻、但是肯定情欲的女人，因此用这个封号来丑化她们。说穿了，这些讲文铃闲话的男男女女，是否因为自己的性生活不愉悦，所以也不允许她享受自在的身体愉悦？

相信性必须有婚姻做前提，也就是相信愉悦必须先付上婚姻的「代价」。这些男男女女极其不满，正是因为他们发现文铃竟然不付代价就享受愉悦了，而且还享受得那么爽。于是，自在在活着的自足女人成了他们发泄敌意的出口。

想到她这一段日子以来所承受的恶意中伤，文铃明白了一件事。原来爽与不

爽并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即使是私密如身体情欲，也可以动摇整个社会的运作。而文铃之所以受到打压，正是因为她戳破了性和婚姻的必要关联，她证明了：没有婚姻或爱情的性也会是美好的。

想到这里，文铃一点也不介意自己的高潮欢呼被别人听见，女人本来就有权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高潮。

她惊讶的是，周遭众人在他们最狭窄心胸、最压迫别人的时候，竟然是那么的义正词严，道貌岸然。她们不但不愿意面对自己身体情欲的了无生机，还想踩熄眼前仅存的情欲活力。

这么说来，她三十岁的单身生命大有价值，她在卧室中的情欲呼喊正是单身女人的高潮人权。

贞洁猜忌

热恋中的阿文一反常态，满脸阴霾的枯坐一角。问了半天她才说是和男朋友口角以致分手。

为什么事情吵架的呢？

「我也说不上来，可能是我太喜欢他了。他长得好可爱，每次看到他的脸，我都冲动得想凑上去亲，可是他一直没主动，我也不敢。上星期六他终于亲了我，我好激动，忍不住用舌头舔了一下他的嘴唇，好舒服。后来我还尝试着把舌头伸过去——我看电影上表现激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没想到他突然把我推开，脸色铁青的说我骗了他。我说哪有，他说我骗他从前没有和别人谈过恋爱，事实上却经验丰富。我告诉他他确实是我第一个男朋友，他不信，质问我倒底和谁亲吻过，要不然我怎么那么会？他还追问我有过几个男朋友，做过什么亲密活动之类的。我气死了，跟他大吵了一场就分手了。」

阿文不是第一个被贞洁猜忌刺伤的女人，也不是第一个被处女情结压迫的女人。

结婚三年的铃荔也有类似经验。她和丈夫的关系并不太坏，只是两个人的工作都很忙，慢慢的，日子也变得有点无趣。有一天铃荔在一个情趣商店的展示橱窗中看见一件非常性感的睡衣，很想看看自己变个形象会是什么样，于是买回家兴致勃勃的要穿给丈夫看，顺便提升闺房中的乐趣。不料，丈夫想不透为什么太太会突然那么主动，那么需要，于是在玩笑中嘲讽她是「狼虎之年」提前发作，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在外面经历了什么情欲挑逗，搞得铃荔又羞又气，再也不肯花心思表达情意，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开始有了嫌隙。

这两个女人都在很平常的冲突中认识到贞洁猜忌的压力。

贞洁的观念其实是一种性别压迫，它早已超越了对处女膜的执着，它不但想要拥有女人今后的生命，还要求管辖女人在此之前的全部生命经验。

换句话说，看重贞洁的人不但介意女人在婚前是否保持处女之身，同时也会介意她在情感上、经验上、人际交往上、自我需求上是否「处女」，是否贞洁；也就是要求她「毫无经验」，要求她在情欲的事上自然表现出「手足无措」或者「毫无主动需求」，要求女人随时随地保持某种情欲真空的状态。

不贞洁的女人——也就是那些主动追求情欲满足的女人、那些不执着有几个

男人的女人、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情欲的女人、那些不甩社会情欲规范的女人——之所以被男性社会百般猜忌打压排挤惩罚，不正是要恐吓女人保持贞洁，不可越雷池一步吗？

好女人总以为坏女人被打压排挤是罪有应得，是她们自找的；而自己从不随便，一向守身如玉，现在在心爱的男人面前总可以倾倒一生——不管是多么薄弱——的爱欲了吧！

可是，好女人的命运可能比坏女人还要悲惨。在阿文和铃荔这类遭遇中，女人才逐渐了解：即使以处女之身嫁给最爱她的男人，她还是逃不掉贞洁对女人的终生压迫。

贞洁是文化在男人女人心中的蛊，毒化了我们爱人与接受爱的能力。不管是现在新创的二度贞操或精神贞操的说法，都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性别枷锁和重担。

在这一点上，贞洁与不贞洁的女人是命运共同体，她们在情欲的表达上承受同样的压力，也需要携手合作踩死贞洁的虫蛊，解开下在女人情欲上的毒咒。女人当然要理直气壮的集体起义，一了百了的宣告：「我们不做男人心目中贞洁的

好色女人——

女人，我们断然拒绝贞洁猜忌！」

三十岁女人的两个好朋友

芝华永远也忘不了她二十八岁的那一年。

倒不是因为她在那一年首次和男人发生了肉体的关系——现在事隔两年，回头看过去，她是怎么活过前面那二十八年岁月而没有强烈期望过男人的热情拥抱，那才是真正令人不可置信的事。

说真的，所谓的第一次实在也乏善可陈——除了她很痛之外。不过，自从懂事以来，芝华就不断读到「第一次一定会痛」的讯息，果然不出所料，她的第一次还真的痛得不得了。或许这也是因为她的身体有点预期、有点希望会痛吧！要是不能感觉到一点特殊感受，又怎么能叫「第一次」呢？

奇怪的是，在那个时刻，不管那个男人多么的轻柔，多么的多情，也不管芝华自己身体中澎湃着什么陌生的饥渴呼喊，她在情欲狂潮中仍有那么一丝冷静盘算和自我检视的空间——「我是不是该这样做？妈妈知道了不知道会怎么想？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来看我的身体？我身上有味道吧？他会不会伤害我？抛弃我？我是该羞涩还是热情反应？……」现在想来，也难怪第一次会那么平淡无奇，她自

已分心想这么多事情，哪有心思投入呢？

更可怕的是，当时尽管她的心理和身体都觉得想要，她就是挡不住心中长年累积起来的那种恶事临头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日常在报上读到的强暴奸杀侵犯遗弃，所有想得到和性相连的坏事不断涌上心头，芝华几乎忍不住激情呻吟中的一丝丝恐惧。

在那一刻，唯一支撑芝华做下去的力量，竟然是远在英国的南茜。

南茜是芝华前几年共事过的外国女顾问，在台湾的一年工作中，南茜和善的态度和人生地不熟的无措，使得邻座的芝华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腼腆，成为南茜的向导，而南茜的异国文化背景则开启了芝华在身体关系上的熟睡状态。

有一次她们在咖啡的热气中用破碎的英文沟通，南茜问到满街都看得到的宾馆招牌，芝华不知道该怎么解说，只得羞愧的复诵在报纸上看来的一些描述，然后加上一些撇清自己的宣告。

不料南茜的反应却是：「你们真幸福，我们英国人如果要做爱，总是要到对方或自己的住处。可是如果我不想要对方来我家，或者我不想要到对方家中，或者我们想要维持各自的生活隐秘独立，只愿分享身体情欲，而不想分享日常的生

活状态，那可就不太方便了。哪像你们，有人准备好了很有气氛的房间，双方一点都不用麻烦，也不用善后，就可以做爱，实在太方便了。」

直到芝华后来自己也进了宾馆，她才逐渐明白南茜的意思。在这个多方监视情欲活动的文化中，宾馆的存在还真是一种抗暴的地下军基地，在其中聚集的则是那些在严谨婚姻制度内外游走的灵魂。

一点都不假，芝华就是其中之一。在二十八岁那年和一个已婚的男人开始了情欲生活，而当芝华痛得掉泪时，男人眼神中湿润的怜惜是芝华终生难忘的。

这个顺眼的男人说得很明白，两人能一起做爱，不一定能在一起生活，现在，他和太太倒还能一起生活。

芝华很感谢他没有提出什么远景来骗她，她本来就蛮习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现在有人偶尔抱抱说说，也还不错。

芝华还记得她第一次和那个男人上完宾馆后，晚上就打了个越洋电话给南茜。她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身上混乱的感受，她害怕面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她需要有人来帮她理一理这一切，而她最想说话的人居然是个多少有点语言隔阂的外国人。毕竟，要是没有遇见南茜，芝华也不知道自己进入情欲生活的时刻会

延后到几时。

芝华结结巴巴的说出原委，南茜在电话线那一头的惊喜笑声和一连串的恭喜声（这是南茜在台湾过年时学会的唯一句子）却使得芝华的眼泪夺眶而出。

二十八年的平静生活没有给芝华做成任何进入亲密关系的准备，只在她心中装满了各种踌躇和忧虑恐惧，但是南茜却用最开朗的榜样在一年中教会了她如何掌握自己的生命，南茜一点也不大惊小怪更不忧心忡忡的反应态度，使得芝华得到了最大的支持，最大的肯定。

芝华有时在想，或许自己后来这两年那么自在的继续营造这段情感，完全不需要远景和承诺，因此也不怕日后分手，更不担心受伤，就是因为那男人在第一次做爱听到她喊痛时所表现的心疼，以及南茜在听说她终于开始性生活时惊喜愉悦的笑声吧！

妳也精神滥交吗？

又有人送花来办公室给婉琳了。

每隔一阵子就会有新的花朵出现在她桌上，有时是单朵长柄的玫瑰，系着温柔的丝带，有时是一把淡雅的桔梗花，间杂着细细的满天星，有时还附着一盒巧克力。不同的花写着不同男人的名字。

事实上，办公室里从跑外务的小林到坐在巨大皮沙发圈椅中的经理，也都曾经送过不同的东西表示心意，婉琳「好像」也都和他们或长或短的约会过一阵，结局则是男人们的自动鞠躬退场。

在这里，「好像」是个重要的关键字眼，因为这些男人的追求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关注和持续的殷勤是有目共睹的。可是，婉琳到底怎么看这些事就不太一定了。她对所有的男人都是眉目传情，有来有去的。就好像她收到不同署名的花束时一样，不管花卡上写着什么名字，她一贯的反应都是那种习惯性的大方，却又隐含着一丝羞涩。

就像——就像英国王妃黛安娜脸上惯有的神情。从多年前查尔斯王子宣布婚

事开始，媒体每一张照片中的黛妃总是半低着头，好像不太敢正眼看人，但是又每每歪着脸颊，轻轻的从眼皮下或浏海下飘送出几个似乎有意有情眼神。那种送出一丝不敢明说的暧昧好感，但是又似乎羞涩压抑、不能表达的淡淡春意，使得男人女人都为之震动。

别的女人不是没有这种一半羞涩一半欣喜的表情，其实，只要是面对自己有意思的对象，或是本身情欲波动的时刻，女人脸上都会出现这种表情，那是一种突然强烈涌上脸颊的的自觉和鹿撞。婉琳的不凡处，在于她即使已经历经无数「恋情」，甚至正在进行「恋情」，而且不管对象是什么样的男人，她时时刻刻都展现出这种清纯含情的表情，但是应对的态度却又是落落大方的。而也就是这种奇妙的组合，才使得所有曾经约过婉琳的男人都暗暗得意雀跃——直到他们灰心退场的那一刻。

说真的，那种飘忽的，轻巧的，羞涩的，但是又好像春心已动的眼神真是强烈的挑情剂。婉琳并不是个漂亮的女人，甚至连好看都只是勉强说得上，可是，她那羞涩加大方的神色却令人觉得她时刻都在眉目传情，男人在四目交会的霎那间会觉得婉琳对他有点意思，只是因为女性的自持和羞涩而不敢表示。于是在无

数眼神和细语交谈后，男人提出约会的要求，婉琳也总是低垂着眼皮轻声说：「好啊！」然后含情的赴约。

就这样，约会也约了，浓情蜜意的卡片和传真也排在婉琳的抽屉里，礼物花束也送了，西餐甚至旅游都消费了。可是只要男人想要在这个传情的基础上向她提出更明确的表达以要求婉琳认定他们的关系时，她立刻睁大了那无邪清亮的眼神，惊讶的望着男人：「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啊！我从来没有什么意思的！欸！如果我误导了你，我真的很抱歉。」反正，责任是那个自作多情的男人的。

这种场面在婉琳生命中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她深深的喜欢那种被人喜欢、被人追求、被人怜惜的感觉，但是又不希望这些感觉因为彼此太过熟悉而结束，更不希望它们因为身体的激情需求而扭曲变形。从某个角度来说，她似乎试图在自己的生命中重复上演每部浪漫小说和电影中最美的场景。妙的是，尽管剧中不断更换的男人感觉无限错愕和遗憾，但是他们对婉琳却说不出有什么不悦。

婉琳自己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她的动机和表现都是清白的：只是交朋友嘛！人家邀约，总不好一再拒绝，给人家难堪吧！而且约会时婉琳一向发乎情，止乎礼，从不轻易与人——最多只是拉拉手，搂搂腰，偶尔让看得顺眼的男

人吻一下脸颊而已。那又有什么呢？难道那就表示要嫁给他，或者对他有什么深刻的情意吗？男人凭什么对婉琳作进一步的要求呢？

话说回来，要是婉琳从一开始就表明对这些男人「流水无情」，那么或许很多男人也就不会因为误以为「落花有意」而追求她。在这一点上，婉琳这种欲「纵」故「擒」的多方发展，其实和那些只想和女人作普通朋友但是也和她们上床的的所谓花心男人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花心男人会遭受舆论制裁，说他们始乱终弃，而婉琳所引起各种表意传情的误会和误导，倒被视为是男人们的自作多情了。

有人会说婉琳的交友模式也许是因为她不会处理亲密关系，或者是因为她喜欢每天都和不同男人浪漫相处的感觉。不过，她这种「精神滥交」，就像豪放女的「肉体滥交」，或者那些对恋爱没兴趣的独身女人的「谁都不交」一样，都是现代社会不同女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都是她们肯定自己情欲自主的表现。

讽刺的是，男人常常是满面流着口水的对「肉体滥交」的豪放女口诛笔伐，说她们的情欲自主是一种没有原则的滥交。可是，面对婉琳这般自持自重的「精神滥交」，男人还都深情款款的难忘难舍呢！

谁来和我网路性交？

惠文依依不舍的离了电脑网路，脸颊红红，眼光亮亮的躺在椅子中，大大的圈椅软软的围住了她，好像男人温暖的臂弯。

这次交谈的男人真不错，有点风趣，有点俏皮，但是最好的就是，他对女人还蛮有经验的。

前几次谈话的男人虽然排解了她不少寂寞的时光，但是他们都忙着自吹自擂，忙着问她三围如何，长相如何，急色的要约她见面。遇到这种男人的时候，惠文的心情就决定了她要和他们打多久的屁。

她心里清楚的很，这些男人归根究底还不就是想要性！只要惠文注册的署名很女性，再写上一个有点情欲暗示的签名档，立刻就有人在版面上呼叫她，想和她通话。

这种受人注意的情况是她从没想像到的。惠文自知长相不怎么样，矮矮的身材，短短的腿，圆圆的脸上还留着前几年挤过无数青春痘的痕迹，她努力的留了长发，听说那样会改善吸引力，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处，仍然没有人注意她，

亲近她。眼看周围的女生一个个离开小圈子投入男人的怀抱，惠文着实沮丧了好久——直到她在网路上找到了新的身分，新的自我，新的激情。

惠文也没想过网路会打开那么大的一个世界，而且是那么一个直截了当的世界。男人女人都不用假装自己的动机，往往在最起码的打屁后很快就进入话题，谈寻对方的性兴趣和性口味。

像刚才这个男人就是这样，搭上了线就直接问她要不要网路性交。网路性交？要是四个月前，惠文可能还会傻傻的问那是什么，但是现在她不但知道什么是网路性交，还知道如何由对方的叙述来判断对方是否个中老手。

前几次有好几个男人都是一读到她说肯网路性交，就认为她一定也肯真枪实弹的上床，所以要求见面。但是惠文不想，现在她只想网路性交。可是有些男人没打几行字就说不下去了，要不然就是草草敷衍了事，只会说要剥她的衣服，要亲她的乳房，要把那玩意儿放进她的身体等等，既没细腻的情节，也没刺激的情趣。惠文很庆幸自己没和他们见面，以他们说性的本事，恐怕真的到了床上也不会有什么好表现，还是不见的好。

想到这里，惠文也有点惊讶于自己的世故。以一个没有太多身体经验的女人

而言，现在她从荧幕上的字句就可以判断男人有没有性本事，这还真是一大成就。随着经验愈来愈多，惠文也学会了主动找那种色情署名的男人谈性，他们之中有些人只是性饥渴的大学生，但是有些人则是她吸收学习经验并且享受的对象。

她刚开始懂得网路性交时，笨笨拙拙的说不出什么，线路另一头的男人总是不耐烦的催她，或者自己先行了事下线，后来惠文特别去书店看了很多色情小说，再学着描绘A片中的情节，拼贴着各种不同的故事和想像，她的叙事才慢慢丰富起来，把自己说入高潮还真是个新鲜的经验。

像刚才，那个男人以钜细靡遗的叙述，细心的亲吻她，抚摸她，揉搓她，轻轻的慢慢的解开她的衣服——好长好长的爱抚过程。惠文的呼吸沉重起来，似乎看见男人的肩膀，听见他温柔的声音，她全心投入的加入互动，不断插入热烈助兴的话，在来回的语句中读着彼此的激情。

这和真正做爱的热烈没有两样，但是比真人好多了，既没有一般情欲活动的焦虑和顾忌，也没有情感承诺的义务和负担，纯粹享受。更何况，这大概是唯一百分之百安全的性，既不会怀孕，也不会得病，还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男人，如

果要分手，下线就是了，一点麻烦都没有。惠文热爱这种自在自由的性关系。

算一算，惠文大概和五十几个男人谈过性，和十几个男人网路性交过，其中满意的经验不多，但是比起原本孤寂的生活，确实充实了很多，对情欲世界的认识更使她自信满满，希望无穷。她还没有冲动要和这些男人见面，但是看见别人双双对对进出大楼的时候，内心已经不再那么凄楚。毕竟，在网路的世界里，即使面貌平庸如她，身材平板如她，惠文的双手却打得出自己多采多姿的性生活。

情欲的多角化经营

现在都会里流行同时拥有男友、情人、爱人……

美菱此刻的生命中至少有三个男人，而且这个名单还在增加中。

最先加入她生活的男友是从前同一间中学的学长。她们俩在异地相遇、相识、相知、相爱，似乎是很自然发生的事，就像所有的爱情小说中所描绘的。交往一个多月之后，她们已在彼此的共识中成了「死会」。

美菱起初觉得这样的发展似乎有点快，毕竟她是在保守小镇长大的，求学时代纯净的无欲生活是一种心理习惯，也是一种身体状态，更何况她很早就明白，小镇邻里之间的口耳相传常常使得任何刚刚萌芽的恋情颠仆的走向终点。

可是如今美菱在岛上最大的都市中就业，每日擦肩而过的人都不知道有多少，更别提无数来来往往的客户，各人忙各人的事，谁有那个闲工夫去认识她生命的内容？谁会有足够内线监视她的私生活呢？她住的小套房是向根本不认识的房东租的，有自己的出入口，完全独立，在电梯中偶尔遇见的男男女女也都只有

点头微笑或漠然共乘到各自楼层的交情。

这种冷冷淡淡的生活环境或许是有一点寂寞的。可是它却也给美菱提供了极大的自在，使得她热情洋溢时可以义无反顾的在小房间中和男友探索并享受身体。两人在大都市中各有工作和住处，平时打打电话聊聊，每周末相聚，交往了三年，美菱和男友的关系一直很稳定，已经发展出像家人一般的感情，准备等到经济基础再丰厚一些就结婚。

八、九个月前，美菱出差时在火车上遇见了过去一个同事的丈夫，原本没有什么特别印象的男人，这一次却觉得挺风趣的，一路谈笑，男人凝视的目光使得美菱有点心动，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回到台北，美菱默默的投入男友的怀抱，继续那个颇为温暖但是偶尔有点平淡的恋情，拥抱男友时也偶尔会想起另一对眼眸。

经过半年，同事的丈夫在多次咖啡邀约后逐渐变成了美菱的「情人」，每个月会来找她一两回，反正俩人都知道彼此的处境，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和长远计画，那种心照不宣倒成了一种体贴的理解。

秘密恋情的注入使得美菱感受新的兴奋与紧张，她从没想过自己竟然会那么

勾动别个男人的需求，那种对自我魅力的发现和肯定，在美菱内心深处形成一丝甜甜的感觉。「出轨」的罪恶感渐渐靠边站，有个「情人」的事实慢慢织进了她生命的新经纬。

两个星期之前，美菱在逛书展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公家单位上班的文员，是个摆明了不想进入婚姻、只想游走的男人，可是，不凡的谈吐和英挺的眉毛勾动了美菱少女时期的某种幻想，对方的过客姿态反而鼓励了毫无压力的相交，他们从喝咖啡到吃牛排到上宾馆，结果美菱的生命中又多了一个偶尔会出现，但是想到就令她心跳的「爱人」。

接连两个对她的生命旅程没有太多要求和占有的男人入境，美菱对所谓的外遇或出轨有了一种新的了解——那是现代都会忙碌生活的填充剂。

好像哪个语惊四座的女人说过：「闲着也是闲着，多交个不带麻烦的亲密朋友也算是为自己的生命充实一点色彩。」

美菱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会和男友之外的男人上床，或许当一个亲密关系无法回应生命的多样需求时，人总会有无意的挖掘另外一些可能的愉悦。

有时美菱也会猜想，不知道她的男友是不是也和她一样，甚至，也和她的情

人爱人一样，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留着一两个自己的情人爱人。她尝试着幻想自己发现了以后的那种感觉，可是好像只有淡淡的、暂时的一点点忌妒，因为她的情人爱人接连着的电话谈情和兴奋邀约，很快的就冲淡了那种被遗弃、被背叛的哀怨和气愤。

既然这几个男人都不能全时间占有美菱，也不能全时间被美菱占有，那么同时拥有他们，在不同时刻和不同的男人相处，倒也挺完美的。

最近有女艺人情变自杀，周围充斥着各种有关三角恋纠缠、痛苦、忌妒的说法，美菱讶异的发现这些好像都不是她的经验。或许当一个人的情欲有多重出路时，所受的任何情感伤害都会比较轻描淡写吧！毕竟，她还有其他的感情备份呢！

前几天美菱的皮包里又多了两张名片，都是来自陌生男人某种情欲的讯息。她已经收到了其中一个男人的电话，大概哪天心情对的时候，闲着的时候，会接受邀约吧！

男友、情人、爱人——下一个要叫什么呢？

艳装夜行的女人

——给婉如和其他肯定自我的女人

有一次我在台北参加活动之后和几个朋友谈事情谈到很晚，我是一个不肯叨扰朋友的人，第二天在台北又还有一点事，所以就决定在信义路、复兴南路附近一家住过两、三次的宾馆投宿。时间是刚过了午夜。

我向柜台的职员要房间，他看了看我，说没有，可是以我过去的经验，他身后显示器上的银幕说是有的。

既然有房间，为什么不能给我？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单身投宿的女人。

在我百般追问之下，他说出了公司的原则：单身女人半夜来投宿，要不是和家里闹翻出走，就是有什么其他的心理问题，前者有可能在旅馆中自杀，后者有可能在旅馆中发生别的安全问题，反正都对旅馆不利，因此公司不愿在深夜接单身女客。

「这么晚了，好女人都应该在家里。」他补上一句。

我从不介意别人认不认为我是好女人，这样的标签只是这个社会用来奖励符

合男性期望的女人的。但是旅馆有房间却不肯给我住，只因为我是单身夜行的女人，这就是剥夺我作为消费者的身分和权益，更是严重的性别歧视，这个公道一定要讨回来。

「那你的意思是，只要单身女人都不能深夜住店喽？」我还是不死心的和他理论。

「当然可以啊？她们可以去五星级的饭店啊！」喔！阶级地位高、经济实力好的女人还是可以享受某种程度的自由的。

我和柜台后的男人继续争执。一对男女似乎心意不定的走进来，柜台后的男人故作无事的递出一个钥匙。

男女沈默的拿过钥匙，避开我的眼神，走进电梯。

面对我继续质疑的脸色，柜台后的男人坚持我就是不能一个人投宿。

「如果我现在到外面拉一个男人来投宿呢？」

「那就可以有房间，我们干涉客人的私事。」

那一霎那，我再一次深刻的认识到，在我们这个社会，女人是没有身体自由行动的权利的，她们只能在亲属关系中因着父亲或丈夫所提供的荫庇而有栖身

之所。一旦她想要离开这些男人准备的家，一旦她想要在家的空间以外自主的游走时，整个社会都会动员起来挡住她的去路，逼她回家。

就像此刻柜台前的我，连投宿也需要一个陌生的男人作保。

我想起无数不想再忍受婚姻暴力而出走的女人，她们要到哪里去落脚呢？娘家虽是温暖，但是早就在婆家的猜忌中冷淡了来往，现在回去，将如何面对父母关心而无力的眼神？过去的朋友们早就在各自忙碌的生活中放弃了联系，即使有一两个还能说话的朋友，又有谁愿意淌这档子夫妻之间的混水呢？想要投宿？那就会和我一样，在冷冷的大理石柜台边面对轻蔑冷淡的柜台职员。

原来，女人的身体竟然是被家圈住的，离开了家，她连行走的空间都会四处碰壁。

更可怕的是，这个家常常是属于她的父兄的、丈夫的，不是属于她的。

我突然对那些拼命想存钱，想拥有自己的窝的单身女人，感到无限的敬意。她们是深刻明白自由的意义的。

可是，即使有了自己的窝，女人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行动仍然是受限的。那些敢于单身行走的女人仍然必须承受放逐的惩罚：她们不能指望男人的庇荫，她

们只有负起自己安危的责任来，她们的自由必须承受暴力的试炼。

于是，彭婉如和许多无名的女人在单身夜行中丧生，甚至连我们这些没有承受暴力攻击的单身夜行女人，也必须承受污名、抹黑、轻蔑。

彭婉如丧生后，媒体很快的推论她是因为艳装酒气而引发色意杀机。

要是换了往年，这种话语大概只会提供材料，让父母师长多一点机会警告女生要衣着朴素、自我约束。可是，情欲革命中的女人不再屈服于这种责备和恐吓，她们不但四处投书各大平面媒体，挑战这种说法对女人身体行动权的限制，更穿着妖烧骚气、举着强悍自主的标语牌参加夜间游行，来纪念彭婉如和无数因肯定自我、单身夜行而在性暴力下丧生的女人。

当这个妖烧骚气的呼吁在电脑网路上放送时，有男生回信来提醒，说这是个现实的世界，女人就是比较容易遭受危险，要是还艳装打扮，岂不是自找麻烦？

女生则激愤的回信，只要女人艳装，男人就要找女人麻烦，倒底是什么心态？

男生充满自义的回答：「我们是为你们好。」

是啊！旅馆的职员也是为了我好，想要我拉个男人来投宿，免得我晚上伤心

自杀，或者神经失常时没有人陪伴！

是啊！旅馆的职员也是为了我好，想要我搭乘（可能会有别的危险）的计程车回家寻找安全！

真为女人好，就不要继续容忍这样不安全的生活环境。真为女人好，就不要限制或压抑女人的身体行动自主权。

或许，艳装夜行的女人正是创造不同的女性人生的前驱。是她们在黑夜中穿梭的身影亮起身体行动自由权的火炬，是她们在夜空中响起的笑声耳语点燃女人追求无惧欢愉的希望。

让我们在她们的身影笑声中大声说：

艳装无罪！夜行有理！

（刊登於柯梦波丹杂志一九九七年二月号）

谁说我是「不幸少女」？

要是我不说，你也不会知道我只十五岁，对不对？

其实我们班上像我这样身材发育的女生很多，可是她们太逊了，穿了内衣都扭扭捏捏的，拼命假装没身材，头发还是改良式的西瓜皮，看到我染上一点点金黄色就聚在一起指指点点的。

逊的人就是这样，总是挤在一堆取暖。

像我，我就不和人家一起指点别人，我根本没空理别人在干什么，再说，人家干什么是人家的事，我干我的事就好了。

我干什么？和朋友出去啊！约会啊！玩啊！唱KTV呀！逛街呀！

上床？不一定，我看得顺眼才上床，要是心情不好，顺眼也不上床。有些男生就是不上道，他们以为我很开放，一定会容易搞上床，他们才完全搞错了。要不要走进宾馆的门，还得看我的脚合不合作呢！

强拉我进去？门儿都没有，我还有朋友，谁要是硬来，我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朋友？就是男校的朋友嘛！一个人闯荡江湖总要有些朋友的。从前我也和他们上过床，他们知道，顺着毛摸，要我怎么样都可以；不过，要是不依着我，这个人可是会翻脸的。其实男生也很现实，要是能轻轻松松弄我上床，又何必跟我大战呢？

有时候我也会遇到那种很纯情，很浪漫的男生，我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和他们玩一玩呀！味道不同嘛！唯一的缺点是，他们都是那种「负责任」的人，一和你上床就想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不想啊！上床就是上床，又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干嘛要一辈子就属于他呀！麻烦！搞不好，他还要黏我一辈子，才倒楣呢！

我觉得我是那种很随性的人，今天有感觉，我才和你上床，但是我怎么知道明天还有没有那种感觉？要是和一个没什么感觉的人继续在一起，黏来黏去，多痛苦啊！

原先我也不知道会有这种男生，后来那个男生每天去我家和学校门口等我，简直是跟踪我，就像那个戴安娜王妃被狗仔队跟踪一样，好烦喔！我费了好一番工夫，又恐吓又威胁，他才不再跟踪我，太可怕了，男生干嘛要这样黏人呀！

不过，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和男生在一起，要是觉得还不错，想要上床，我

都会先和他们讲好，要帮我买个礼物。送什么不重要，看我那时候想要什么来决定，有时候是一双鞋子，有时候是一套衣服，反正我都先讲好，我们两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事后谁也不欠谁，轻松多了。

性交易？如果我这样叫做「性交易」，那我那些女同学就是「爱交易」！她们跟男生谈恋爱，还不是收了很多礼物，情人节、生日、周年纪念，哪个特别日子不是收礼的日子？跟我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到头来，要「闪」的时候还是我容易一点，她们和男生都是搞到想分又分不了的惨境，我才不要像她们呢！

上床就是上床，我喜欢那种被拥抱的感觉，看到男生脸上那种急死人的神色，觉得有人需要你，有人被你吸引，还蛮好的。至于做爱那部份，我没什么特别感觉，有时还不错，有时让男生「倒台」还蛮好玩的。

怀孕？我不太担心怀孕的事。你们大人很奇怪，难道说一上床就会怀孕？傻子才会不戴保险套！你看我的包包里一定有保险套的，即使用完了，宾馆床头也会有。要做爱，这种事一定要先准备好的。我去年开苞的时候就学会了。

我觉得上床没什么，那只是我交朋友的一种方式，我也喜欢和人一起唱卡拉OK，一起逛街，一起吃夜市，一起骑机车绕北海一周，一起坐在西门町街边打

屁，看我想做什么啦！你为什么只问我上床的事，上床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的吗？

我遇见了嫖客

华西街妓女户的最后一夜。

支援公娼工作权的妇女团体推挤开一层又一层的摄影机，汗水贴着汗水的身躯拥塞在小巷中，绝大部分的红灯户都已拉下铁门，狭窄的通道显得更加黑暗难行。一束束玫瑰被放在铁门前，「陈水扁欺负贫笑娼」的布幅飘扬在低矮的檐边。

走完每一条小巷弄，人群在唯一一个比较空阔的三角地带停了下来，有人传上来一个麦克风，一个个支持公娼自主的团体代表就此开始了她们沈痛微弱的呼喊和诉求——就像每一次为人权和自由在街头抗争一样。

说话的都是女人，是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在华西街的小巷中行走的女人。但是她们诚挚恳切的呼求，听来就和公娼们拉客时的叫喊一样，执着的不放过任何一个悸动的心。

小巷中回荡着的仍然是女人的声音。难道华西街只能有女人的声音？不管是拉客还是抗争？

意外的，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性工运干部拿起了麦克风：「我想告诉大家，

今天我在这里，心情很沉重，因为我就曾经是这里的嫖客。而我想说的是，公娼们对我们劳动弟兄真的是非常好，我从她们那里得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所以我要说，娼妓无罪！妓女万岁！」

群众热烈的鼓掌，不知道是为了一个成年男人的甘冒不讳，还是因为猛然听见最后那句冲撞常识的奔放言语。

除了妓女，大概从来没有人真正贴近过嫖客。在想像中，这些男人总是低贱的、粗俗的、狞笑的、暴力的、一意孤行的。

没有人想认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模样，有着什么样的梦想，抱着什么样的胸怀，忍着什么样的羞辱和无奈。没有人有兴趣知道他们带着什么样的志忑和焦虑，才能克服父母师长的再三劝戒，低调走进不可涉足的红灯小巷。没有人想过他们如何思考自己的作为，带着什么心情走出华西街，怎么样看待自己，又在什么样的挫折中再度造访。

这些心情，竟然是一个满脸同情的公娼告诉我的。「虽然我也不很清楚他们的状况，一节十五分钟，说不上几句话就要干活了。」她说。

此刻，望着那位工运干部激动的脸，我想起公娼姊妹告诉我的：无数年轻惊

惶的男孩，在同窗同学或军中同袍的怂恿中尴尬的面对娼妓成熟的身体，也在她们同情理解的眼神中轻轻的碰到生命中第一对不属于母亲的乳房，在慌乱中匆匆了事，口袋里踹着用红包装着的二十块，终于昂首成为异性恋男人。

还有那些头发秃到再也没有女人青睐，皮肤皱到引不起任何情欲联想，或者脸色黝黑的泛着劳动色彩的男人，求偶市场中被淘汰出局的次级货，他们蹣跚的脚步勉强在华西街拉客的呼喊中寻得一丝被看重的尊严。

这一霎，在那工运干部的呼喊声中，嫖客再也不是想像中拿着钞票欺压被迫妇女的模糊面孔的恶人。相反的，在妓女被扫地出门、被点名丑化的时刻，曾经在公娼身上接受过性启蒙的嫖客主动现身，和妓女并肩站立，挺胸承受四方丢来的石头。

石头当然是有人会丢的。

人群后方有三五个一看就觉得是都会区的中产男人，就是那种自命有气质、有身分、坚信自己未来会有小事业成就的男人，也就是那种不屑一顾妓女户，但在无意识中哈得要死，而且在玩笑话中把所有女人都当成妓女的优势上班族（「等有朝一日我飞黄腾达，大丈夫何患无女人？」）。

他们环抱着前胸，嘴角挂着一丝丝冷冷的、看热闹的笑，在人群中抛掷着一句句像中学生在课堂里自以为聪明回应老师讲课的话，不但嘲讽维护妓权的女性，也轻蔑捍卫妓权的男性，驾驭着不知从哪儿挖掘出来的道德云彩，在华西街的转角颐气践踏。

那样的冷漠和敌意好像不属于妓女和嫖客的人同此心，那样的冷漠和敌意好像只属于黑道和人口贩子的无情。

那晚，妓女和嫖客并肩联手，道德大众反倒和人口贩子惺惺相惜，而华西街的妓院静静的走入了历史。

成功岭霸王花的诞生

当教育部长吴京宣布要开放大专女生上成功岭接受军事训练时，没有多少人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大家都认为这只是作秀，而且，出于自己痛恨兵役的本位心理，很多男生都冷眼旁观：有几个女生会傻到自己送上门去受苦呢？

可是，就是有那？两百一十位大专女生胸怀大志的报名参加。

于是，那些一向歧视女性的男人气急败坏的展开了舆论攻击战。

首先，男人们冷嘲热讽的说，一定是这些女生太丑，没人要，所以才想去当兵；电视媒体也跟着这个思考运镜，上山后专注于女生的面貌。

糗的是，镜头很快就显示这个判断不正确，女生们并不特别丑。

更妙的是，吴京也依着同一种心理来看女生，但是作为主办单位，他必须对抗这种「丑女才上成功岭」的说法。好在他一上山就意外的发现美女，于是欣喜的放话说要留作二媳妇的人选，媒体当然热烈的追着庞姓女生报导，她过去做模特儿的漂亮照片也上了八卦杂志，结果搞得冷嘲热讽的男生们不但沮丧泄气，还流下满胸膛的口水。

既然不能批评女生的长相，男生们很传统的想到可以批评女生的妇德。于是他们说，这些女生投入军事训练，太过阳刚，一点都不像秀雅文静的女生，将来在婚姻市场上必定乏人问津。

可惜这些早已和时代脱节的男生万万没有想到，现代有些父母已经看清，在各方面都独立自主的媳妇要比传统持家的媳妇更为可贵。这些父母们不但不反对女生上成功岭，反而去电或投书向婚友社提出要求，要特别为自己的儿子介绍上过成功岭的女生为对象。跌破眼镜的男生落得瞠目结舌的不知如何加入竞争行列。

批不成长相，批不成妇德，女生在受训过程中的表现又可圈可点，绝不比大专男宝宝们上成功岭时更加笨拙，男生想来想去，只好批评女生所受的训练。

于是我们看到一波接一波的投书发言，指出女生所受的军训多么灌水，多么特权，和男生所受的严格考验相比是多？的「不一样」、「不平等」。最后，父权大本营的国防部严正拒绝支援女生接受震撼教育，监察院也禁止教育部比照大专男生受训的先例发给受训女生薪水，终于使众多男生舒了一口气，算是守住了男性专属经验的最后堡垒。

「妳们是永远不可能真的像男人的。」男生在网路上的宣告，透露着某种竭力守护疆土后的自我安慰。

现在，女生下了成功岭，怀疑的男生继续咆哮：「女生上过成功岭又怎么样？才受了十九天训，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但是成功岭效应已经扩散。

一个没上过成功岭的女生以「成功岭霸王花」的署名回应：

「如果我上过成功岭，我要不分四季，时常穿着无袖T恤，露出做伏地挺身锻炼出的结实臂膀，让轻薄男子望之生畏。我要去买一把有BB弹的手枪，在黑夜的巷口快狠准地一枪射倒跟踪而来的强暴累犯。我要跟社团男生吃饭时几分钟内把菜吃光光，一报数年来被男生抢菜而致面黄肌瘦之仇。我会继续穿着帅气的军装，在街上吸引各种有眼光的弟弟妹妹。我会把岭上学到的团队技巧，运用于组织女性自觉自卫团体，对抗父权异性恋大军。」

任何坚持「女生上成功岭和男女平权无关」的人，都必须面对这段话语中新出现的女性气魄。

几年前股票狂飙时，一些家庭主妇菜篮族也加入炒作。在媒体的描绘下，她

们是无知无识、被人愚弄、荒废家务、不顾妻职母责的一群。但是，女作家朱天心以一篇叫做〈新党十九日〉的短篇小说，描述她们原本封闭无趣的主妇生涯因着进入股市而爆发生命力，她们关心世界局势和政治经济变化，最后甚至为抗议证交所税制上的政策变化而走上街头，成为活跃了十九天的新股票党。

那些同样因为脱离女性常态正轨而饱受批评的成功岭女生，也被另一些人视为落入了父权的掌握操作，还被政客拿去作秀。但是在这十九天训练中所爆发的生命力，又岂是那么轻易被定向、被挪用的呢！谁能断言这些经验和能量会开创出什么样的女性人生呢？

或许每个女人都像电影「夺命总动员」中暂时失去记忆而成为主妇的女情报员一样，在生命中埋没着庞大深厚的能量。果真如此，那么成功岭的十九天就是一次机会，让一些女人可以选择尝试开发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同时也更让周围那些疲于奔命维持男权的可怜男人一再认识到自己的窘境。

下一次，女人们还要开辟什么新道路、新气魄呢？

（注：香港80年代一连串描述女警的电影都命名为「霸王花」以凸显其身手矫捷、英姿焕发，后来被扩大用来指称言行强悍的女性。）

女人投了抗暴票

大概是前年开始的吧！选举突然变成了市场里女人的秘密武器。

好像是哪个太太无意中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一个主意，一旦话传开来，就像野火般在市场燃烧起来了。

燃烧的中心点是瑞妹的摊子。买菜的女人们总是在米粉汤和酱油露姜丝粉肠的香味中舒缓身心，那种愉悦的感觉大概不会输给在瘦身中心享受体贴休闲的都会妇女。

不管是偷闲出来买菜的幼稚园老师、每天准时报到的家庭主妇、忙着做公关的乡镇民意代表太太、前一分钟才和妳讲价的女菜贩、商职毕业后被留在家中帮助事业等待嫁人的女儿，在瑞妹的摊位上，她们都是同样的老饕。

大选前，几个女人在吃米粉汤的时候众口一声抱怨最近家里的男人常常不在家，都做桩脚或者忙选举去了。说着说着她们又都开心的笑了起来，因为男人不在家就表示生活轻松多了，少了做三菜一汤的义务，少了冲突的机会，多了自由的空间。

女人们自己是不去忙选举的。她们很少去听政见，政见会的时间正好是洗碗洗碗、带小孩洗澡，或者轻松一下、沈迷于猪哥亮臭弹秀或者三立歌唱排行榜的时间。

况且选举是男人的事，到了投票日的时候，她们周围的男人自然会「指示」她们要投给谁，那又何必浪费体力去人群中挤热闹呢？

不过，这一天不太一样，女人们交头接耳的说今年要很用力的去投票，要狠狠地去投票。

瑞妹一面切着粉肠，一面凝神听着。

好像有人在电视上说，女人要是心目中没有合意的候选人，但是对生活中的男人很赌烂，那就应该去投女人的「赌烂票」。

女人暖暖昧昧的念着那三个带着禁忌意味的字，吃吃的笑倒了一堆。

笑声中有人咬着牙说这回要给她老公好看，因为他平时都爱喝酒，喝了又爱打人，早就想对抗他，可是又打不过他，到了投票时刻还押着她去投给他支持的候选人，所以她从来都是进了投票所就投给别人，出来时就装没事，现在才知道这就叫做赌烂票，真是太棒了，她要叫所有的女亲戚都这么做。

另外一个女人说她有更好的理由投赌烂票，她压低声音说丈夫常常粗暴的对待她的身体，她不想要的时候也躲不掉，好像被强暴一样，这回她可要用投票来扳平了。

性的话题引来另一阵暧昧的笑声。是不是用丈夫做「那件事」的频率和表现来决定投不投给他支持的候选人？有人问。

哄堂的大笑引来四周好奇的眼神，女人们警觉的凑近了彼此。

或许也可以看丈夫洗不洗碗，帮不帮忙做家事，来决定投不投给他支持的候选人？又有人提议。

女人们用力的点着头。好主意，好主意。有人兴奋的说。

还有人念着家中的兄弟强迫她投给某候选人，但是平日又从不考虑她的权益，还警告她不要想分娘家的财产，现在可好了，投票见真章。

一堆女人七嘴八舌的笑闹声肯定了这个做法的智慧，也默认了女人们平日共同的命运。

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瑞妹的摊子成了每次选举期间的女人情报中心。她在一碗碗米粉汤的热气中听着一个个赌烂的女人抱怨私密生活中的不平，在片

段的叙述中辨识一个个尚未谋面的暴虐男人，也依稀预见了本区开票的结果。

偶尔，女人们眼角手肘的青淤在咬牙中浮现，但是她们眼神中却有着那么一份强韧的不屈。

从没有人像她们那么热烈的期待每一次的选举。

选季中的男人热情的听着政见，挥舞着支持候选人的旗子，呐喊着激情的口号，参与讲台上各种大业和蓝图的摆荡，但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后，男人们继续着他们日常的暴力统治。

选季中的女人沈默着，冷眼旁观男人处心安排的选局，累计着男人的拳头和咆哮，承受着男人的冷淡和懒惰。出了家门，她们在瑞妹的摊子上同样热切的谈选举，积极串连其他赌烂的女人，以自己的处境为考虑条件去投票。

投票日就是性别压迫的结帐日。

本来嘛！女性主义者说，个人的事就是政治的事。要民主社会，不就是要个人受到尊重吗？

慢慢的，「赌烂的女人要用投票来抗议」，这个消息也开始传到男人群中。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据说选举期间，至少男人在家里洗碗和做家事

的频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女人拆軌



女人如何规画一生的爱与性

近年来流行「生涯规划」，鼓励大家为一生的事业职业做各种的安排和准备，偶尔也听到有人谈「一生的旅游规划」或者「一生的读书规划」等等。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人生的际遇无常，计画一生的事似乎没什么意义，即使做了规划也只不过事一种介于白日梦和主观愿望之间的想法罢了。话虽如此，但是一般人即使不会积极的做细部的规划，至少也会消极的幻想未来可能想做的事情和决定。

如果我们女人来想想「一生的爱与性」，大概有些可能的问题是一定会跳进心头的：比方说，一生要不要有小孩？什么时候要有？跟什么人？自己独力生养？还是和好友、或父母、或爱侣一起养？一生要谈几次恋爱？中老年的时候要不要多谈几次年轻时无力谈的恋爱？一生要有多少次不同的性经验？什么样的性经验？要不要结婚？要结几次婚？婚前要同居多久？要不要不婚生子？等等。

可别轻看上面所说的这些可能选择，它们都是一代一代勇于开辟女性情欲空间的女人奋斗抗争得来的成果。在过去的世代，女人哪里有什么选择呢？她们一

生的爱与性早就被命定只能「献」给一个男人，不但要嫁他还要为他生儿子。生育权、养育义务、身体情欲主权，没有一样由得女人做主。

大家也别觉得这种限制和压迫是上古时代才有的事，以为现代妇女早就脱离了一种箝制。不！即使在新女性主义诞生台湾的一九七〇年代，当领军的女性主义大将被问到新女性主义是否主张性开放的问题时，她的回答还是：「不！新女性的性道德标准是以『爱情、婚姻、性』依序进行的，而且男女一致。」这个回答在现在听来不可思议，但是却更凸显当时社会风气的封闭与保守道德压力之强大，连对抗父权的新女性主义运动者也不得不做出某种立场上的妥协。

较之当年，九〇年代的女性可以选择的方向可就太多了，我们不但早已见到无数女人用她们的人生来实践多元的情欲生活模式（不婚、同性恋、婚外情、同居等等），更听见女人集体抗议贫瘠情欲文化的怒吼（反性骚扰、反卧室强暴、反情欲双重标准等等）。这些女人的努力使得九〇年代的女人不但可以谈性开放，更可以推动女性主义性解放运动；在这种用血泪抗争得来的自在空间中，如果有人还急着掩住进步女人的嘴，不准她继续开拓众女人可能生活方式的选择，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反挫作为。

面对那么多采多元的可能选择，女人终于有能力构筑「一生」的丰盛情感生活。但是，得先筹画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准备和资源，来持续「一生」的爱欲，是否有活络的人格来构筑有滋有味的爱性人生。这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需要广泛的、多样的阅读经验，才能自小培养出敏锐的、举一反三的阅读能力，那么，我们也需要广泛的、多样的情欲经验，从小开发身体情欲的愉悦享受。如果我们需要持续的操练和实战经验，才能装备好一个一生以运动为职志的选手，那么我们更需要经常的情欲操练和实战经验，才能预备好自己有足够的资源和灵活反应，来创造那个我们向往的丰盛情欲人生。

这么看来，以目前许多女人薄弱渺小的情欲经验及资源库而论，她们是不能支撑「天长地久」的情爱关系的，她们甚至连「只要拥有」的激情也提不出足够活力。那么，女人还指望什么「一生的爱与性」呢？恐怕只有一生的怨与恨罢了。

个别女人的一生从来不是她的「命」，而是她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的局限。个别女人的情欲能耐和情欲品质因此建基于众多女人集体开创的情欲资源和情欲空间之上。在这一点上，作为情欲先锋的所谓「坏女人」与谨言慎行的所谓的「好

女人」是情欲的生命共同体；如果「坏女人」不受打压，她们的情欲经验才可能自在流通成为「好女人」的资源，让所有的女人都可以构筑她们自己的方式来享受「一生的爱与性」。

有些女人或许只想低欲或甚至无性的过一个平淡的人生，她们可能不需要操练或积累，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会强求她们进入婚姻关系以便有所归宿，要求她们履行「同居的义务」，提供丈夫身体的服务。为了真正享有身体自主权，她们仍然需要支持豪爽一生的女人，因为两者合力可以冲垮父权制度对女性情欲的强制规范，使众多女人皆可自在选择多样情欲模式。

想要一生丰盛的爱与性？那么，就请尽早开始累积并发展爱性的经验和能力吧！或者，至少积极支持别的女人奋勇开拓的情欲选择及可能。女人在情欲上所受的限制及压抑不容我们坐视一代一代的女人从零开始。

身经百战的处女

女人的第一次到第一百次，都应当是属于自己的。

年轻女性开始规划自己的性生活时，最想问的就是：要不要「给」他。

可喜的是，现在她们担心的倒不是男人会不会在事后变心。逐渐成长壮大的女性自主力量以及对爱情的务实态度，使得女性有了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变心就变心吧！搞不好，自己还先变心呢！

她们担心的也不是日后无法带着生理上的处女状态进入婚姻。在这个接触频繁的年头，谁还觉得处女不处女有什么了不起呢？就算对方介意，也有许多「补救」或「掩盖」的方法呀！

她们现在担心的倒是性爱之后的心理状态：如果给了他，自己会不会有失落感，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没有安全感？

这种问题是不用拿去问那些道德凛然的保守人士的。于是她们转而追问那些看来了解女人、体贴女人的进步女性：倒底要不要「给」他呢？

脸上带着刚毅神色的进步女性提出一套空泛的身体自主权说法：

「身体是属于自己的。如果你觉得想要，那就放心去做；如果你心里并不很愿意，那当然也不必委屈自己。不过，要是你是因为想留住男友而去做，那就太傻了。男人如果你拒绝给他而离开你，这显示他想到的只有自己的欲望，而没有顾及你的心情，那反倒是早去早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并不是很想（有许多顾虑，或者还觉得有恐惧感），那就绝对不要屈就。尊重妳自己的感觉，总有一天你会找到一个让妳全心全意不恐惧的人。」

这种空泛的建议听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还是结束在高层次的「待价而沽」的等候心态上。而且对于毫无经验的女性而言，空泛的身体自主终究还只是些空泛的话而已；说穿了，只是用空泛的身体自主来继续维持处女状态而已，对积极锻炼女人探索自己的身体、掌控自己的感觉，根本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操练方法来。

要落实身体自主，一定要有相应的具体实践来改变女性的情欲现况，才能跳出困境。

所以，务实的身体自主权说：

首先，妳需要好好的培养调教自己掌控身体情欲的能力。比方说，平日心头的升起欲望或想像的激情场景时，千万不要自责或罪恶感深重，而为了克服这种原本被训练出来的反应方式，妳甚至需要特别耐心的看看A片、A书、A光碟、午夜秀、锁码台，运用你一向颇为有主见的、非常挑剔的血拼购物眼光，精挑细选爱看的、喜欢的来看，以充分的想像力来充实自己情欲的胃口。

然后，妳需要积极的了解并操练自己的身体，不但要常常给自己全身爱抚，以主动发现自己身体愉悦的所在和所需要的硬体软体条件，更需要到情趣商店去逛逛，买点引起你好奇心的东西。如果妳的情欲人生规划包含了男人和性交，那么，你应该好好的善用电动按摩棒和其他器具，自己先尝试很多次很多次插入的、愉悦的性经验。有了经验，就有更多的认识和自信，也就有更多能力自主。

所以，妳还要问到底要不要给他？

老在这个问题上打转的人真正关切的是：「第一次」要给谁？

我说，女人的第一次到第一百次，都应当是属于自己的。身经百战的处女，面对男人的时候才不会白痴的任人摆布，才不会丧失自主权。

妳还是追问：会不会有失落感？

经过这一番多样的磨练，也许妳原来担心的失落感根本就不会存在了！因为，妳已经变了一个人了，妳已经变成一个又自信又有知识又有自主能力，根本就不会因为性行为而辗转自责的女人了。

女人当然要主动

女人一向就是主动的。

父母教她自小就要主动帮助家务，所以她要是看见别人在厨房忙进忙出而自己没去帮忙，还会主动的感到罪恶羞愧，觉得有亏职守。

学校里的老师也说她应该主动学习、主动找书看、主动和同学友善相处、主动实践尊师重道。

整个社会都鼓励女人主动。她要主动表现爱心，主动照顾老弱妇孺，主动让身旁的各个男人无后顾之忧，主动检举罪犯，主动爱国爱乡。

嘿！奇怪得很！就只有这么一件事，大家都认为女人不应该主动去做，而且很早就把她那一部份的主动电源切断，让她连想都想不到可以主动去做。

这件事就是——女性追求情欲满足。

可是，女人当然要主动求情欲的满足，因为那是她愉悦心情的源头之一，是她人格健全、自得自在的先决条件，是她基本情欲人权的享用。

而且，女人用不着迂回，用不着暧昧，用不着找借口。女人直截了当的，不

浪费生命的询问合作追求情欲满足的可能——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既不以此讨价还价找饭票，更不恐吓对方「负责任」。

女人要的是两厢情愿：不是情愿被对方使用，而是双方愿意主动共同合作营造高品质的、平等关系的情欲经验。

所以，不用问「女人可不可以主动」，赶快抛下那些不许妳主动的人，赶快主动去找那些欣赏妳主动的人吧！

好色的女人万岁！

「女人可不可以好色？」

听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悲哀。

它使我想起过去听到的另一些问题：女人可不可以读博士？女人可不可以做总统？女人可不可以不结婚？女人可不可以不要养小孩？女人可不可以夜晚外出？女人可不可以主动追求对象？等等。

女人的人生选择一向就因为她的性别而受到限制和歧视，一般人可以努力的许多人生道路，女人都不能走，还要靠着一些离经叛道的女人冲刺才开辟了更多空间出来。

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这个性别歧视的社会里，女人如果好色，会有什么下场？

如果她对性的事情有高度兴趣，常常找寻色情材料，主动和朋友谈情说欲，欲火中烧的看周围的男人女人，大家会把她当成花痴，认为她有毛病而避之如蛇蝎。

好色女人

如果她对男伴既主动又热情，喜欢玩各种花样，在性活动中扮演各种游戏，那么她往往会遭到贞洁猜忌，男伴会怀疑她是不是经验很多？是不是有别的男人？是不是天性「淫荡」等等。

可是，一个好色的女人是个情欲美食主义者，是个魄力十足的豪爽女人，她总是在找寻更好品质的情欲经验，更平等互动的情欲对手，更激情热烈的情欲模式。而且，和美食主义者一样，她绝不会在找到一家可口的餐厅或做出一道可口的菜肴之后，就不再发展别的可口佳肴。相反的，她总会继续不断的开拓情欲美食的领域，向前人未走过的情欲模式挺进。而正因为她这种大无畏的执着，这种女人也会被众人施以白眼，加以排斥，用各种谣言黑话来打压她。

好色的女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向就有，只是她们一向承受了各种鄙夷、排挤、压迫、放逐。

换句话说，其他大部分女人看起来不好色，恐怕不是天性如此，而是看了太多好色女人被压迫的下场，因而自我压抑。

如果我们了解女人可不可以好色是个人权正义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伸张人权，伸张正义，多方鼓励，多方培养，让好色也成为女人的人生选择。

你或许还是迟疑，你觉得女人可以爱好读书，爱好写作，爱好事业，爱好独身。但是爱好情欲？你觉得仍是有点不妥？

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个蔑视情欲、蔑视性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总以负面的、消极的、丑化的方式来看待和性相关的一切事物，所以才觉得什么爱好都可以，就是不能正面积积极的研究营造情欲。

当然这种蔑视情欲的态度中还包含了对女性的歧视。因为，无论我们的文化多么反对好色，反对纵情享受性，在现在我们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男人还是能爽的，男人还是能好色的，而且他们的好色还是单向的掠夺女人的身体。

这么一来，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女人不被鼓励去好色，是对女人的一种双重压抑。它不但不能让女人发展更多的人生选择，更把女人放在一个任意让男人在她们身上好色，在她身上施虐的位置上。

面对这种双重的压迫，女人唯一的对策是集体反叛。我们要发展好色，创造一个以女性情欲需求为主要目标的女性好色文化，我们需要更多的女人彼此交换情欲资讯，谈论情欲经验，创造情欲材料，让情欲成为女人的日常活动，让性成为女人人生乐趣来源。

如果你不好色，或者不想好色，没关系！请你支持好色的女人，不再用鄙夷、仇视、嫉妒的眼光看她们，你不要再助纣为虐的打压她们。相反的，你要用佩服、仰慕的眼神，用肯定支持的语调，告诉她们：女人当然可以好色，好色的女人是为我们开疆辟土的女人。

如果过去女人好色就会被社会（也就是你我）打压，变成烈士，现在，让我们女人来疼惜女人，捍卫好色女人的权益。我们不要好色女人做性别歧视之下的烈士；我们要好色女人做我们追求男女平权的女英雄。

「香炉」也有参政权

李昂的〈北港香炉人插〉露骨的描绘了一个在政治场域中具体实践并公然招摇的「性自主」的女人，也引发了许多人的焦虑，担心这种描绘影响女性参政的前进。有些评论把这个事件的可能负面影响归诸于媒体的窥密炒作，有些评论责怪某个男人不早早「出面负责」，还有一些评论则坚持关注焦点应该在女政客的问道能力而非身体情欲。

这些了无新意的评论其实并不能为女性参政打开更大的空间，因为它们还是假设了政治必须和性做截然的区隔。可是政治场域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商品不断开发男女身体的趋势，更使得政治与性愈来愈无法分割。面对这个新局面，我们需要正视「女人身体——媒体」的新关系，以找出女性主义的新论述策略。

首先，我们已经进入媒体和身体拓荒的时代，在电视镜头的凝视下，政治人物的外貌、装扮、举止都成为形象评价的重要因素。即使在男性政治人物中，因性的魅力而获得政治实力亦非新事，美国总统甘乃迪的魅力外貌和青春身

体，或是马英九英挺的面容和背心短裤下的厚实肌肉，都为他们赢得无数群众的爱戴。

自古希腊开始，政客的口才就是群众政治的必要条件，现在则又多了身体性魅力的条件，这个变化其实对女性从政更为有利，因为女人通常比男人更用心经营身体，而不像男人的身体僵硬呆板。陈文茜等女性在政坛上的迅速崛起，除了本人的口才和能力外，她们的身体操作了媒体时代视觉的「性」政治，她们装扮举止的情欲内涵与其政治影响力合作无间，绝对都是重要因素。这种身体政治不但重塑了政治，也使得女人的「性」不再只是被动的客体，而有可能壮大成为主体。

其次，我们也已经进入了「全民政治」的年代，这不单单是空泛抽象的说全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更意味着不同身体、不同情欲生活方式的主体，都有权利在政治场域中正面浮现并分享权力。过去男性政客以西装领带来排除那些鼻环、耳环、手炼、化妆的情欲男人进入政治权力。此刻新崛起的女政客则一反进口套装洋装的正经形象，而像前几年的许晓丹和小说中的林丽姿一般，穿上露背装、迷你裙、细跟露趾凉鞋，在颈间腿侧贴着刺青贴花，以情欲实践和情欲身分

参政，正式宣告：不是只有一种女人能从政。这才是实现全民（全女）政治的开始。

面对性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互动，同时又面对公众对情欲女政客的打压和轻蔑，我们需要做的，绝不是极力撇清女人不是靠性而进入政治，也不是追问主流社会是否公平对待那些不用性和身体取得权力的女人，更不是践踏那些以身体来累积政治实力的女人。

我们真正需要努力的，是使得那些正是以身体情欲参政的女人也享有同样的支援和正当性。（特别是因为女人以性换取权力谈何容易，所以这种女人更需要我们的支援；如果有女人能够以性换取权力，达成一般高知识高能力女人都无法做到的事，那岂不更值得我们景仰吗？）

女性主义者对性和政治的策略应当是一致的，因为性和政治很相似：两者都被视为是男性垄断所有权力的疆域。因此那些在性和政治中追求自主的女人常被说成是向男人的世界输诚，复制男人的权力逻辑。但是事实证明，女人亲身投入的性实践和政治实践，都已经在开拓空间，改变原有的权力逻辑。面对这些勇敢的女人，女性主义者能不鼓励和仰慕吗？

「北港香炉」事件凸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女性从政追求政治平等的同时，也必须包含情欲平等的追求，而追求情欲平等也就是促进女性的政治平等。愈是女性情欲解放的社会就愈有利于女性参政，因为，人们再也不能用女性情欲来攻击或阻挡她们的政治生涯。事实上，对于小说中认为「我的性就是我的政治」的林丽姿而言，她的性解放和她的参政权根本就是同一回事。

女性解放在便宜了男人？

女人性解放的说法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众多女人的热烈回响。

读过《豪爽女人》全书的人，或许已经捕捉到书中所说的性解放，知道它要求情欲资源、情欲经验、情欲快感在两性之间有平等的发展，要求性从交换长期饭票、为爱献身屈从、夫妻同居义务之中解放出来，更要求性从羞耻、罪恶、恐惧、敌意中脱开，以便让女人也有自主的机会开拓情欲资源，累积情欲经验，研究并检讨情欲活动，共同来营造高品质、高愉悦的情欲文化。

但是，即使这些明理的女人也可能和那些望「性解放」之文而自我生义的女人一般，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犹豫和忧虑；这么一来，当女人不再谨守自己的身体和情欲，那么，岂不是让男人占了便宜？

这份忧虑当然有其深层的习惯根源，女人一向在情欲的事上谨言慎行，就是希望自己的身体情欲归属于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要是被不值托付或无意承接的男人「用了」，岂不是让男人占了便宜，自己吃了大亏？

不过，让我在这里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

如果女人不推动性解放，不改造现在的情欲文化和交换逻辑，那么，男人一样占便宜。而且大占便宜，更可悲的是，女人还无话可说，无力反击。

你想想，情欲不解放，男人不也照样性骚扰？女人虽然觉得羞辱悲愤，但是为了清纯形象也只得忍气吞声，或想反击也担心进一步受辱，男人还不是占了便宜？

情欲不解放，在双重标准的两性文化中，男人不也照样尝尽各方美女？浪子归来时，还有几个处女痴守着身子等他们来捡便宜呢！

情欲不解放，女人纯净的进入向往已久的婚姻，男人不也照样以其情欲本事，唬女人分不出好歹、识不得高下，照样在卧房中横行？

情欲不解放，女人虽不爽却有口难言，无颜主动要求。若是走出婚姻，情欲出路仍然受阻，男人照样恃骄无恐，还不是占尽便宜？

更糟的是，情欲不解放，女人的能力和魄力很早便被身体情欲的压抑所限制，她们日后在学业事业上发展受限，终究被迫遁入不太令人满意的婚姻。在这里，男人不也照样大占便宜？

容许恶质的情欲文化和两性的双重标准继续掌握女性的身体情欲，才是女人

吃大亏的真正根源。

情欲若解放，女人就不必受处女情绪钳制，不必担心淑女形象受损，而可以自在自得的强力反击骚扰。

情欲若解放，女人就可以尽情的在情欲活动中全面投入，展现自我，而不必忍受伴侣的贞洁猜忌。

情欲若解放，女人早就能分辨男人的好歹高下，早就知道，要以自身的愉悦为肯定主体的物质基础。

情欲若解放，女人必定大声说出自己所要，而且主动攀升情欲的强度，在情欲活动中，与伴侣平等共游愉悦。

在这一切事上，女人自身愉悦和能力渐进成长是最大赢家。

事实上，如果现今市场中的婚姻和爱情品质如此低劣，女人再怎么斤斤计较也只换来营养不良的长期饭票，那又算什么好交易？女人一生压抑自我，生怕给男人机会占便宜，终究仍是吃亏。

倒不如累积自身的情欲资源，发展自在自得的情欲关系，而且在此过程中，创造女人独立自主的社会条件，也改造情欲伴侣的品质。毕竟，只有在多元开放

的情欲文化中，女人才可能奢望有足够情欲资源来营造长远而鲜活的平等情欲关系。

在情欲解放的文化中，或许还是有些男人会「占便宜」，不过，他们不是占女人的便宜，而是比别的男人吃香。这种男人不一定提供饭票（愈来愈经济独立的女人也不寄望饭票），但是，他们一心一意取悦女人，愿意和女人平等投入营造情欲活动，是凡事为女人愉悦着想的男人。事实上，在这种关系中，男人得到满足，女人得到愉悦，没人占人便宜。

至于那些自大自满，一心征服女人，不理女人感受，又追求单向快感的男人；那些靠着父权提供的双重标准和优势地位，不肯和女人平起平坐的男人；他们的好日子已然接近尾声。因为，女人在追求情欲人权的同时，必然连结女人在生活其他层面中追求自我实现和平权的运动，让这些男人在任何一方面都再也占不到一丁点便宜。

女人生命里的黑洞

一位国中老师告诉我，已经毕业多年的一个学生最近常常打电话来，由于这个女生东拉西扯，说话又前后矛盾，因此老师十分担心，觉得这个女生的神经有问题，可能有幻想症，考虑是不是要叫女生的妈妈带她去看看心理医生。

这个女生为什么不断打电话和多年不见的老师闲扯呢？我问。

老师想起这个女生在周记上写过国二时曾被强暴，当时学生的母亲非常强烈的想要保全女儿的贞洁名声，所以严厉的盖下这件事情，不许任何人——特别是她女儿——谈论这件事情。母亲告诫女儿：「出了这件事已经够丢人的了，绝对不可以再提起它，就当没发生过。」

于是，这个女生只好活得「好像」生命中不曾有过这件事。

事隔八、九年，那个匆匆被掩埋的黑洞愈来愈大。强暴的经验不能见天日，它的意义和记忆也一直不能被接受，不能被疗伤止痛的融入那个女生的生命当中。

就像一个无法安息的幽灵一样，这个不被认定接纳的经验记忆，不断的游荡

在当事人的意识与无意识间。任何和身体、性、强暴、名节、处女、结婚、男人等等相关的讯息，都再度强化它的能量。甚至任何和那个记忆有连结的事物，像是声音、时辰、颜色、地理位置、贴近的呼吸、脱去衣物等等，都蒙上特殊的意义，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担。

这个幽灵不断的寻找安息，在那女生每一次打电话给曾经信任过的老师时。

这个幽灵不断的寻找安息，在她生命中每一个看似没来由的固执恐惧中。

她有神经病吗？不，她的神经一点问题也没有。她只不过竭力想要正面对这个经验的记忆而已。但是在一个封锁情欲的环境中，她被迫耗尽全部的心力迂回的找寻一点点说话的空间。

因此，真正有病的是我们的社会文化，这个病就是根深蒂固的处女情结。

出于强烈的处女情结，她的妈妈坚决不准她面对这件事情，她周围的人则一贯以暧昧的语言来传播这样的事情。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社会不但以严刑禁止强暴的罪行，反而一向责怪受害的女人不够小心，不够拼死抗拒。

在处女情结的异色眼光下，这个女生的经验不能得到正面的支援，她的遭遇反而把她锁入无声的牢笼中，既不能申冤控诉（多么败坏名声啊），也不能述说

理解（就当它没发生过吧）。于是，她只能在东说西说中片片断断的偷渡着记忆感受，拼贴着破碎的图像。

是的，强暴事件最深刻的伤害大部分不是来自强暴本身，而是来自处女情结。

在这种沈痛的故事中我们才能看清楚，许多人反对「打破处女情结」，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担心「有些」女人「可能」会去追求自我的情欲满足。

可是，这些自以为道德正义的人，却一点也不在乎处女情结在「无数」女人生命中「已经而且正在」造成的严重伤害。

处女情结在女人的沈默中腐蚀她们的生命，在女人的焦灼中刻划着她们的恐惧，我们还要忍受多久？

未婚怀孕的喜讯

女艺人未婚怀孕，喜孜孜的向媒体宣布，要和大家分享这个欢欣的消息。可是，新闻一出现，就有许多人道貌岸然的批评这些女人不知羞耻，未婚怀孕还敢大事张扬。（他们大概希望怀孕者以泪洗面，痛哭终日。）

其实，未婚或者不婚怀孕有什么可耻的？怀孕就是创造生命，大家不是常说创造生命多么美好吗？生命既是如此可贵，如此美好，你凭什么用所谓「私生子」的称呼来歧视某些生命呢？

道貌岸然的人于是说，怀孕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女人还没结婚就和人家有性行为，简直不知检点。

哈！说穿了，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婚前性行为。

对呀！道貌岸然的人说，女人怎么能在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和男人有亲密的身体关系呢？

可是为什么要结了婚才可以有亲密的身体关系？我对他此刻的强烈情感，可以牵手、搂腰、接吻、爱抚，可以看电影、共浴、打保龄球，为什么就是不可以

用我想要的亲密性交关系来表达？难道婚姻证书是性交执照？

不，不，忧心忡忡的人说，我是为了妳们女人好，婚前性行为吃亏的还是女人，不是被抛弃，就是堕胎，要不就要背负一生的耻辱。女人要想清楚，这个代价太高了！

嘿！别乱唬人了。有没有结婚，或者有没有性行为，根本不是爱情关系变不变质的决定因素。许多没有婚前性行为的女人也一样遭遇另一方变心或者分手，不少已婚女人和丈夫之间的性行为也以痛苦的堕胎和碎心收尾。说穿了，女人要是继续留在弱势被动的位置上，不管是已婚未婚或是被爱爱人，都一样要倒楣。

而且，这种事还需要别人来鸡婆？女人从小就被教导要小心翼翼的看守身体，在这种调教之下，哪个女人不知道婚前性行为要付上社会代价？但是她们还是踏火而行，进入了各种禁忌的情欲关系，可见得她们还有另外一些更强大的需求，一直未得到满足。而道貌岸然的人不但面对这些情欲需求，反而恐吓和责备那些肯定自我的女人，这又是出于什么心态呢？

说真的，就是像这样的责备心态才使得女人在性探索中忐忑、无助、隐秘、孤立，因而产生了婚前性行为的所谓「恶果」。

这么看来，喜孜孜的宣告未婚或不婚怀孕的女人有点像女人中的先知先觉。她们喜孜孜的宣告女人的自主自由，但是立刻遭受各方打压。

这才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社会的情欲体制是一个极为威权独裁的赏罚制度，体制第一，名分第一，个人的感觉和选择是不受尊重的。

过去，在女人没有婚姻自主权的时候，有些女人义无反顾，争取选择自己的爱人，有些女人主动离开带来无穷痛苦的婚姻，还有些女人决定自给自足的生活。这些突破当时禁忌的女英雄，承受歧视，用她们的人生来证明女人还有别的道路可走，今日的女人才拥有了恋爱、离婚、同居、领养、同性恋、结婚、单身等等人生选择。

对于此刻正在开创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未婚或不婚怀孕者，难道我们要和一向歧视女性的赏罚体制站在一起，谴责这些有可能为我们创造出路的女人？

既然自己没有选择这种独立于婚姻的怀孕，大家就更需要以各种实质的、情感的、言论的方式支持这些女人，分享她们的喜讯，才能改变「女人自主就一定倒霉」的因果逻辑。

女人拒斥女人，谴责女人，就是关上自己生命可能的窗。

女人鼓励女人，支持女人，才可能开启更多的人生道路。

谁要性高潮？

一九九四年妇女团体发动的反性骚扰游行中，我创造了一串口号，「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你再性骚扰，我就动剪刀。」后来还为了娱乐效果，加上了「把你剪光光」。这串口号不但明确的拒绝性骚扰，也强悍的威胁胆敢越雷池的人，更首度说出了女人表达情欲需求的权利。口号从台北市七号公园一直喊到中正纪念堂旁边的杭州南路上，社运团体都喊得爽歪歪的。

但是第二天打开某些报纸一看，咦？怎么不一样了？报导中的口号已经变成「只要性高潮」。

明明是「我要」，怎么误传为「只要」！

以后每逢演讲或接受采访时，我就苦口婆心的「纠正」：我要性高潮、我要性高潮、我要、我要。

可是大家都不接受「纠正」，媒体仍然写着「只要」。

为什么老是搞错呢？

心理分析家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记错」、「听错」、「说错」或「想当

然的猜错」都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常常和我们心里的道德检查有关。

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会把某些话变造、搞错或甚至遗忘，是因为我们在无意识中根本不敢或不愿面对这些内容不合现有道德、或者有可能带来矛盾感受的话。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回避「我」要性高潮？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字那么难以出口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字代表了一个理直气壮、自我肯定的女人。她不但大声宣告自己的存在（「我」），也毫不退缩的肯定自己和身体之间有愉悦的亲密关系（「我要」）。而在我们这个不鼓励女人肯定自我的文化里，「我」字是不能出口的——难怪女人连说到自己的时候都常爱用「人家」来代替。

再说，这个文化对女人和情欲的关系一向采取高度的警觉和禁制的态度。在这种文化之内，作为一个充斥能量、浑然忘我、纵情放欲的经验，「性高潮」简直不是女人可以享有的，要是再和肯定自我的「我要」连在一起，那可真需要一番全新的文化想像和实践。

既然「我要性高潮」所假设的女性情欲主体不能浮现，那么大家在无意识中

就干脆省略主词，把口号改装为「要性高潮」，或者，人多壮胆的说「我们要性高潮」。

当然，最常见的版本还是：「只要性高潮」。这里面又大有文章。

当我们的文化特别把「性」视为充满神秘愉悦但是又非常危险的活动时，性是个需要时刻戒备和压抑的东西，也因而在性的周围形成了同时存在的深刻憎恶感以及强大吸引力。「『只要』性高潮」的变形口号就来自这种矛盾情感。

一个对性抱持敌意的文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不让性念有浮上心头的机会。因此，人们从小就被教导要时刻戒备，处处警觉，一旦有勾动天雷地火的事物景象潜入感官，就马上转头，开动防卫系统，用败坏「善良」风俗、污染心灵等等字眼来消毒，再用恶心、肮脏、罪恶感来抹去性念的吸引力。

可是，讽刺的是：这种防御式的强烈关注反而使得她们受制于性。换句话说，愈是把性看成平常活动的人愈不会被性所驭；反而是那种过度把「性」神圣化、污秽化、警戒化的人，才会把「性」当成生命的重心，随时随地都在关注它的出现或运作。

更深一层来看，对性的强烈关注形成强烈吸引，也就是形成某种执着，原来

的口号就被这种心理改成了「『只要』性高潮」。这种改装揭露了当事人其实在无意识中对「性」非常专注，「只要」它，甚至除此以外，什么都不要。

除了凸显对「性」的某种关注饥渴，变形的口号也暴露了对「性」的推拒。把口号改版成「只要」性高潮，同时就是公开宣告当事人对性有憎恶感，因为当事人随时可以指出这个口号太狭窄：「人生怎么能『只要』性高潮呢？」然后用这种批判来撇清自己绝不会对性高潮过度关注。

其实，女人当然不会「只要」性高潮，我们要的东西可多着呢！数千年来女性被窄化了的人生选择，我们正要一举冲开，怎么会自我设限于性高潮呢？

看清楚了改装口号的各种深层动机，也就看清楚了我们所面对的文化局限，特别是文化对女人身体情欲想像的局限。

不过，不管是饥渴加憎恶的矛盾情感，或者仅仅是以讹传讹的误传，为了突破性的禁忌和这种禁忌对女人的伤害，为了给女人多一点开拓的空间，多一点肯定自我的机会，就让我们一齐大声说「我要」性高潮吧！

历史上的真爱一向很败德

最近有人大力鼓吹「真爱」，说真爱是一种道德的勇气和自制，有真爱的人「不试婚、不同居、婚前没有性行为、婚后没有婚外情」等等。

可是，「真爱」正是在偷情和通奸中诞生的。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让我们多一点历史的眼界。

还记得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吗？那时的男女结合条件不是什么爱不爱的问题，而是考量双方的家族位阶（门当户对）和家族需求（传宗接代）的问题。那时婚姻的持久不变也不是出于什么忠贞或专一的伟大情操，而主要是家族的亲属关系网巩固了、也要求了婚姻的维系。

在那个时代，真爱是大逆不道的事。因为——真爱就是不肯在家族传统的婚姻制度中放弃个人的自主权。真爱就是那个用来肯定自己有权利违抗父母或道德之命的崇高理想。

因此，像崔莺莺和张生那种超越父母的婚姻决定权、自作主张的婚前偷情，或者像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那种通奸，甚至私奔——在这些拒绝守贞的例子中才让

我们看到了一点点「真爱」的面貌。

因为，只有这种干犯社会禁忌的动力才算得上是真爱。只有真正的大爱才会发动那么大的能量，促使当事人背叛父母的教诲，冒着被赶出家族的危险，坚持偷情或通奸，用突破婚姻体制对性的规范，来彰显其真爱。

换句话说，真爱在历史上一向是个败德的、颠覆社会既有体制的力量，是被所有的父母咒骂，被社会舆论批判的东西，而唯有如此才显出了真爱的「真」与「爱」。它的「真」无视于礼教的虚伪形式，它的「爱」暴露了制度和习惯的平淡无力。

（有父母亲人的祝福，有家族亲属关系支撑，有国家或宗教制度授权，有道德光环围绕——在这种婚姻生活中相守一生，实在也显不出什么真爱的特殊力量。）

可是，在九〇年代的台湾，真爱却被转化成为一个道德的、接受现有婚姻体制的「高贵情操」。原先沛然莫之能御的强大情欲能量被描绘成自我克制的「守贞」。真爱的伟大似乎只是变成婚姻制度的守门人，以便禁止任何不在婚姻制度之内立足的性（不管是婚前性或婚外性）。

认为真爱就等于守贞而已的人当然有权利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作这种期许，但是他们不能不面对一个重要的事实：

守贞的要求一向是对女人的压迫。

历史上有形无形的贞节牌坊，在已婚及未婚女人的生命中形成了何等的焦虑、恐吓、和痛苦。难道我们还需要强化这种压迫的必要或伟大？

不过，推动真爱运动的性教育大师显然没想过这方面的不义。他公开的宣称：试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好比「拆开圣诞礼物，万一不喜欢，能够退回吗？」任何有一点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谁会被当成礼物、被拆开、被检验、被退回或被抛弃呢？一向就是女人。

由此可见，把真爱当成守贞的运动，仍在延续那个把女人当成物品、由男人来验收的传统文化。这样的真爱有什么「真」？算得上什么「爱」呢？

或许，真心相信真爱的人，应该去认识那些试婚者、同居者、外遇者、婚前性行为者已经实现的「真爱」，支援他们那种超越婚姻体制的「大爱」——毕竟，你的爱会大到情愿干犯社会禁忌吗？

机车上的豪男豪女

常常在路上看见男人骑着机车飞快的在车阵中穿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们骑车的姿势就是和我们女人不太一样。

从前女人还不太流行骑机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能力有限，又有点害怕速度感，可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当年的机车多半都是野马型的，对想穿漂亮裙子的女人来说真是不方便，再加上车身太重，想推着走、或者架起来都很难。

后来过了好多年，女人愈来愈需要流动性，业者又引进了小绵羊型的塑胶车之后，我们女人才如鱼得水的骑起机车来。现在路上多的是女人骑机车，而且速度不输男人呢！在行动能力上来说，我们女人可进步了不少。

可是，妳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女人骑车的姿势绝大多数是正经八百的。两手柔和的放在车把上，小拇指还有可能有点淑女式的翘起来呢！肩膀软软的挂在脖子下面，屁股轻轻的坐在座垫前端，占据的比例绝不超过座垫的一半；两只脚平行的、稳当的缩在脚踏板的中央部位，从不会越过左右的边缘；就连骑起车来也是维持车身的垂直，中规中矩的直线前进，很少有女人会东扭西歪的蛇行在路

上。

换句话说，有了机车，女人的移动能力也许提升了，但是她们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中，还是挺「女人」的，还维持了那种保守贤淑怯生生的样子，她们的身体仍然在一天天的生活中继续展现女人的脆弱和退缩，甚至使得她们在行动的时候也显得缚手缚脚的。

你不是这样？太好了，像妳这样不落俗套的女人正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让我们转过来看看男人骑车，那可就不同了。他们骑车的样子据说十分「豪迈」——就像那个流行的机车车型名称一样。

（特别是年轻）男人骑起车来的时候，他们的车身很少是垂直的，由于蛇行时速度太快，为了平衡，他们不得不歪着身体骑车，才不会倒下来。他们的手是放在车把上，但是手肘是向外扩展的——恐怕是怕腋下的汗酸味散不掉；他们的肩膀弓起来，显得有点蓄势待发、能量充沛的样子——其实恐怕只是懒得直起背来而已；他们的屁股几乎盖满了整个椅垫，而且还一直向后伸展，好像恨不得占据整个椅垫，用自己的屁股当机车的尾灯；而当他们不把屁股向后伸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腿张得又开又大，膝盖远远的伸出车身，以为自己和汽车一样宽——不

过，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跨下悬垂的肌肉组织，常常要趁机散热，骑车时张开两腿，正好可以让风吹遍腿间，让包裹在郁闷潮湿中的器官感受一下凉爽。

（妳不信？那妳注意冬天的时候还有没有男人会张着腿骑车，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把腿缩成一堆都来不及呢！）

所以啦！妳看看！不管是静止的时候还是行动的时候，男人都会随时随地把身体伸展得开开大大的，一方面尽量占据更大的空间，膨胀自我，另一方面可以让性器官散热，促进健康，第三方面还趁机故做豪迈，让女人心仪崇拜，真是一举数得呢！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身体的舒展中，连心情也得到松弛，人格更有了机会开阔，这些都帮助他们在人生的其他方面有更多的发展可能，还可以有事没事的嘲笑女人小家子气，放不开手脚；或者根本宣告自己为保护者，要求女人必须扮演柔弱、受保护、受怜惜的角色。这种怜爱对某些女人而言或许享受，但是对另外一些希望更独立自主的女人而言，真是一种压抑和压迫。

其实，男人女人看来力量和气度似乎截然不同，显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因为他们日常生活每天的小事（例如骑机车）上面，都不断的重复摆出一些态势

来证明自己的性别身份，而这种重复的身体动作、情绪感觉、自我形象，都在在的使得男人女人的角色更加巩固，也使得那些不太合乎标准的男人女人感觉受到限制和压抑。

换句话说，如果妳想帮助男男女女有比较开阔的空间伸展手脚，那么，下次看见温柔而胆怯，保守而缓慢，遵守交通礼貌的骑车男人时，对他微笑，说点欣赏鼓励的话吧！相反的，对那些嚣张横行、蛇行超车、呼啸街头、喷得别人满头废气的男人，千万不要露出崇拜的脸色，应该加以鄙夷，免得他太过澎风，以后在马路上还是个祸害呢！

可是，要是看见女人骑车时姿态很豪迈，很自信，很帅气，很彪悍，那妳就要赶快向她表达出万分的敬仰和热烈的拥戴。毕竟，妳没做到的，她替妳做到了，她为女人开辟出更大的行动空间呢！

至于妳自己，妳看着办吧！自己的身体要怎么伸展才健康自在，要如何开发自己的多样风格，那是要靠妳一步一步克服原有习惯，开拓新风貌的，而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妳的力量和自信也会同时增长。

真的！就像广告词说的：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本文原载于「女工团结生产线」发行之《麻雀说话》第二期）

从全民写真到全民整型

多年前以清纯形象出道的张盈真轰动推出《单身女郎双人床》写真集。以目前的尺度来说，书中的图片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异色看头，但是在那个色情上不了台面的年代，非职业色情工作的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宣示和呈现，还是引人无限遐思，而书名对日渐普及的单身女郎生活所作的性暗示，更为沈默的图片增添诱人色彩。

过了好几年，当影像成为商品，满街的摄影摊位都陈列着在雾光镜中带着梦幻或哀怨眼神的少女时，一副稚气清纯女孩形象的徐若瑄在这个模式内推出截然不同的写真集。策划这个案子的人在访问中说，就是因为徐若瑄在稚嫩眼神中隐约透露着某种成熟的渴望，因而挑选她做模特儿。毕竟，对缺乏信心的东方男人而言，单单稚气会引发罪恶感，单单世故却又使他们焦虑，而徐若瑄在这两方面的巧妙平衡不但安抚也满足了东方男人的脆弱心理需求。

徐若瑄的清纯魅力为蓬勃发展的写真业带来新的眼界，从此清纯不一定要和欲望区隔，少女写真集也有了新面貌。在一本本骄傲摊开的相簿中，聪明的女孩

们穿着最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但是已经学会透过眼神来传达渴望；她们伸展了平日僵滞的身躯，在极具性感诱惑的pose中展现着甜美无邪的笑容。少女的自我想像再也不必局限于简单或平板，而可以是复杂矛盾欲望冲突交织成的厚实生命。

随着宫泽理惠、徐若瑄等等写真集的风行，在地下流传多年、早已在口耳相传之间凝聚众多憧憬的《花花公子》正式登陆台湾，将写真集最赤裸的一面摆上最通俗的书店的展示架。嵌在西方国际男性杂志封面上的第一位台湾女郎郭静纯，似乎扣连了另一种「立足台湾，胸怀世界」的精神，不但使得那一期的杂志立刻销售一空，也打开了她个人演艺事业的另一扇门。台湾女郎接连登上封面，她们所接受的友善反应以及她们见好收山的策略，都使女性裸露写真显得愈来愈自然和普及。「青春不要留白」愈来愈贴切身体，少女写真集的新风貌和新想像也有了更坦然的发展。

反对女体写真的人批评资本主义体系以女人的身体作为商品，也批评商业媒体不断推出的女体写真是对女人身体的扭曲窄化，因为它们只选择美化呈现某些合于特定身体美学的女体。

言下之意，身体的呈现应该更加多样多元。

可是，在现实中有很多不同年龄、各种社会身分的男男女女，她／他们渴望展现自己的身体，欣赏自己的裸露，而当她／他们（年轻的、胖的、老的、男的、女的、歪的、皱的、丑的、部分的、全面的……）真的脱下衣物，以最自在的肉身面对大众时，却又常常被称为没有自知之明、虚荣爱现、淫荡、不知廉耻，或者甚至被贬为暴露狂、性骚扰、变态等等。

这种轻蔑的态度才真正暴露了反对裸露的人的心态：说穿了，恐怕她们实际上是反对任何身体的任何呈现吧！（除非是在已经一次卖断的婚姻契约中。）或者，恐怕她们根本就希望身体不被注意吧！（她们通常会强调内在的美好或心灵的丰富。）

因此，她们大约也会反对各式各样在身体形象上所下的改装工夫，从化妆到时装到染发到暴露到穿洞到拉皮到瘦身到隆乳。于是每一个在身体上尽心尽力装扮的人都被说成肤浅虚荣，只顾表面。

有趣的是，面对从麦可杰克逊到何方到李曾文惠的整型，民间耳语对名人整型的热切关心和同时的轻蔑不屑，却似乎透露着一股说不出的、混着迷恋的嫉

妒。

反对写真和整形的人没有思考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和她一样憎恨或者介意凸显身体，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她们那样拒斥改变身体的机会。

反对女性写真和整形的人也没有看见：对美貌和青春的追求欲望并不一定会受限于此刻的审美观，改变并不一定停止在身体形貌的改变上，这些憧憬和欲望更不一定必然诚服于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我们更常看到的是，这些憧憬和欲望终究形成彻底改变生活、改变人际交往、改变自我定位的动力。

想想看，瘦身的欲望会只止于瘦身吗？写真的拍摄难道不会为主角的生命描绘出新的样貌吗？整形的经验不会改变个人对自我的信心吗？

事实上，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所有的身体都应该有权利自在自主的呈现和塑造，那么，在批评商业女体写真太过狭窄的同时，大家更需要做的是大力推动「全民写真」。在批评女性瘦身整形和化妆太过集中于塑造女性的同时，大家更需要大力推动「全民整形」。这么一来才能用友善支援的气氛，让不同的身体形貌展现，更让不同的身体态度和生活哲学都理直气壮的发声。

妈妈，我也会讲黄色笑话喔！

台北市立图书馆按照惯例举办儿童讲笑话比赛，结果有儿童以唱作俱佳的黄色笑话参赛，搞得成人裁判坐立难安，不知是笑好，还是不笑好。

其实许多孩子的生活经验有限，理解黄色笑话的能耐也有限，她们讲黄色笑话却并不一定懂黄色笑话，黄色笑话不过是孩子一生之中所讲的无数笑话之一而已，因此也会随着她生活中所有的笑话在时间中淡忘。

可是如果此时成人表现出极端强烈的愤怒反应，甚至责骂孩子，那反而会制造孩子的耻辱，也同时加强黄色笑话禁忌的吸引力，使孩子觉得讲黄色笑话有特别的意义，有特别的效果；以后想要复制那种引人注目或惹人生气的效果时，便会讲起黄色笑话来，这恐怕更不是那些焦虑的成人所乐见的。相较之下，淡化情绪或者不以为意，恐怕是比较明智的反应方式。事实上，就是因为大家都对黄色笑话表现出暧昧的、想笑又不好意思、或者暴怒生气的反应，才使得黄色笑话凝聚了那么大的魔力。

当然，以眼下社会文化和媒体影像的催熟效应，有些儿童可能已经懂了黄色

笑话的意义——不过，那不是也很好吗？我们不是一向就特别呵护和鼓励早熟成熟的孩子，好让他们更上层楼吗？那些在智力上表现杰出早熟的孩子（像珠算心算速度过人、智商特高、在发明竞赛中得奖等等）不但得到表扬，还可以享受特别待遇，跳级升学或得到奖赏。可是另外还有一些早熟的孩子（她们很小就会写动人的情书或幻想的故事、很早就开始爱情和身体的探试、从小就伶牙利嘴的挑战父母老师的权威统治等等），她们就受到各方的打压责备，好像她们越过了什么不该干犯的界限似的。可见得成人对早熟成熟的孩子是有差别待遇的，只喜欢那些乖乖光耀门楣的孩子，却排挤那些企图分享成人特权的孩子。

事实上，早熟成熟，早知道人生的真相，早认识语言文化的操作，才会帮助孩子有力量抗拒周围世界的故意和利用呢！

对成人而言，在这么高度压抑的社会中，讲讲黄色笑话恐怕也是很重要的情绪出路——要不然，我们从何解释大家聆听或传播黄色笑话时的兴奋？面对这种局势，我们要努力的其实不是忧心忡忡的要大家自制，要大家拒讲或拒听黄色笑话，而是鼓励爱讲的人更进一步培养讲黄色笑话的气质和技巧，也就是研究怎么样讲得好，讲得妙，讲得有深度有趣味，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和什么人说什么样的

黄色笑话。

这就好像台湾的言论市场的发展一样。政治压迫那么多年，连在非正式场合讲讲反政府言论都成为一件很爽的事，而且话愈粗就愈爽。但是也因为没有很好的发展空间，文化资源很单薄，因此一开始有广播节目开放叩应的时候，那种粗鄙粗糙也充分流露无遗。可是我们并不应该因此而禁绝非主流的广播空间；相反的，我们需要给它支援的空间，好用更多的言论自由和示范比较，去鼓励大家在叩应中提升并深化言论层次和水准。

和政治压迫的效应一样，长久以来的性压迫也使得谈性或者说黄色笑话的空间很小，情欲方面的资源和流通十分有限，水准和认识都很粗糙。大家虽然说得很多，但不一定说得妙，说得有韵味，可是又在禁忌中凝聚了极大的吸引力。现在好不容易有愈来愈多的人敢说敢传黄色笑话，连孩子们都开始自在的表演说黄色笑话，我们正需要开创更多的自在空间，提供更友善的反应，挖掘更多的文学范例，来鼓励黄色笑话水准的提升。

黄色笑话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对它的评价总是纠葛在现有的成见中。首先，和任何言论一样，有些人说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充满恶意，可是也有另外一

些人只是好玩助兴，提供朋友之间娱乐而已。要是一竿子打翻船的视所有的黄色笑话为敌意的表现，恐怕就是反应过度了。而且，同一个笑话由不同的人来说，结果就可能不同：马英九说黄色笑话，和台北桥下的临时工说黄色笑话，听众的反应和包容度就不太一样，显然我们对人的歧视也会影响黄色笑话可能引发的反应和评价。更值得思考的是，对性问题过分紧张往往造成虚伪——许多人在正式场合听到黄色笑话时，正经八百的谴责，但是在家里或朋友之中的时候却兴致盎然的复述——显然这里牵涉到了很复杂的社会因素，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那么道貌岸然。

有人认为多数的黄色笑话有性别歧视的倾向，会让听到的女人不安不爽，因此应该消除这一类的笑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复杂，就好像叩应节目中常出现反对政府政策或者批评李登辉的政治言论，也令很多人不安不爽。但是，难道我们就因此不准他们说了吗？与其立法禁止那些令我们不安不爽的东西出现，倒不如分析一下我们的文化是如何调教女人，过度保护女人，以致于她们那么容易不安不爽，一听到黄色笑话就落入无力反击的地步，还会心灵受伤，难怪许多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无力面对更大的挑战 and 侵犯。

我们不是纵容或鼓励有性别歧视的黄色笑话，但是禁止只会强化黄色笑话的杀伤力，我倒希望有更多的女人练习在遭遇黄色笑话时面不改色，甚至还会对恶意的黄色笑话加以迎头痛击。这样的女人（像艺人罗璧玲、朱慧珍）实在是我们的女英雄，她们面对黄色笑话时的自在，是值得学习值得褒扬的。我们听到这种女人说黄色笑话时，也应该多加鼓励赞扬，而不是训斥她们，要他们自我检点。

心怀焦虑的人担心，要是这么一来，所有的小孩都开始讲黄色笑话，社会不是会堕落了么？

其实，愈是性禁忌的社会，大家就会愈喜欢讲性禁忌——挑战禁忌会有那种踰越的快感嘛！所以，只要我们的社会总是把性当成禁忌，只要成人紧紧看守语言世界，禁止小孩说黄色笑话，那就一定会有孩子在黄色笑话中得到极大的乐趣。有人爱说，还有人爱听呢！

不过，话说回来，没有什么事情是人人都有兴趣做的。连炒股票、吃夜市、穿漂亮衣服、和家人团聚、到阳明山看花、做总统等等，都不是人人有兴趣做的事情；连电子鸡风行的年代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爱养的。那怎么会人人都喜欢说黄色笑话呢？别用这种全面的假设性说法来吓唬人了吧！很可能成人还在为孩子

讲的黄色笑话忧心忡忡时，她们已经兴冲冲去玩别的东西了。

黄色笑话只是人类使用语言的「一种」方式而已，过分忧心的人与其单一的禁制这种语言以致于强化它的吸引力，倒不如用平常心去提升这种语言的艺术性呢！

从花魁艺色馆到新闻女主播

一九九七年。多事的四月，扫黄的四月。

台北市全面扫黄，不但扫掉了许多男人寻欢作乐的酒店场所，也扫掉了许多女人休闲偷情的宾馆空间。扫得兴起，电视上也扫一扫，扫掉了第一个本土制作由高凌风主持的色情节目「花魁艺色馆」。

同样的四月，经过一场大搬风之后，不管是无线或有线电视晚间黄金新闻时段都清一色的坐上了女性主播：台视李惠惠（在陈进兴事件后才换成戴宗仁），中视沈春华，华视崔慈芬，TVBS 张雅琴，超视叶树姗，民视廖筱君，力霸友联卢秀芳，环球靳秀丽等等。

阴盛阳衰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新闻科系的学生本来就是女生多，她们上阵的机率自然也高。

自称知道行情的人说，待遇的考量使得男性却步——原来光鲜亮丽的聚光灯之下也只有令人不满意的经济报酬。

首屈一指的「2100全民开讲」主持人李涛则说出另一番道理：这是因为国内

新闻主播不需要具备权威，只要能读、能念、能播新闻就行，因此女主播会比较占便宜（大概口齿比较清晰，大脑比较简单吧！）更重要的是，一般人经过一天的生活压力，已经承受不了严肃的新闻，如果由女主播来播报，可以产生一些柔性、轻松的效果。言下之意，新闻女主播其实兼具花瓶的效果，提供一些娱乐和美观，谈不上什么专业形象。

早些时候某个民调做过女性性幻想对象的调查，结果李涛、苦苓、赵宁这种在电视媒体上曝光度颇高的人都在榜上。不知道同样曝光率的女主播们有没有被当成性幻想的对象？

肯定也有！

这么一来，女主播的高曝光率倒与花魁艺色馆的被禁风波有另一种关连了。

四月初电视评鉴委员会用广电法和有线电视法对花魁艺色馆进行批判。说是节目中使用年轻女性扮演护士和学生并表演脱衣，会「戕害女性职业形象，形成性幻想，对妇女造成安全威胁」。

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这些会引发性幻想的角色就会戕害女性职业形象？性幻想还要规定不能和某些职业相连啊！依这个逻辑来推想，什么样的女性职业才可

以在性幻想思想检查中过关呢？答案很清楚，大概只能是那些在职业上直接和性相关的女人，像是酒女、舞女、妓女等等。而按照同一逻辑，像护士、学生、空中小姐、教师、女主播等等「正当的」职业，就一定不可以和性扯上关系了。这正是电视评鉴委员会批判花魁艺色馆的基础想法。

有趣的是，在现实世界里，正是因为这些所谓「正当职业」的女性摆出一定的身段，不轻易与人，因而看似遥不可及，所以异性恋男人还特别喜欢以这些女人做性幻想对象呢！讽刺的是，许多性工业的女性从业人员都曾在工作时被客人要求扮演这些正当职业的角色（学生、护士、空中小姐、女主播），以间接满足这些男人的性幻想。

真是，愈禁止他幻想某种女性角色，才会愈刺激他渴求的欲望呢！

电视评鉴委员会似乎信誓旦旦的监督特种节目中的女性形象，可是，要真的谈戕害女性职业形象，一般节目中的各种样板式女性角色呈现恐怕才真的是电视评鉴委员会应该关心的：例如，萤光幕上的舞女总是爱钱虚荣，酒女总是喜新厌旧，KTV的青少女侍应生总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乱玩乱来，外籍女佣总是偷懒不可靠，基层女职员总是脆弱无力的任老板宰割，女主播、女经理、女老师都总是

高不可攀的严肃正经，嘴角带着一些傲视。难道所有的职业女性都一定像这些样板角色一样？她们的个别差异和专业表现怎么就没有正面的、多样的呈现？这还不是戕害女性职业形象吗？

再说，电视评鉴委员会以为「形成性幻想」才会「造成对女人安全的威胁」。老实说，比起花魁艺色馆来，那些在普通电视节目中日日出现的、固定的、负面的女性形象，从严厉古板的恶婆婆到懒惰唠叨的老婆到狠心兵变的女朋友到桀骜不驯的青少年，这些角色的一再出现，对女人而言才真的造成安全威胁。大家想想，男人对女人的恶感、敌意、或者轻蔑态度，不就常常是在媒体的呈现中形成的吗？这些印象和情绪的逐步固定才真的对女人不利呢！可惜从没见到哪个卫道人士出来批评这些角色的呈现。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花魁艺色馆」节目的出现倒是有它特殊的正面意义。

在无线和有线电视频道竞争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和性相关的节目，从最早的「女人女人」谈性单元到后来一连串像「今夜女人香」、甚至根本由医学人士来制作主持「知性量贩店」等。但是这些谈论多半由医学专家来作最后的定调。有

些节目虽然言论尺度比较开放，或甚至用真的男女表演者来示范做爱的动作，但是它们都在言语中暗示这是为促进夫妻关系所提供的资讯。换句话说，在医学和婚姻关系的保障之下，性才是可以被呈现的。

但是「花魁艺色馆」一出场就没有把自身设定为医学权威下的「知性」节目；相反的，它摆出的架式是轻松的、欲望的，由于设计不足，甚至是粗糙的、低俗的。在形式上有点像《阁楼》之类的色情杂志，由一个形象复杂通俗但是知名度高的男性主持人来串场，节目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女性身体的呈现，有些是外国女体影片的剪接，另外则是本地女性上场的内衣秀、睡衣秀、甚至脱衣秀。谈话单元则是由主持人和特别来宾一齐对谈的叩应秀，这些来宾有时是特种营业的小姐，有的是情趣商品及身体装扮行业的业者，在谈话内容及方式上都力求自然轻松闲谈。

从节目的制作品质上，花魁艺色馆的定位并不是中产的，它没有以艺术、品味来包装自己，相反的，它以最引以为当然的自在来呈现某种趣味、游戏。这种品味当然有其性别上的假设和歧视，像是男性的凝视、对女性身体的恣意使用，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年轻少女对身体的轻松自在，节目中出现裸露的胸部并不是

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女模特儿对身体的展现也毫不以为意，男人的凝视再也不会形成她们人生心理的重大伤害。这种「平常心」对女人发展自我能力而言是绝对必要的。更有趣的是，叩应单元中常常浮现许多平常听不到的男性声音，他们对性的焦虑、踌躇、悔恨、痛苦在在显示出另一种男性面貌，对那些长年在罗曼史和性警语中想像男人的女人而言，实在是极为宝贵的深刻认识。

以其非主流的形象和定位，花魁艺色馆的被禁或许是意料中事。但是令人深思的是，消息见报的第二天，法国的思薇尔内衣秀在台北开展，其中推出的九七特色就是号称「一推二托三安定」的神奇三环，据说能使胸部更加自然丰挺，模特儿的照片当然是以几乎全裸的胸部乳房为焦点。另外，就在同一时段，一九九七年时装设计新人奖展示得奖作品，由于今年流行透明加裸露，因此报上刊登的伸展台照片上全是清楚看到两点的时装模特儿。这些模特儿穿的绝对比交流道附近所有的槟榔西施都少而露，但是大报的读者们对这些照片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因为时装模特儿比较有美感？比较艺术？比较专业？穿的衣服比较贵？或者说，她们的表演比较合乎中产的品味，比较合乎中产阶级把性和专业加以严格区隔的偏好？不管怎么说，这些展示的安然上报和花魁艺色馆的严厉被禁，倒暴

露了主管当局以及社会大众面对身体时的双重标准和阶级歧视。

花魁事件不是什么特殊事件，它只不过清楚的显示主流社会规范情欲品味的努力而已。当花魁女郎们被禁止在萤幕上展现自我时，也就难怪电视台爱用年轻漂亮的女主播来报新闻了。

拉炼夹住阴毛的男人

标准的强暴场面：暴风骤雨的夜晚，惊恐万分的女主角，狰狞邪笑的丑陋男人。男人庞大的身影一步步逼近，女人无处可躲，无力抗拒，只有连声说不，或者尖叫救命，但是风声雨声中又有谁听得到呢？

小时候，在还没有任何情欲冲动或情欲感觉，在完全不知道男女之间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强暴是一件可怕的事，男人是充满敌意的野兽。因为我们在观影中看见了剧中女主角的惊恐无助以及施暴者的残忍饥渴，也看见了女性观众眼光的回避和她们脸上肌肉的痉挛。

这些景象的出现频率是那么的高，每个电影、每个电视剧、每篇小说的前景后景中似乎都有某个在强暴的炼狱中苟且存活或者痛苦丧生的女人。

这个不变的情节是如此的必然，只要天色黑暗下来，只要我们独行，只要男人的呼吸靠近，我们就直觉的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我们不是没听过各种防范之法，我们不是没有尝试着练几招防身术，我们不是没有有在皮包里带着哨子、小刀、辣椒喷枪、电击棒，我们甚至也努力的留在家

中——可是我们还是害怕，还是心悸，就好像我们都被强暴过，都挥不去那可怖的阴影一样。

我们不是没有听过教官和防暴专家的耳提面命，我们不是没有上过警察伯伯们提供的防暴课程，我们甚至读了不少极有女性意识的强暴分析——可是糟糕的是，我们在这些描述中重复的听见：

1·男人和女人的力量就是悬殊差距，怎么也无法消除，而且在强暴过程中女人常常早已被打昏，根本无法抵抗。

2·强暴犯是心神不正常的人，因此暴虐易怒，十分凶残，他们的目的不是性，而是施暴。面对这种局势，女人是没有多少筹码可用的。

3·强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女人不但身体受害，更会在心理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终生伤痛。

结论是，女人在强暴的情势中无力回天，因此最好的防暴措施就是不要乱走，不要乱出门，不要乱搭计程车，不要乱言语衣着轻佻。反正——责任都在女人自己。

要不然就是要求多派警察巡逻街道，多组织可靠的无线电计程车司机，多设

路灯警铃电眼，多找家人朋友陪伴外出。反正——女人也没有别的法子想。

于是日复一日，女人心惊肉跳的过着日子。面对强暴的威胁，我们无处可逃，无力可挡。

直到——我们遇见了一些不一样的女人，听到了一些不属于统计数字、不能被抽象分析、不带着涕泪交零，反正就是很不一样的强暴经验。

有一个中年女人说，她年轻时有一回和几个男性朋友一齐聊天喝酒，后来大家喝得兴起，就大锅炒了。当然，被炒的是她。不过她说的时候既没有痛心疾首，也没有痛不欲生，只不过平平淡淡的说完故事，还伸了个懒腰，就好像当时被炒完以后一样。

还有一个女人说，她有一回在自家公寓大楼的楼梯间遇到一个男人想要那个，可是这个男人一定是惊慌过度，因为他的裤子拉炼竟然夹住了阴毛，那可真是痛不欲生！结果女人倒是宽宏大量的放了他一马。

第三个说，她中学的时候被邻居的叔叔拉倒在床上，想要强奸她，但是还没进去就泄了，长大以后，特别是她了解了许多中年男子的情欲困境后，她想起来还蛮同情那个可怜的叔叔呢！

第四个说，她被强暴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就是忍不住的想笑，笑到那个男人窘窘的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讪讪的离去。

听到这里，一屋子的女人都笑倒了。那一晚，强暴开始失落它原有的阴霾和恐吓力量。

没认识这些女人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空泛的故事中想像着强暴，已经在抽象的场景中经历了强暴；强暴似乎已经变成了我们生命中不可改变、不可挑战的事实。我们从来想不到强暴可以是爆笑收场的，也没想到过强暴犯可以是被人同情的。

但是，这些女人自在讲出她们的故事后，我们惊讶的发现，不是所有的强暴犯都是顺畅无比的为所欲为的，不是所有女人在强暴中都是劫数难逃的，强暴更不一定必然要是痛苦羞耻的。事实上，这些女人在叙述她们的经验时都是淡然、甚至是高亢欣喜的。

现在我们在努力的思考，如何再找到另外一些女人，另外一些在强暴阴影中没有受伤或者拒绝受伤的女人，我们需要听到更多帮助我们挣脱强暴阴影的故事，我们需要累积女人挥洒人生的故事。

由伟大母亲到蜡笔小新

女人的玩耍娱乐由扮演母亲开始。

沈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她抱着洋娃娃，浮现着故事书中成年女人幸福满足的笑容，以轻声细语说着听了千百遍的母亲话，似乎毫不费力就复制了一个理想的爱怜的母亲——甚至在她自己的身体脱离母体不久，生殖装备尚未成形的時候。

随着大呼小叫的众多玩伴，她忠实的选择了扮演「家里面的那一个」，并且以创意的想像把随手的杂物热切的编织成甜蜜生活的经纬，轻快地经营着窗明几净的小窝——即使她自己的生命还在全然无助、全然依赖的境界中。

女人于是很早就就在「母性」中定位了自己，在婴孩和家务中建立愉悦和满足，在不经意的玩耍娱乐中构筑「天生」的感受和情绪。当她羡慕的望着别人的婴孩说：「哇！好可爱哟！」时，她对母亲的想法也在一分分成长：「有自己的孩子」变成了女人的人生终极目标——在她尚未理解到强制性别分工下的生养重担以及它对女人生命的摧残之前。

女人当然也模模糊糊的知道生养是辛苦的——她们的母亲常常那么哀怨的复诵着——可是这些讯息是抽象的，有时甚至是情感勒索式的。女人不信她会做得比母亲差。

女人或许在教科书和小说影剧中捕捉到一些生产的挣扎，但是那些母亲都好伟大，好圣洁。女人相信再苦再难，也不过更增加了母性光辉的亮眼。

如果你是这种女人，请妳一定要读「蜡笔小新」，因为它是少数戳破「生养神话」的作品之一，它展现甜蜜的母子温馨场景背后尽是一个个荒颓窒息的女人生命。

「蜡笔小新」中取自日常生活的具体情节赤裸裸的呈现了生养的真实面：每个孩子都是个小吸血鬼，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制造混乱，让负责大部分照顾之责的母亲耗尽心力，不得安宁，不得休息，不得实现自己的人生。换句话说，他的活力吸干了女人的生命力。

把小吸血鬼的吸血生涯趣味化或许是作者的黑色幽默，但是这种呈现却避免了美化母职或圣化母职。相反的，母职母性以其卑贱无趣的真面目承载小新创意或恶意的捣蛋；母亲平淡无出路的例行生活烘托出小新精灵古怪的多采成长。

有了「蜡笔小新」这类对母职母性的平衡报导，女人才更有力量在「母职冲头」或「母性发作」，几乎想要立刻找个人嫁了好生自己的小孩的人生危急关头，动员足够的理智，再度肯定自己的身体自主权和人生道路选择权，拒绝制造小吸血鬼，拒绝荼毒自己的生命。

这——也是一篇平衡报导。

女人的电子婴儿

我认识好多女人，她们总是念念不忘一些看了又看的广告。

喜饼的广告在昏黄的灯火下描绘了母亲对即将出嫁女儿的祝福，钻石的广告在幽蓝的水边刻画了一个渴望被求婚的女人的惊喜，汽车广告在欧洲的山水中优雅的掠过蜜月的甜蜜，保险的广告在水泥森林中梦想着花童身后洋溢着爱意的新人。

最近这些迷广告的女人又开始迷新推出的红娘节目。她们在参加的来宾眼中追寻着丝丝急速闪现的暧昧好感，热切的讨论谁最配谁，在这个时刻，每个女人都是现代乱点鸳鸯谱的乔太守。听说有现场求婚的节目时，她们又急急切切的守着萤幕，望着那个求婚男人在大庭广众间接受试炼以证明诚意，男人好像从来没有那么脆弱而值得依恋。

这些女人还喜欢另一些广告。像是酱油广告中温柔贤慧的烹饪男人，抽油烟机广告中光鲜亮丽的家庭主妇，冷气机广告中悠闲气质的年轻母亲，更喜欢奶粉广告中肥肥嘟嘟的大眼睛小孩。

不管卖的是什么商品什么服务，婚姻家庭好像是一个不变的公式，只要祭出美好温馨的图像，就撒下一片令人眼睛湿润的心跳。

这些女人还喜欢做另外一种事情，那就是当她们遇到别人的小孩时，不管自己认不认得那孩子的父母，她们总是满脸惊喜的冲向小孩，捏捏它们的脸蛋，摸摸它们的头发，嘴里戏剧化的念着：「好——可爱唷！」直到孩子离开，她们眼中仍焕发着某种看来有点像母性的神采，在这一霎那中预习了未来的美景。

遇到这种时刻，我就希望她们赶快去买只电子鸡养养。

电子鸡的争议一开始就被架在年龄的考量上，因此我们读到的听到的都是人们拼命强调孩子们情感脆弱，不能分辨真假，会投资太多而受伤，或者说他们会心志不坚，因而玩物丧志，荒废学业。

姑且不论这里的年龄歧视和成人宰制——嘿！成人也迷股票、职棒、宾士、红龙、达赖、心灵改革呢！——不过，要是用性别的角度来想，我还真的觉得我的这些女性朋友需要电子鸡的洗礼。

最起码养养电子鸡可以帮助她们认识养育的重担和真实面貌，因为不管婚礼有多甜蜜，伴侣有多善体人意，在白纱和鲜花之后等着上场的常常是一个个像蜡

笔小新般的顽皮小孩，和那躲避不了的、耗损女人生命的诸多责任——别人总是说：女人嘛！当然比较适合带小孩，女人比较有耐性，女人比较知道怎么照顾人，女人比较细心，女人比较……母性是天生的嘛！

可是，女人真的天生就有母性吗？——

电子鸡的喂食、尿尿、生病、成长、照顾、闹脾气，时时都需要爱心的投入，弄不好，它死了，女人还要既惭愧又懊恼的埋葬它或重新设定它的生命。说起来真的是一种不小的付出。

可是，要是和真实的小孩比起麻烦来，那可差得太远了。

一些庸俗心理学的所谓专家总爱推出一套套心理测验题，像是「如何判断他爱不爱妳」、「他是那种会有外遇的人吗？」、「哪种男人最适合妳？」、「他是不是会打女人？」好像女人完全没有力量自知知人，总需要各种测验的帮助来检验别人似的。

妙的是，这些测验只会提醒女人小心选择结婚对象，而从不测验她们是不是根本不适合结婚，不喜欢结婚，因此也不必结婚；或者根本不喜欢小孩，不需要小孩，因此也不必生小孩。

我倒蛮希望看到电子婴儿的诞生，好让我们中间那些对婴儿迷恋的女人有机会测试自己是不是真的想有、能养、热爱孩子。

妳想要有小孩？甚至愿意为它而结婚？先通过电子婴儿的考验吧！

短期婚姻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级任老师姓卢，非常严厉，非常尽责。比起前两年的老师来真有天壤之别。

我是个蛮偷懒取巧的小孩，常常不想做功课。对老师，我总是推托作业本掉了，或者被母亲意外的拿去点柴火了；对母亲，我总是说老师今天没指定功课，或者早就做完了等等。在那个年代中，没有电话，交通又不便，学校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几乎只有靠一年一度的母姐会来维系，因此我这种小孩还混得蛮好的。

但是换了卢老师之后就惨了。年轻女老师，充满热情活力，相信看紧小孩是老师的责任，由于我很少按时交作业，她决定和我母亲建立起热线沟通，以便监控我的家庭作业。

从她这个善念出现之后，我就被要求每天带字条回家，上面写着今天的功课和作业，母亲必须监督我做完功课，在字条上签好字，再交给我第二天带回学校。

直到今日，母亲还常常说，遇到卢老师，是我生命中的转捩点。因为从那时

候起，我再也没有托辞不做功课了。

不过，我最记得卢老师的倒不是这档子事。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在报上看到一则稀奇的消息，说是有人破天荒的在台铁火车上举行结婚典礼，还得了很多礼物，无意中瞄到新娘的名字，居然是多年没有消息的卢老师。我大吃一惊，从没想过会在报纸上看到认得的人名，而且，当年她是个十分传统严厉的老师（说老实话，我被她打过无数次手板心），竟然会疯狂到选择一个在报上引发众人好奇的方式结婚，实在使我稚幼的心灵受到无比的震撼。

或许就是出于这个首度真实接触到新闻人物的经验吧！我后来对有关稀奇古怪结婚方式的新闻都会特别用心读一读，大概是在期待再看到另外一个熟悉的名字在这个被众人当成神圣的时刻勇敢而疯狂的越轨吧！

后来几年，有人在飞机上结婚，在玉山顶上结婚，在游泳池中结婚，滑雪结婚，高空弹跳结婚，甚至还有人在中部某渡假公园新建的厕所中结婚——婚礼的形式不断改变，满街的婚姻广场把结婚包装成各式各样美丽梦幻的场面，但是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什么熟悉的名字，再也没有像第一次看到卢老师的名字上报时的

悸动。

有一次，和一群女人聚在一起谈婚姻时，一个保险业的女人建议，与其花脑筋想婚礼的形式，或者担心婚姻的长久束缚，倒不如根本改变婚姻的形式和性质。比方说，婚姻既是一种承诺，一种契约，那么为什么不能在上面加个期限呢？就像所有的契约一样，两个人若是决定结婚，那么她们就可以协定以（例如）两年为期，期满婚约就自动失效——除非两人都同意续约并且办理续约的手续。

这种短期婚约的好处可多了，婚姻再也不是什么一错就毁掉一生的事。要是有任何一方不用心经营共处的时光，另一方也不用背负一辈子的怨气，再苦也只要混到约满而已，到期就劳燕分飞，两不相欠。要是真想天长地久的人，平日就对两人的关系下了工夫，期满续约也绝非难事。

当然，有了短期婚约，许多别的事情也随着调整。

财产的归属不必再像现在这样用温情的假象掩盖贪婪，好像分开管理就是对婚姻没诚意的，而可以各有各的，要互相流通也是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

身体的主权也不再是互相监控的恶意对待，而是平等的协商——你不能拥有

我的过去，也无法控制我的未来。（这会儿，处女处男情结都没有市场了。）

至于孩子，新的思考是，她们终于不再属于父母，她们也是独立自主的个体，有权选择要跟谁住，叫什么名字，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赢得孩子的拥护，靠的是亲子之间的彼此对待和感觉，而不是假借亲权的威胁利诱。

当婚姻不再是一生的盟约（或枷锁）时，当进进出出是自然发生的事情时，每个人都得为婚姻的品质和延续具体表现诚意。

真正的问题不再是选对结婚的对象，选对婚礼的形式，而是选对短期婚姻契约的长度。

婚姻迢迢路，何必怨女权

媒体报道中部地区一家联谊中心公布的统计数字，去年参加活动的离婚男女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要求，而且许多是因为妻子有外遇或者嫌弃丈夫不上进而主动「休夫」的。

如果媒体用「离婚率高涨」来形容女人主动下堂求去，大约也引不起阅听大众的注目。毕竟，女人不屈就破烂的婚姻已经被许多人视为基本人权。但是当古老的「休妻」说法再度出土，并且与男人连结，改写为「休夫」时，整个报导却透露着一股对女人的不满，甚至敌意，说她们是「大女人」、「忘本」、「野心勃勃」等等。

从制度来看，过去婚姻的稳定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当事者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将将就就，甚至忍气吞声。以男人而言，要是有其他出路，就有机会和能力去中止不满意的婚姻；古时候许多男人一朝飞黄腾达便抛弃糟糠，就是明证。毕竟，谁愿意早年在无力自主时由父母所做的择偶决定，成为自己一生的累赘？骂他忘本也挡不住他，说他野心勃勃倒正称赞了他的男性气魄。

时至今日，长久以来最没有其他出路但最常被抛弃（被休）的女人，终于有了自主的能力和机会，要是婚姻的品质太差，她们当然会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而这种作法并不比历史上无数的男人更卑鄙或更无情。

再从急速的社会变迁来看，婚姻也愈来愈不容易维持。人生的路途因寿命延长而变长，时代的变化速度则快得令人眼花撩乱，就算两人相识相爱的时候颇为相合，但是两个人之间原本就有而一直尚未浮现的各种人格、兴趣、阶级、品味、潜力等等差异，它们都有可能因为快速变化的环境条件而凸显。这种渐行渐远并不是哪个人的错，活在今日的社会条件之中，我们本来就需要具备更大的弹性与适应性。事实上，一生有多次婚姻在先进社会已是常态。

现代婚姻既是如此的不稳定，新闻报导中「女权造成休夫」的说法显然是一颗烟幕弹。它一方面把「女权」当成一个既成的事实，制造女权已然高涨的假相，另一方面则以旧时代性别不平等文化的语言（「休」）来勾动现代人的不平之气，然后再把现代人际伦理的动荡，归罪到正在竭力谋求改善自身处境的女人身上。

真正使婚姻不稳定的罪魁祸首，绝不是什么「女权的高涨」，而是——

传统的权威教养以及对情欲的保守态度，使得男男女女都缺乏表达和享受相

互关怀迷恋的能力，

现代资本主义的高劳动强度，使得夫妻之间因为压力太大，焦虑太多，而缺

乏时间和心情来培养情意，

启蒙以来的民主自由观念，使得夫妻二人拒绝再抹煞自我，认清追求自我实

现之必要，

考试挂帅的教育，扼杀了我们创造生活情趣的能力与动机，更使得我们回避

愉悦，羞于享受，

封闭僵化的求偶文化，迫使许多人在无所历练、无所选择、无所替换的交往

中，盲目进入婚姻，

讲求贞洁的社会文化，剥夺了我们累积经验、交换资讯、实验创新的机会和

自在感受，

传统的性别教养使得男人缺乏自我调适的能力，使女人缺乏改造环境的能力

和信心。

面对一个动荡变迁的社会环境，人们不思开阔生活，创造新机，反而找那最

晚开始享有人权的女人来承担婚姻制度的颤颤。这正是我们在这个「休夫」报导中看到的。

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对婚姻关系的影响，甚至对个人人格发展所造成的扭曲，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怪罪有些女人太独立、太自私、太自我，只不过是延后自己面对现实的时刻，加快自己被抛弃的脚步而已。

外遇的另类论述

从一九八〇年代起，台湾社会对于外遇的关注逐渐形成一些固定的成见，在这些早期的外遇论述中，由于发话位置主要是外遇的道德谴责者或婚姻谘询专家，因此对外遇的描述多半是固定的负面刻板印象。

最近新一波出现的外遇论述却打开了另一种局面，带来了至少三种突破。

首先，这些新的外遇论述引进了外遇者和第三者的叙述观点，使得涉及外遇的各个当事人都得以用自己的话，说她们自己的故事。

过去的外遇论述常常是由三角关系中的元配以无限令人同情的姿态发言控诉；外遇故事既由元配的角度来叙述，婚姻谘询专家的分析也往往是以元配为本位。这么一来，三角关系中的另两角即使说话，也必需依着元配故事的发言位置来定位。换句话说，她们只能说罪恶感、痛苦、或忏悔，不能说任何其他感受。

可是在新的外遇论述中，透过访谈者的同情理解态度，外遇者和第三者终于有了机会，以平实真诚的声音细数她们在整个过程中的兴奋、矛盾、欢欣、无悔。这种真诚生命的强大力量极为感人，连受邀为《外遇：情感出轨的真实告

白》（张老师出版）写〈序〉的本地谘询专家，都不得不再三提醒读者不要只看到这些方面，「不要瞻前而不顾后」，以企图为这种感人的声音「消毒」。

而当外遇者和第三者自白坦言时，我们发现外遇并不如我们过去想像的单一，这是新外遇论述的第二个突破。

过去外遇论述中刻划的总是含辛茹苦但是惨遭背叛的元配，她的丈夫是个贪得无厌的负心男人，旁边的则是虎视眈眈，等候机会补位的第三者。可是透过新的外遇坦言，我们认识到外遇的多元面貌和其中无数偶然的或结构的因素：例如，并不是只有男人才会外遇，很多女人也会外遇，而且女人也有「逢场作戏」的外遇。此外，并不是外务多的人比较容易发生恋情，很少社交的人也会在偶然的机会中透过露水姻缘而发展关系。外遇也并不一定以心痛或事迹败露收场，许多外遇秘密地持续一生，成为当事双方生命力量的来源，另外一些外遇则留下当事人生中最甜蜜的回忆。这种多元的面貌使得连着书的研究者也不断强调，外遇是个很难定义的东西，对外遇的研究因此需要时常抗拒既有的成见，以免抹煞了差异。

台湾的外遇论述一向假设外遇者是男人，这当然不表示女人比较少外遇，而

可能是因为女人更仔细的维护自身的情欲空间，因此也较难进行研究。新一波外遇论述在女人的外遇方面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形成第三种突破。

从前的外遇论述带有极强的性别成见，许多人相信男人的外遇是逢场作戏，只是为了性刺激，而女人的外遇就会涉及感情、孤注一掷，因而拆解婚姻，也因为如此，女人需要被严密看守，以免一出轨就再也不回头。可是新外遇论述具体的挑战了这种说法。

例如《秘密恋情：女人的外遇》（展承出版）就以无数女人的心情故事同情的指出，女人的外遇通常并不影响她的婚姻。事实上，女人常常被迫在婚姻中维持秘密的恋情，是因为她们往往在年轻不够成熟时就早早进入了婚姻，后来个人的成长受到挫折时仍不忍割舍婚姻，秘密恋情于是成为她们得到肯定、维持自我的唯一出路。这种恋情不但于她的婚姻无损，甚至使得她枯竭的生活再现生机：「她们的情人为她们所提供的，不只是性的排遣，还有更重要的，力量的泉源，以及共同奋斗的感觉和友谊」。

《秘密恋情》虽然同情女人的外遇出轨，但终究暗示这是「不得已的事」；相较之下，《每个女人都该冒一次险》（方智出版）的讯息就更正面了。这本小

说虽然人物众多，有时稍嫌繁杂，但是全书对外遇在不同女人生命中的意义和影响进行细致呈现，再透过女主角的心情忐忑来带领女读者冒一次阅读的险，结尾的高昂气势算是众多外遇论述中的异数。其实书名本身就已呈现了一种新的、进取的女性人生观：当然，每个女人都该冒一次险，又何止在情欲方面而已呢！

女性的出轨故事在新外遇论述中得到较为公允同情的处理，在某个方面来说，突破了保守社会为女人所做的人生规划，也拆解了文化对女人无欲的假设，无数女人坦然外遇的自得心情更挑战了看来无可动摇的外遇因果报应之说。

另外可喜的是，新外遇论述并不完全是个人的坦言记录，不少作者努力在历史和文化的层面中提供证据来说明，外遇并非来自个人的软弱或道德薄弱，而是来自社会文化结构上的深层矛盾。

例如纯理论分析的《婚外情：无法抗拒的诱惑》（展承出版）在第一章就对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外遇面貌，进行了颇为细致的描述，不但关注到性别和阶级对外遇形式的框限，也注意到现代婚姻性质日渐倾向友爱模式的特殊发展。可惜作者在该书的其他篇章引用各种心理学分析时似乎又落入了平面的刻板分析。又例如包含许多个案坦言的《外遇：情感出轨的真实告白》（张老师出

版），以中产清教徒的严谨生活要求，和欧洲异教文化对外遇的浪漫幻想，来解释美国现代婚姻关系的深层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在个人生命中的浮现。

这些有理论架构的外遇论述脱出了责备个人的道德评论模式，并尝试以社会文化的结构传统来显示，外遇其实是整个社会在婚姻制度上的基本矛盾的展现。不管读者是否同意这些观点，至少他们严肃面对、仔细研究的态度，就比那些从未有过历史眼界，只有道德义愤的谘询专家们来得可敬。

面对众多女体的男医生

许多男人对（特别是妇科）医生这个职业有说不出的羡慕。除了钱赚得多之外，还可以有机会天天免费欣赏看不完的女体，甚至是最隐秘的女体部位，那该有多好啊！赚死了！就算要读七年也值得。

另外一些发酸的男人们则自我解嘲的说，如果天天要看那么多身体和器官，恐怕也看腻了，再加上有的有病，有的有疮，说不定还会恶心呢！

赚死或恶死当然是局外人的猜想，那么男医生们又是如何想这个问题的呢？

老实说，他们的答案有很大的出入。有些人爱看，有些人不爱看，有人当成收集嗜好，以便在男性同侪中自豪一番，也有人无意识中暗爽，而在性幻想浮现时心生惭愧。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偶尔想看，有时冷漠，那时很爽，这时讨厌——医生们也是有口味偏好，有情绪感觉，有不同的性偏好的普通人啊！

虽然有这些差异，虽然不是所有的男医生都会「享用」这个机会，但是，男医生和众多陌生女体的方便贴近，毕竟是这个保守的性文化中的异数，是牵涉到深层文化意义的活动。

于是许多忿忿不平的人义正辞严的说，所有的医生都应该有医德，不能用色情的眼光来看女病人的身体，我们应该在医师的养成教育中教导他们尊重女体，尊重专业，尽力屏除杂念，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

这套耳熟能详的高言大志是一种自我期许。男医生在专业中有贴切众多女体的方便机会，这个特权当然不应该被滥用，而可喜的是，不少医师也立志以此为执业的基本原则，因而为他们的女病人消除了不少羞惧。

不过，在我们继续叨念其他医师们改善态度的同时，让我们也面对现实一下，因为男医生们毕竟还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产物，他们同时还受到另一套生活教育的熏陶：

作为男人，男医生们也活在一个时刻把女体视为有价而沽的货品的文化中，男人们自小就知道「不管是偷是抢是换是拿，只要有愈多机会贴切愈多女体，就愈是赚了」。不但如此，这套教育还是日复一日、无时无刻不透过各种管道来强化的——从男性应有的气魄呈现、到男性自幼的消遣探险活动、到男性结盟时表现的共同欲望对象，无一不牵涉到对女体的好奇搜猎。

在这种极为不平等的性别环境中，如果我们仅止于要求男医生们不滥用特

权，那就好像在台湾恶劣的交通环境中要求个别驾驶人遵守交通规则一样。我们只奢望他们跳出文化框架，个个努力屏气做柳下惠，要求他们自我克制不要执行文化教养鼓励他们时刻展现的性别角色而已。

说穿了，这种做法充其量只是寄望于个别男医生的良心和医德，或是他们成功的性压抑，也就是说，我们只不过增加他们个人的道德压力而已。就女病人在裸露自身时的难堪，以及医疗过程中遭受性骚扰的可能威胁而言，这种高言大志型的自我期许实在是很无力的。

那些对性文化的成见和压抑无所感的男人们，大概永远也无法体会女人在裸身面对陌生男人时的心头挣扎。

在一个「处女情结」、「看身如破身」的保守文化中，女人连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都再三考量身体的裸露，更何况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诊室，褪下衣物，让陌生的医师、护士、围观的实习医师们细细观看评头论足呢？

再加上在医院诊所之内，这种裸身总是牵涉到一些在这个文化中难以启齿的疾病，总牵连到私密生活、个人活动、性道德等方面的暴露和猜想，以致于每一次造访妇科都成为女人非到必要不肯轻易尝试的事情。即使是应诊的男医师十

分体谅，谨慎处理，这种尴尬的场面还是一点都不减其难堪，仍然是一再重演。

更糟糕的是，许多男医师（以及公卫人士）对我们的文化成见、道德假设、以及本身的专业盲点都缺乏深刻反省，因此他们在媒体和日常看诊中，以权威的身分谈论与性相连的妇科疾病时，常常采取了最保守的义愤态度，一谈到这些病，就对病人的道德生活上问号和警语。在这种时刻，与其说他们是消减病人痛苦的医生，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做道德成见的把关者。而当医药的专业权威和文化化的成见道德混淆在一起时，讳疾求医的压力就更强了。

说真的，女人不见得一定会对这些疾病完全无知，但是，妇科医师们可能对病人生命的基本评断态度却使得女病人尽力逃避接触这方面的常识。在这里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医师们对自身的道德成见缺乏反省，更严重的问题是医师们对自身专业的眼界局限也缺乏反省，只想摆出无误真理的姿态，却不考虑那些道德权威的论断会对病人有何影响。

女病人在医疗过程中的踌躇和惊惧，不但来自保守性文化的调养，也受到一些医师成见的鼓励，这种惊弓之鸟般的心态更为性骚扰提供了沃土。许多女病人会把她们被性骚扰的经验埋藏心底，形成永远的痛。另外一些女病人在文化的封

闭保护中，在医师专业的形象光环之下，受到性骚扰的侵犯还以为检查的必要内容。还有一些女人则在惊弓心态之下形成高度敏感，不管医师们如何自处，她们都觉得逃不掉性骚扰的可能威胁阴影。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继续要求医师们自律，或者发展一套套方法，教女病人们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可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医师们的自律或女病人的自保，只是局部的、片面的缓和和问题，而没有针对问题的核心。

毕竟，骚扰的男性欲望、封闭的专业知识、和脆弱的女性主体才是构成这个问题的基本条件。

如果男医生们有心让专业不再受到性／别因素的搅扰和渗透，那么，他们的努力就必须超越自己在良心和自制上的挣扎，他们必须更积极的为改变这个文化的性／别成见、挑战医学的专业垄断、和消除严重的性压抑而努力。

这个说法听来沉重，但是，事实上它可以是个三合一的做法。在过去两年中，情欲解放运动的言论已经开始在女人中扩散，也就是说，女人已经从她们的立场出发，从她们的角度去改变这个文化的性／别成见，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很明确的挑战了男性主导的医学的专业垄断，也具体的为消除我们社会严重的性压

抑而努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诚恳关心如何与女病人互动的男医生，在这方面显然可以成为女人们的同盟。如果他们肯对性／别成见、对自身专业权威、对性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学习，才会真正有助于扫除男医生和女病人之间因着性骚扰而来的猜忌。

结语：如何从这一山到那一山？

女艺人于枫自杀的消息勾动了许多女人兔死狐悲的惻隐之心，也引起了无数热烈讨论。保守的人叹息红颜薄命，顺便警告女人不要重蹈做第三者的复辙，进步一点的人则指责她的愚爱，说她不值得为那么一个男人和那么一段感情送命。

在这一片规劝女人自我警惕的言论中，我们欣喜的发现政治大学林芳玫教授的文章（中国时报八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十一版），对于枫事件所透露的女性处境，进行了意味深远的女性主义观点分析。

林芳玫在文中指出，于枫事件显示在一个以男性父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人的生命常常以男人为中心，以男人的「妇」自居，也因为这种自我定位，她们往往陷入「昨日情妇，今日主妇，明日弃妇」的宿命进行式：在情妇位子上的女人不但向往坐上主妇的位子，甚至早就在情妇的位置上扮演主妇的角色（于枫为她的男人持家养子，又为他卖屋还债，就是一个例子）；坐在主妇位子上的女人则一心一意守着自己的名份，提防第三者的威胁，却终究发现自己躲不过弃妇的下场（即使像于枫这样的情妇，也在扮演主妇角色中因逐渐变成弃妇而走上绝

路)。林芳玫因此在文章结尾时提醒异性恋女人，不管在哪个位置上，唯有保持自己心灵的独立自主，才不会在这种女人宿命进行式的过程中全军复没。

这个分析的前半部一针见血。异性恋婚姻体制不只是在法院或教堂进行的仪式，不只是民法上规范的那些关系归属。异性恋婚姻体制最深层的根基是那在于枫生命中清楚呈现的「(情妇——主妇(——弃妇)情结」，这个情结从女人感情生活开始的第一天起，便按部就班的制约了她的自我定位，也限制了她的可能出路。它那不齿情妇、高抬主妇、怜悯弃妇的基本态度，早就限定了女人的情欲位置不能是复选题，而且只有选择替男人做主妇才是明智的。

许多异性恋女人其实在理智上早就明白，像这样过分倚赖名分和对一个男人的全面拥有，并不见得有利于女人，她们甚至已经知道情妇主妇弃妇身身在父权结构中的相同地位，可是，在情感上还是不由自主的想做主妇，还是渴望不受威胁和搅扰的拥有一个男人。这种「单一拥有并且同时单一归属」心态甚至也构成了许多女同性恋的心理情绪状态。

在这里，我们面对了女人在一夫一妻文化体制中长久养成的心理深层固着，它不但是安全感的源头，甚至构成了个体有意识无意识的自我，和情绪情感的归

属，而面对着这样的结构性力量，理性分析的说服力显得既暂时又无力。

于是有些异性恋女人转而向国家政府诉求对婚姻的保障，发动扫黄反色情，或者在民法上维持通奸有罪，好让情妇无从引诱她们的男人，或者在修法时拒绝推动无过失的离婚，使她们的男人无法轻易把她们变成弃妇。讽刺的是，这些努力反而更巩固主妇情结，让女人更难以逃脱情妇——主妇——弃妇的宿命。

在这些所谓保障女人的措施中，不变的是女人脆弱容易受伤的位置，只不过她们多了一个寄望的对象而已——国家政府的法律。可是，当这个法律改来改去都坚持保障男人的优势和权益，拒绝为同性恋及异性恋女人开路时，太多女人发现自己仍是无路可走，求救无门。

过去施寄青长年对女人依赖感的痛心责备，和此刻林芳玫对女性心灵自主独立的呼求，都是看见了女人改造自我之必要。她们都看到，倚赖男人主导的法律，倚赖男人主导的国家机器，都和倚赖婚姻制度名分一样，远不如女人自己的壮大自足来得实在。

但是，女性的「心灵独立自主」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涵意？以什么做为物质基础？女人倒底要到哪里去找寻新的日常生活实践，才能逐渐脱离情妇主妇弃妇

的宿命，脱离「单一拥有并且同时单一归属」的情结，构筑心灵独立自主的自由？女性主义追求的另类女性性实践要从哪里来？不需依赖、不需从一（而终）的情感和情绪如何培养？林芳玫的文章没有继续分析下去，但是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接下去问的。

有人认为，当女人掌握政经大权之后，就会「自动」拥有「另类」于父权性别角色的情绪、人格、心灵、性爱实践。但是，这些「另类」情绪和实践的养成，从来不是在政经的领域里进行，更不可能在一夫一妻制依旧独霸的社会中「自动」产生。过去也有人以为女人的经济独立就会自动带来人格和情感的独立，在于枫的例子中我们看到结果并非如此。可见，若没有针对一夫一妻制及其相关的性控制、性别养成、情欲期望等等进行抗争，同性恋异性恋女人都很难发展出「另类」的情感人格，而当女人没有发展出「另类」情感人格时，她们又将以什么情感人格模式来争取和掌握政经大权呢？

「另类」不是在虚无中的想像创造，这一山和那一山之间也不是凭空的跳跃。事实上，有些「另类」已经在我们左右，只是我们一直不肯相认，一直排挤她们而已。

说穿了，我们不能只是想像激烈的挑战父权，挑战一夫一妻制，而在现实生活中看见那些已经在与父权一夫一妻婚姻体制周旋流窜的真实女人时，却又迅速的戴上正义的面具加以回避、排挤、谴责、惩罚。

如果我们希望女人能够逃脱情妇主妇弃妇宿命所带来的伤害，那么，在我们周围那些实际上已经在情妇主妇弃妇身分中全身进退、自在游走的女人，她们的经验就应该是我们首先要虚心收集、累积、学习、运用的对象。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希望拆解情妇主妇弃妇的预定轨迹，那么，我们周围早就有很多女人已经内爆了情妇主妇弃妇身分的高下逻辑，她们不认为主妇好、情妇恶、弃妇惨，她们充满愉悦的做「淫妇」（情欲不单一归属的女人）、「同妇」（同性恋女人）、「不妇」（不婚）。这些女人的气势和生活方式的平反，正是突破其他女人情感包袱的有利工具。

比如说，早就有许多女人知道要如何做（一人或多人的）情妇而避开麻烦（像酒女、豪放女、豪放女同志等等），而且她们压根就不想取代主妇的单归属位置。这些只想做情妇／淫妇的女人却被多数女人以仇视的眼光加以孤立或放逐，说她们是单身公害，说她们是花心，把她们作为和经验说成是阴险残酷掠

夺，要其他的女人小心防备。

在我们周围有许多已婚女人不守（主）妇（之）道，不好好持家，或者出墙偷情，或者发展同性恋，或者甚至抛家弃子出走，自谋幸福。她们又做主妇又做情妇的努力，却常被义正词严的谴责为狠心、自私、贪心、不负责任。

我们常常看见一些很想结束现有婚姻的女人，她们恨不得（暴力的、冷漠的、无趣的……）丈夫能让她们做弃妇，但是周围的人总是劝合不劝离的要求她们往好处想、为儿女想，就是不要为自己想。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很早就为被弃预作准备筹划，或者已经被弃而拒绝在悲哀中舔舐伤口，反而立刻展开新生活的女人。但是这些渴望做弃妇或者不怕做弃妇的女人，就常常被冠上阴谋算计、冷漠无情的封号。

这些「另类」的女人正在搅乱父权社会为女人安排的「妇」的角色规范。父权社会虽然配合一夫一妻制度的需求而为女人安排了单选「（主）妇」位置，却又因着其他的社会矛盾（如情欲的需求或生殖的要求）而衍生出主妇、情妇、弃妇等等角色。父权对女人的控制，正在于要求女人无论在哪种位置上都扮演「妇」（服务）的角色，并且透过对中性社会角色的高下评价，来不断强化主

妇、情妇、弃妇的固定情绪和心理人格，不断丑化不妇、同妇、淫妇的角色。

现在，另类女人——高高兴兴做弃妇、不妇、同妇、淫妇，或者做不屑主妇位置的情妇，或者做偷懒、红杏出墙的主妇——她们都在愉快地颠覆「妇」的规范和角色评价。可惜，由于这些女人被视为拒绝往来的眼中钉，她们的经验和知识也被唾弃。

但是，我们不是渴望女人能摆脱那种脆弱倚赖的情绪和心理吗？既然这些另类的同性恋异性恋女人都已经在她们各自孤立放逐的位置上，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生存方式和幸福愉悦之道，设立了可能的强悍榜样，抗拒任何单一的归属或拥有，也直接间接的推动了父权婚姻体制的进一步动荡；那么我们当然应该热切的探索，她们是如何突破性别教养的？她们是如何生成那种坚韧人格的？她们的策略是什么？她们的愉悦透露出什么新的可能？——因为，拒绝受限、受伤的女人的经验和智慧，正是创造另类的起点，她们的自在坦然是一种新的女性形象，她们向父权发动的不休止的游击战，时刻暴露了父权的脆弱不安。

女性的解放不会凭空掉下来，也不会来自父权国家机器的施恩，女人的另类出路就要从已经存在的、不合父权伦理的各种女性出路开始。

所以，如何从这一山到那一山？

就从平反这一山山脚下紧压着的那些灵魂开始吧！就从仰慕地、支援地恳求她们分享她们的故事和经验开始吧！就让另类女人在友善的、不带道德判断、反而充满羡慕和尊敬的倾听中，宣扬她们的生活智慧吧！就让女人一齐推动更彻底的社会、文化、法律变革，好让情妇主妇弃妇身分之间的流动变形，好让不妇、同妇、淫妇的浮现游走，更顺畅更快速更复杂吧！

跋——情欲革命，妳也有份

一九九四年，《豪爽女人》的「女性情欲解放论」问世，「我要性高潮」的呼喊引发无数焦虑。

最常听到的反应是：「要是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也情欲解放，那不是很糟糕吗？」

这些成人以为，情欲只是到了某个年龄才有能力和权利追求的事。

这些成人没反省：什么年龄才算成熟，从来就是保留给成年人操作权力来决定的。而十三、四岁开始性生活一向就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

这些成人也没想过，实现愉悦的能力总是要在个人的青少年时期累积经验才能建立。无数女人的哀怨人生已经在在证明，愉悦上的匮乏、情欲冲动上加注的罪恶自责，经常残害了青少年男女的人格发展，形成日后人生中的踌躇无力或妒恨情结，就算到了某个成熟的年龄，也已无力开发情欲活力。换句话说。过度的「保护」青少年，就是残害她们成年后的生命。

为女性情欲发展而忧心忡忡的人，通常会相信情欲是要和婚姻及繁衍后代连

在一起。而一旦情欲被局限到这么狭窄、这么单薄的轨道时，不但青少年男女遭殃，不能坦然开拓情欲的路途，就连离了婚的单亲妈妈、拒绝结婚的单身人口、过了生育年龄的婆婆妈妈们、痛苦辗转于无趣婚姻的夫妻、生不出男孩来传宗接代的女人，通通一起被剥夺追求愉悦的机会和权力，连偶尔难得的欢愉都要承受无比的自责、监控、和人言。换句话说，青少年的身体自由自主，直接关系到其他成年人的身体自由自主。

更糟糕的是，还有许多人相信，要是情欲不和婚姻和繁衍后代连在一起，那就是人生中永远深刻的痛。于是无数女人在（想要而不可得的）孤寂、（要与不要之间抉择的）踌躇、（要了却又不知如何反应的）惶恐、以及（自责为何当初想要的）痛悔中煎熬。她们的欲望成为她们的重担。更多的女人则因为男人恶意的骚扰、强暴而求助无门，或因周遭的怜悯和耳语而伤痕累累，或因碍于婚姻牵挂而不得不承受丈夫的淫辱。她们都长年沈默不语的背负着不得痊愈的溃烂。

「豪爽女人」说法的出现常常被人视为女人追求欢愉的放肆借口，也因此被禁欲高调所抗拒。我倒觉得，「豪爽女人」最主要的效应，是彻底挑战「女人因情欲而倒楣受苦」的必然性。

说穿了，有些人一心一意只担心女人在追求欢愉时会失足跌倒，会便宜男人；她们看不到的是，这些警语和忧心，正构成了无数女人在情欲事上的踟躅矛盾和无力无知。

有些人认为女人在情欲事上的自持是自保的唯一道路，因此她们大力宣传着各种自重自持的「智慧」；她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周围无数在情欲路上孤独颠簸、承受无言痛苦的女人，总要在这种「智慧」中一再认识自己的「愚蠢」。事实上，忧心者的每一句警语，恐怕都在那些已经流血灌浓的伤口上再度揉进粗盐。

我真心相信，「豪爽女人」最自在坦然的义无反顾、最不甩现有道德教条的气魄和精神，可以稍稍减轻——不敢奢言消除——受伤女人的心头捆绑，更可以调教另一代不再扛起同样包袱的新女人。毕竟，「豪爽女人」根本的、彻底的显示，那些压在女人身心情感上的重担是文化的建构，是可以嗤之以鼻的加以改造的。而若是女人想要发展自主的力量来抗拒侵犯、反击骚扰，豪爽女人的自在恐怕也是最强而有力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有不少文章出自我一九九六年在某报家庭版写的〈豪

爽心情》专栏。这个专栏从一开始便受到各方关注，常常有读者回响投进编辑室的信箱，后来当「外遇就是一种跷课」刊出后，由于其中的外遇女人坦然描述自己的心情，拒绝被罪恶感缠绕，也不把自己的出轨当成什么大不了的错事，这种情欲自主的态度引发许多男人的焦虑。有一两个男人甚至气急败坏，拼命打电话到报社去抗议，每天数通，连续打了好多天。他们认为，女人出轨就暗自惭愧吧！干嘛那么嚣张呢？他们并且号称有一大批男士不满这个专栏很久了，宣称若报社不处理，将掀起「退报运动」。后来这个专栏终于告终，但是同时我也收到许多女人的来信，不但表达她们对这个专栏的共鸣，也寄来她们自己的出轨故事，这些故事是催逼着我继续提笔的最大动力。

这个事件清楚的显示，传统的文化脚本总是想把女人描绘为在性事上战战兢兢，一失足就要形成千古恨的神经质人物；而一旦有女人开始创造不同于传统女性情欲人生的文化脚本，众人就立刻爆发各种紧张和愤怒，用最强大的恐吓和责备来使女人噤声。

想要批判这样的狭窄文化是父权的建构，但是又不肯接纳另外一些此刻看来不合常规的女性出轨活动，这似乎在许多主流女性主义者决定采取的安全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主流女性主义者不必甘冒风险，不必对抗别人最引以为当然的常识，而能安然享有正义形象。可是，对那些辗转反侧的脱轨女性而言，认识唯有主流女性主义者才能展现的超然智慧又有什么意义？在实践的道路上，每个女人都各自走着不一样的道路；但是令人寒心的是，在既有常识文化脚本下呻吟着的，总是那些最没有文化资本和支援的女人。

显然，如果我们期待改变女人的情欲命运，我们首先就需要改变那些限定女人命运的文化脚本。我们需要发掘和创造更多不一样的情欲文化脚本，让众多女人都能用各自情欲生命中的单薄或厚实来冲垮传统女性人生的单一道路。

女人已经用她们的生命写了无数有声无声的脱轨情欲脚本，《好色女人》不但向她们诚心致敬，也向她们虚心学习。让我们一齐联手推动那属于女人的情欲文化革命！



外遇就是一種蹺課。

雖然講台上的老師是你敬重的，愛慕的，衷心喜歡的，

是你每堂課都熱烈聽講，用心記筆記的。

可是，今天，窗外的陽光那麼明亮，天那麼藍，雲那麼輕，

你就是坐不住，妳心裡就是有一種嶄新的悸動。

那麼，蹺一堂課又怎麼樣？



9 789578 399013

S1115

NT\$180